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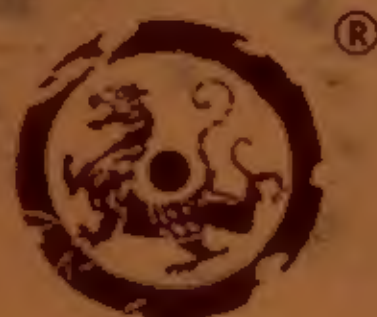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五十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52)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二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孔孟事蹟圖譜	明·季本編撰	一
孔孟紀年	清·朱駿聲編撰	二〇九
孟子時事考徵	清·陳寶泉編撰	二二三
孟子生卒年月考	清·閻若璩編撰	四一三
孟子年譜	清·趙大沅編撰	四三五
孟子年譜	清·管同編撰	四五五
孟子編年	清·狄子奇編撰	五〇一
太史公年譜	張鵬一編撰	六七一



孔孟事蹟圖譜

明·季本編撰

楊世文校點

蔣宗許審稿

明嘉靖童漢臣刻本

《孔孟事蹟圖譜》四卷，明季本編撰。明嘉靖童漢臣刻本。

季本（一四八五—一五六三），字明德，號彭山。明會稽（今浙江紹興）人。正德進士，授建寧府推官。官至長沙知府，因鋤擊豪強過當，乃罷歸。本少師王文轅，其後師事王守仁。其學貴主宰而惡自然。強調省察存養與慎獨。認為養性功夫，唯在存心。治學反對空疏，罷官之後，窮九邊，考黃河故道，索海運之舊蹟，別三代、春秋列國之疆土、川原，涉淮、泗，歷齊、魯，登泰山，溯江入閩而後歸。「凡欲以為致君有用之學」（《明儒學案》卷一三）。所著有《易學四同》、《詩說解頤》、《春秋私考》、《四書私存》、《說理會編》、《讀禮疑圖》、《孔孟圖譜》、《廟制考義》、《樂律纂要》、《律呂別書》、《著法別傳》等。是編共四卷，其中《孔子事蹟圖譜》二卷、《孟子事蹟圖譜》二卷。大抵所據為司馬遷《史記》、司馬光《通鑑》、劉恕《通鑑外紀》、邵雍《皇極經世書》、呂祖謙《大事記》、金履祥《通鑑前編》、潘氏《孔子通紀》，以及《春秋》三傳、《國語》、《戰國策》、《禮記》、《孔叢子》等書，參考互證，正諸家之異同，而以《論語》、《孟子》二書為主。前為論，後為表，於孔孟事實，頗有考核。如謂孔子未嘗至楚見昭王，孟子先至齊而趨梁，皆為卓見。

孔孟事記圖譜序

古閩晉江後學王慎中謹譔

孔孟圖譜會稽李明德先生所編輯也。其書據漢太史公史記、宋司馬氏通鑑、劉氏外紀、邵氏皇極經世書、呂氏大事記、金氏通鑑前編、近世潘氏孔子通紀、益以春秋內外傳、戰國策、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參攷互證、推覈行事、差次歲年、櫛比杼緯、詳

且確矣。其所是正諸家之同異，一以論語孟子二書為主。故雖生乎數千歲之遠，而鑒乎自信其不謬也。於是輟環歷聘車軌所至之國，邦君遇合與夫公卿大夫之交際，寓主以至或人隱士之覲接，其仕止違始去處淹速辭受徑遜答問屈信來往疏數容拒嚴碩常變隆汙險易舒戒其跡莫不可考。如從及門之徒躬總轡問津之



役而託後車之傳也。聖賢憂樂之微術、好惡之大端、形於遊世與人之頃、而世道得失、人情美惡、因可以推見。是書之有功來者、已不爲小。然一行一事、皆聖賢精神之所存、如昭昭之莫、非天容光之照、尤足以見日月之明者、則在觀者潛心焉。先生之書、固述焉而不論、而叙次有倫、屬比不失、自可以開誘學者、而發其獨悟之智也。其

功又何如哉。慎中既獲預論訂僭加折衷於其間。先生因使序之。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闕室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復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



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皋
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桀、傅巖之野、固
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
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
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
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之共學、故上則見
其知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
民、如耨耕、荷篠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

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
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
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
而得一二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庶幾披引
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
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
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
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



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爲共學之士也。其
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
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動、五穀不分、栖
栖爲倭之誚，而興起信從之風，默乎徧鼓
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之下，之有興者，天
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久明，二儀
之燾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
序含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有無言，至

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詆爲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國一家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

後返。在陳之歎。固道不行而思歸也。盡歸
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
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
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尼所以卓出前世
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
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暇有安暖之
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
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

得而其與人好惡之端。遊世憂樂之術。尤
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
將何以求之耶。

嘉靖甲寅秋九月朔。

孔孟事蹟圖譜序終

孔孟事蹟圖譜目錄

卷之一

孔子事蹟圖譜論

卷之二

孔子事蹟圖譜

卷之三

孟子事蹟圖譜論

卷之四

孟子事蹟圖譜



編纂

孔孟事蹟圖譜

目錄

孔氏事蹟圖譜目錄終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一

會稽李本考

晉江王慎中訂正

錢塘童漢臣校刊

孔子事蹟圖譜論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爲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爲生於二十二年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宋景濂以其生從公穀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當年七十四其辭甚悉夫一年上下不足深辨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不合不敢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孔子時年四十



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爲見行可而獵較爲兆蓋當此後矣。獵較疑小官之事其爲委吏乘田時之所無歟。史記以爲委吏乘田爲司空言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委吏言於二十歲時爲乘田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爲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宜必



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與俱往也。其曰斥
乎齊、逐乎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尤不足信。夫
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去魯亦近。孔子必嘗往來
焉。陳蔡近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爲文獻之求、如在
魯而問官於郊、于適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
在三十前、未可以言立、必非求仕。况聖人以溫良恭
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闇然尚細、豈至遽遭斥逐哉。昭
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平子逐、昭公之
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居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
於齊歟。聞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晏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也。觀其告景公遊觀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畜其君者也。孔子非嬰無以通於景公。而謂嬰汎尼黜之封。決不然也。觀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有爲可知。此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淅而行。蓋在此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卒之前。平子逆臣也。方其當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之也。或謂景公此時在位止四十三年。未可以言老。必至定公末年。始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



往哉。公四年計在三年。併其未位。何年。宜亦可以。在定公五年葬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叛亦在此時。觀其召孔子而子路以爲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無所遇也。然孔子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爲而意在於仕魯乎。陽虎之遇孔子也。詰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得非爲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敘公山之叛於九年。則失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原思爲宰。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公會齊于夾谷。而齊歸鄆。謹龜陰之田。蓋孔子先有

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四其
夏墮郕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
不朝乃因膳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
樂不朝者定公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
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二年以後皆其用魯之日
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誅
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君。季
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衛。夫
孔子之爲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爲中都宰爲司空
則雜記之言不敢謂其必然。當時和事屬之三家而



季氏尤專制宜孔子所得攝少正卯既爲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爲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爲然爾十四年孔子始去魯十二年冬何以有圍成不服之謬果邪卽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故爲之設謀以協於叔季二氏觀墮卽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孫其機皆在何忌也女樂既受孔子已踈則叔季二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存成謀並墮之故女樂之受在墮卽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前而魯世家載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於墮三都後雖以

為十二年事。其大意亦失實矣。魯之不用孔子、本以
受女嫁也。而歸肉不至、則有意於慢孔子。而見其疎
之。魯之責矣。而歸肉不至、則有意於慢孔子。而見其疎
其魯少師陽丘正。飯于三飯、終四飯、缺鼓方叔、指鼓武
其樂。樂之樂、疑孔子所選用也。故語太師以樂
其可知其入官之初、即能以關雎為教。故有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稱。自非聖人為政、孰能以
禮樂為急、樂之一職、皆得賢者以司之邪。孔子既去、
太師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
而作矣。擊磬襄或以為即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
魯人也。史記載學琴師襄於居衛之日、是又以為衛
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有學琴師襄之



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時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已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猶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歟。為主之說。史記以爲主。顏濁鄒非也。顏濁鄒即顏雠由。乃出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祝鮀。上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持有曰。庶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

無道而孔子得因遽伯玉以通焉。有諛於靈公者居
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相失在後。則顏
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聚徒而講學也。史記以爲陽虎
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壯焉。則陽虎去魯。即自
齊奔晉。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
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
誤其人邪。蓋欲解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
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杞。因以之鄭。皆
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微。之鄭而知子產之
賢。與其爲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



事。簡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待聞竇鳴犢、舜華之殺而始回輪哉。惟佛肸以中年叛而召孔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論語。中年者、趙氏之邑、在漳水北、趙界之東鄙。趙世家注、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即其地、非滎陽之中年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欲往而卒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久之、擊磬而荷蕢、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子蒯聵、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

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靈公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猶惓惓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晉。一見即問陳焉。既非孔子所欲答。又仰視蜚雁色不在禮。貌衰矣。明日遂行。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陳疑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久而即之蔡。史記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



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焉。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夫人荷蓀相遇等事。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葉則惟有子路與葉公沮溺丈人問答而他無人焉。宜諸子有先辭歸者邪。是時楚昭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杜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昭王欲封書杜未知其有無但觀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矣。非昭王聘之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失孔子而問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

問答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兵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信妄說也。朱子言是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說是已。若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語又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爲吉祥。而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不足信。意者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中所聞歟。居葉久之。蓋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者。故發歸與之歎。而欲裁魯之狂士。此則自陳而歸。



息矣。史記以爲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圉、祝鮀、工孫賈而不及蘧伯玉。則伯玉必已先死。出公輒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未仕衛也。就爲之。其君之側而再適衛邪。孔子旣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惓惓而無有爲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頗知學。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卒爲習俗所牽。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爲季氏宰。史

記以爲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仁、當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則似冉有、子路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爲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冉有居位日久、爲季氏聚斂、孔子以爲非吾徒。又季氏族泰山、冉有不能救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勵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爲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而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必此時相因。



之事焉。史記謂子路爲季氏宰在墮三却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尋因公伯寮之愬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始仕衛爲孔文子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爲蒲大夫之說。而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爲孔悝之邑宰。考孔悝之代孔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齊之後。世叔齊即太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則孔

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意者由蒲宰爲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已，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顏雝由，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政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爲，而命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爲衛君之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猶爲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



可不謂在後歟。孔子既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
即卒。既謚而子貢有何以爲文之間，皆在衛時事也。
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之奔不
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
說，季康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
使子貢辭吳太宰嚭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
衛，而孔子則尋與巫馬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至魯
邪。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子之卒，子路逐事
孔悝。至哀公十六年，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初未嘗歸
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射以

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邪。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遭。所謂不說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此則其在宋專恣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爲亂也。則正當子路仕孔悝之初矣。孔子嘗向魋之阨。主於司城貞子。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



也。惟宋有司城之官，掌守土，因以爲氏。爲之事孔子，微服過宋，遂適陳，爲陳侯周臣。陳侯周即陳湣公，蓋貞子之所引致也。是時魯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爲黨。陳湣公後爲楚所滅，豈不知其不足依哉？特以貞子之薦，庶或取重於陳，而司敗亦肯就問。與往日無上下之交者不同，故就之以爲臣。焉。湣公卒，不可與有爲，則姑假其力以返魯耳。史記載主司城貞子於適陳之後，則時已脫阨，非當阨矣。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

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爲槨。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爲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弟子或爲家臣。或爲邑宰。或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日從陳蔡諸賢俱不在矣。故嘆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獲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然亦有可疑焉。詳見國譜。蓋孔子言時中之用而以仕止久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迹。正學者所宜盡心。史遷之智既不足以

知德行而採輯傳聞又復博而不詳舛錯違誤多失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爲迷謬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譜圖所以作而不能已於辯也後之欲潛心於聖人者將必有考於是焉。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一終



孔子事蹟圖譜

周

魯

齊
晉

衛
宋
鄭
楚
陳
蔡

庚戌

周靈王二十三年
魯哀公二十二年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齊莊公三年

衛獻公三十六年
陳哀公十八年

史記世家所叙孔子年歲多未及傳生年今從左氏與公羊義架不同。

初獻公於十八年奔齊魯哀公之十四年也左傳載蒯伯至拒孫林父之言則伯玉已在蒯位至孔子之生也越八年記此備查送。

癸巳年二十五年、魯哀公二十五年、
丑四年、孔子四歲。

齊莊公六年、
為崔杼所弑、
魯公在。
左傳載、
嬰不死、不亡仇、
哀公而哭之、
則嬰亦在顯位
矣。

甲申年二十六年、魯哀公二十六年、
寅五年、孔子五歲。

魯哀公元年。

丙戌年二十八年、魯哀公二十八年、
辰七年、孔子七歲。



<p>丁巳 周景王元年、魯哀公三十九年、 孔子八歲。</p>	<p>戊午 周景王二年、魯哀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p>	<p>己未 周景王三年、魯哀公三十一年、 子昭公立。 孔子十歲。</p>	<p>庚申 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p>
<p>衛獻公三十三 年卒、 子襄立。</p>			
<p>魯哀公四十 九年、 子襄公立。</p>	<p>魯哀公四十 九年、 子襄公立。</p>	<p>魯哀公元年。</p>	<p>魯哀公四年、 卒、 叔孫王立。</p>



備藏

辛酉
周景王十五年
魯昭公四年
孔子十三歲。

癸亥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六年
孔子十四歲。

丙寅
周景王十九年
魯昭公八年
孔子十五歲。

丁卯
周景王二十一年
魯昭公十年
孔子十六歲。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一年

衛侯遫九年卒
子蒯聵立。

衛侯遫元年。

陳哀公二十五年卒
楚靈王滅陳。

已巳 周景王十三年、魯哀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

潘氏通紀據孔氏

誌以爲魯更紀於

此年非也。

是歲子鯉生、後年

伯魚。

庚申 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

潘氏通紀據孔氏

誌以爲魯更紀於

此年非也。

魯公三十二年、宋平公四十四年、

辛、

子昭公立。

年卒、子元公立。

楚靈王誘殺
蔡靈公、滅
蔡、殺蔡世
子有。

辛未
周景王十五年
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一歲。

壬申
周景王十六年
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二歲。

昭公三十八年
卒。
子定公立。

楚靈王十二年
為公年
北所執
公子無疾
殺比立是
為平王。
後封陳平
公應陳惠
公吳。



於

年

周宣王十七年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

按家語稱仲尼生

三歲而智深究死

母顏氏之死紀年

云在二十四歲乃

與父合葬於防則

孔子之姓非被出

也。家語德不謂叔

梁紇始出妻其從

妻無庸言曰孔子

少孤不知其母

死乃殯於五父之

衢。問於鄉黨之

母然後得合葬於

防。既葬孔子先反

乙亥

年

周景王十九

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門人後雨其義。孔子問焉曰。防暴。孔子法然流涕曰。古不備。暴防暴。就先儒多辯之。至。於孔子年方二十。四歲。德猶未立。蓋。傳學未教之時也。而即有門人。則未。有疑及者。恐亦記。禮者之附會耳。

昭公十六年卒。

子頃金。

丙子
年

周景王二十五年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
是歲知季來朝於
子見而問官。此出
左傳。家語有孔子
之即過魯於季、
便魯而語之事則
不知其在何年也。

戊寅

周景王二十六年昭公十九年

宣
年

孔子二十九歲。
潘氏通望以通儒
學於師也在此年。

巳 昭公三十年
卯 三年

孔子三十歲。
潘氏通經據通鑑
前編以孟懿子南
宮适見孔子於魯
及南宮适言於魯
君與孔子俱適周
問禮於老聃訪藝
於襄弘紀於此年。
夫孔子三十以前
止是訪學之時必
非求仕且未以受
徒也。孟懿子雖為
孔子弟子亦在
昭公三十四年仲
孫觀棄卒之日不

恭公八年
本、
弟悼公東
國立。



得於此即由南宮
道從孔子學而道
亦得達情於魯
君與適周耶既適
周則其道必經宋
杞及鄭是時即子
產世叔子羽孫也
皆仕鄭定公之朝
子產卒於長年也
叔至魯定公四年
始卒則意孔子或
曾嘗見之而得記
皆不之及也。今世
家以適東周即數
於定公時君衛之
後亦未見其必



未癸	午壬	巳辛	此姑不追改云。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三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 孟僖子仲孫閱卒。 子孟懿子仲孫何	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三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周敬王二十五年崩。 王敬王立。 孔子三十二歲。	
魯昭公元年	魯昭公三年 卒。 第昭公立。		

不嗣。

甲申

周敬王三年

齊昭公二十五年、

齊景公二十一年、

宋元公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齊北公過懿公卒、

子景公立。

昭公為季平子所

逐、魯哀公十四年

春、

遂害及孔子而卒。

仁至此三十二

年矣。

叔孫昭子卒、

景公取鄆邑以

居昭公。

子成子不取嗣。

居昭公。

居昭公。

乙酉

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

孔子三十六歲。

孔子三十六歲。

孔子三十六歲。

孔子三十六歲。

楚平王十三

年卒、

子昭王立。



<p>丁酉</p> <p>周敬王六年</p>	<p>戊子</p> <p>周敬王七年</p>	<p>巳丑</p> <p>周敬王八年</p>	<p>辛卯</p> <p>周敬王十年</p>
<p>魯昭公二十八年</p> <p>孔子二十八歲</p>	<p>魯昭公二十九年</p> <p>孔子三十九歲</p> <p>昭公如齊、次于乾 侯。冬十月葬。</p>	<p>魯昭公三十年</p> <p>孔子四十歲</p>	<p>魯昭公三十二年</p> <p>孔子四十二歲</p> <p>昭公卒于乾侯。齊 國無君。明年六月</p>
	<p>晉頃公十四年</p> <p>子定公立</p>		
			<p>鄭定公十六年</p> <p>子獻公立</p>

第元公始立、
孔子自昭公二十
五年潤齊以後、
年在齊、魯、宋、衛、
通記於此年戰齊、
景公改封以尼姑
之田、曼曼不可公
戚之而孔子來魯、
非也。

魯定公元年、

六月始即位。

孔子四十三歲。

通記戰陽定公尊

壬戌

年

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

政孔子未仕
詩書禮樂於
非也。孔子是
齊不在魯。
孔子四十六歲。

昭公十四年

四年

子懷公立

蔡昭公十三

年

時以吳子

闕廬敗楚

昭王之師

於栢舉蔡

報楚累世

之仇庶幾

能自強矣。



備載

丙申

年

周敬王十五年庚辰公五年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四十五歲。

六月辛丑平定如

平。桓子新嗣。

七月叔孫成子不

敗。卒于叔孫武叔

州侯嗣。

孔子自齊返魯。

陽虎專執國政。季

平子既葬。虎因桓

子布公山不復為

葬。季侯祀為所卒。

衛虎為虎各以已

叛。虎欲殺孔子不

能。召孔子皆在此

時。時孔子適來仕。

戊辰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東門後
為宰更得與獲麟
之事遂為非於空
桓子也當在此一
二年之間。

己巳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定公紀先公先
子仕魯為兆而禮
正先公之祀也陽虎
惡之故使盜竊其
五大弓以虎其葬。
齊此時孔子猶未

陳懷公四年

卒。
子湣公立。
在位二十
四年為楚
滅在春秋
後三年矣。



為司寇也。

庚子

周敬王十九年

魯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

得魯至大之此心。

不于謀於仲孫何。

思慮其得宜而決。

有以奪虎魄故。

左傳於此載兩虎。

入于謹陽關以獲。

及伐陽關陽公至。

齊軍於之春秋。

魯不一書且因虎。

行惡而殺過其實。

即敬公十三年魯哀公三十

年

子孫公立在

位三十七年

卒在春秋後

十七年矣。

六年卒

孫惠公立

自魯哀公

十四年晉

帥十三國

伐秦以來

秦桓公原

公以至秦

公皆閉關

不出以脩

內治至孝



注：周敬王三十二年

丑年 孔子五十二歲

時為大司馬

齊景公及齊平王

於魯而避位適齊
耳齊又方將適汴
於魯故拘執虎而
虎走不晉適趙氏
趙氏謂趙簡子
之不得為魯事
孔子用魯之效也

齊景公四十八年 宋景公十七年

宋公子生有

白馬四男

以與桓魋地

公時務脩
耕稼之政
而其後世
卒併天下
蓋於此肇
基焉秦於
孔子事無
所係任為
四飯缺道
秦張本耳

卯癸

二年

周敬王三十三年

齊景公五十年

衛懿公三十七年

定公會齊侯於夾谷。齊人來歸郕。郕，魯之邑也。是時齊侯將伐魯，故及魯平。而夾谷之會，魯先有以通誠於齊矣。

恐扶也。魯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地出奔陳。此時也。但有龍於景公側為地所扶而有懼也。

孔子五十四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莊



仇雠。

李孫斯仲孫何忌

帥師。魯、孔子政

化。大行。齊、魯、

樂、率桓子、定、

公三日不朝。如、

不致。肅、孔子迷

行。過、

十二月。走、公、圍、

不克。

世家。仲、由、

氏、率、桓、三、

也。是、時、十、路、未、

多、氏、率、而、三、

中、成、實、未、

費、利、隨、亦、

宣、子、路、

所能用其勇也。

甲辰

周敬王三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

太師執少師陽亞

飯于三飯。西反

缺鼓方叔。擗鼓武

擊。聲震。因孔子去

齊而晉。避去適齊。

適楚。過蔡。過秦。

皆仕於其國者。

也。當時齊景公在

昭王頗強政治而

蔡昭公能復興。

齊景公五十二年。

晉定公十五年。

秋趙鞅入于晉。

陽以叛。冬歸于

晉。趙鞅即趙盾

子。時問于路池

仲行。因伐少午。

此佛辟所以不

服鞅而叛歟。

衛靈公三十八年。

孔子至衛。主

蘧伯玉世家年。

謂主卿。獨卿

非也。又稱居

十月去衛。將

適陳。過匡。蓋

即論語所謂

子畏于匡。顏

淵後者也。曰

過陳亦非也。

楚昭王十九年。

蔡昭侯二十

年。

秦惠公四年。



自、立、秦、惠、公、能
 閉、關、自、守、皆、可
 居、之、地、故、往、生
 焉、若、入、河、入、漢、
 入、海、皆、長、生、而
 不、返、矣。
 夏、魯、樂、蛇、聞、而、
 大、蒐、于、比、澤、執、
 魯、所、為、如、此、則、
 與、孔、子、見、用、時、
 設、施、大、不、同、矣。
 此、可、見、孔、子、先、
 已、去、魯、也。

乙酉故至三十歲是公十四年、
巳酉年 孔子五十二歲。

衛靈公三十九年、
孔子自匡反
衛、遇游、蒲、衛
邑、自匡而衛
之道也。來語
稱子路治蒲
三年、孔子過
之、三稱其善。
而通紀載於
是年、則子路
方從孔子周
流列國、故不
悅於衛、見桓
於陳、不對於



葉問津於楚
非出仕之日
也而何暇於
治蒲三年之
久邪。及考史
記于路傳言
于路爲蒲大
夫辭孔子孔
子告以難治
則似于路將
至蒲事而孔
子蓋當爲魯
司寇時也。於
不用從而祭
于路請行歲
月亦不相宜。

矣。世家入於
孔子自衛至
陳去陳過蒲
反衛之時載
蒲人要盟而
勸衛靈公伐
蒲之事此大
非聖人所處
其妄誕甚矣。
要之于路治
蒲之事當在
出公輒時也。
然衛世子蒯
聵出奔宋孔
子見靈公夫
人南子于路



不伐。或以爲
南子即南蒯
則南蒯之以
幣叛在魯昭
公十二年。孔
子年方二十
二歲。子路之
年更少。孔子
豈應即見南
蒯將效用而
子路豈應即
侍孔子。待與
言邪。其說非
矣。
王孫賈問電
之問。執在此時。

丙子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
子哀公立。
孔子自衛反魯。
定公欲殺孔子。
孔子欲去。
定公問其政。
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以此與門人。
講學。弟子從游者。
日益衆。
顏淵仲弓宰我子。
貢冉有子路子游。
子夏子張樊遲。
子貢。
齊景公問政。
孔子對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行問達問以知問。

衛靈公十四年。
孔子去衛入。
宋以靈公接。
遇以禮也。
謂於衛靈公。
陳可之仕也。
然不能用孔。
子故因魯定。
公卒而歸魯。
魯為魯君有。
服定公既卒。
孔子必無不。
歸一子之理。
世遂謂去衛。
適魯者。
宋適即遂至。



事鬼神之類與夫子路從射於健圃樊遲從游於舞雩等事多在此後今亦無以考其前日矣。

陳涉陳三歲而後反衛其適宋適鄭其或有之而其所經之地亦必過燕但不當叙於適丘後耳若陳則不應此時特往丘非可居之國必不久處三年也世家叙此事繁雜失真殊可厭焉。

丁卯歲三十
未 六年

孔子五十八歲。
冬仲孫何忌歸師
伐邾何忌有是連
年悔邾或取其田
或圍其國以至邾
公入邾以其若來
而無爭不怨也則
吾氣好勝不身與
叔孫武叔比周矣
安能使武叔不與
仲毛哉。

衛靈公四十一
年、
是時遂伯玉陳湫公八年
使人於孔子。蔡昭公二十
孔子復至衛。
靈公問陳又
仰視蜚鴈故
孔子明日遂
行。

五年
蔡楚陳國
蔡自是蔡
復降楚遂
益微矣
孔子去衛
適陳絕糧
而適蔡所
謂阮於陳
蔡無上下
之交也

戊申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三年 孔子五十九歲。

晉是公十九年、衛靈公四十二年卒、楚昭王二十三年、
通紀載佛曆也。孔子於此年非也。得市後無可紀焉。

世子制。納之。蔡昭公二十六年、孔子自蔡至葉。昭王方強。政治而葉公為縣尹亦賢。觀昭王將卒之時。蔡疾而不肯接於群臣。卜筮而不貴。然於非紀。孔子緘

孔子緘



其為知大
道。蔡公嘗
惠王之世
遇白公勝
殺令尹司
馬且執君
而能以義
討賊則昭
王之與蔡
公皆一特
之良也。故
孔子過從
焉。蔡公初
問孔子於
子路。子路
不對。其後



問政問直
躬與孔子
相聚似日
久者世家
謂孔子遷
於蔡三歲
而以自蔡
如葉為哀
公六年事
則蔡於哀
公二年十
月為楚所
逼已遷州
來非梅椿
因而孔子
其從至

己酉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卒、 孔子六十歲。 季桓子卒、 子康子肥嗣。	州來邪。若 謂楚昭王 聞孔子在 陳蔡之間、 使人聘孔 子、此事於 果有之、豈 必無時事 也。
季康公九年 卒、 子悼公立。 史記作惠		

<p>亥 辛</p>	<p>戌 庚</p>	
<p>周敬王三十 年</p>	<p>周敬王二十 九年</p>	
<p>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p>	<p>魯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 是歲六月、亳社災。 哀公問社於年、 意者因此而孽乎。</p>	<p>庚子召冉求。</p>
<p>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 立。</p>		
	<p>魯昭公二十 八年、為盜 所殺。 孔子不復 至蔡、事無 可紀焉。</p>	<p>公立十年 卒、非也。</p>

壬子

年

周敬王三十四年

孔子六十三歲。
冬，孔子自陳至
魯，居於地昭。奉
使節也。史記稱定
年，孔子自楚至
衛，與所出居陳三
載而後適魯。又
各分前後二事，雖
無據，倫失其意。
孔子既歸，治喪
于之。子武伯亦從
門下問葬及問
求之仁，亦在葬時。
將有為季氏宰，當
在此後，而子路與

齊安靖王九年、
為陳乞所殺。元
仲公陽生立。

定昭王三十四年

七年

陳湫公十三

年

秋七月，楚

昭王卒。

子思立。

孔子以昭

王既卒，楚

不可居，乃

自葉至陳。

有思魯任

士之數，其

居陳不久。

即歸魯矣。

世家乃以



舟有同時為客必
 因舟有而進。否
 在舟有之後。但不
 可知其的為何年
 兩。
 蘇公問其所以。舟
 氏。雖以事。康子問
 政。因使民敬。忠以
 勸。反惠。遂使無道
 諸門皆在此。後而
 歲。司之。納。則未有
 考也。但舟子。遷。朝
 播。有政。而孔子以
 雖不。海。以。亦。當。與
 同。為。計。則。何。可。不
 用。孔。子。也。

一雙分語
 孟所載為
 丙車且不
 師魯所自
 紫以至於
 是此中序
 又不直。恐
 妄甚矣。

與弟子講學。後而
喜易。著《論語》。故
有《易》之稱。
孔子有疾。季康子
請視之。及于路。請
視之。又使門人爲
之。在此時。通記
年載於哀公十三
年。則其時于路在
衛。與得與聞孔子
之疾和。

癸丑
周敬王三十
二年

魯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
哀公命孔子爲
郎。是年尤之。夫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五歲。
公伯寮趙子路於
季孫主路去魯適

差也。差在位八
年矣。是時魯
百軍與之。吳大軍
誅召季康子康子
使子貢往齊辭之
相與論孔子大欲
多能皆在此時。
貢反自郛以是無
能為也。此事頗
得實。

衛以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蒲之
時。推之則子路仕
當始此年。宿于石
門。乃其所過便道。
由觀采門。問矣。自
而子路有自孔氏
之答。益非有官之
辭也。且子路初去
魯。必至衛而後得
官。豈其先有一官
待之而往哉。然史
記子路傳載子路
爲蒲大夫。解孔子
孔子告以難治。則
似子路去魯時已



有補大夫之召矣。
殆未可信焉。

丙辰

周敬王三十
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孔子六十七歲。

齊悼公四年、

子簡公。

丁巳

周敬王三十
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歲。

春齊國齊師伐魯、冉其與之能用、
矛於齊師故能入、
其、孔子以為、
孟之反奔而擊、
其馬曰非敢後也。

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既

三年、因為孔

氏家臣故薦

孔子於孔文

子、而孔子至

衛、孔文子以

通於輒而望

馬不進也。孔子以
為不伐則將有德
為季氏宰而孔子
猶在魯也。通紀以
此年為自衛遷魯
失之矣。

孔子之來故
子路有衛若
待子為政之
問而冉有子
貢從行因有
夫子為衛若
之疑其冬十
一月衛太叔
齊出奔宋太
叔齊即世叔
疾左傳謂孔
文子將攻太
叔訪於仲尼
仲尼不對命
召而魯名乃
解此說似未

戊午

周敬王三十
七年

魯哀公十三年

孔子六十九歲

春。明田賦。夏。貢

養。時。耕。有。子。貢

皆從孔子在衛。

在魯。五月。孟子卒。

時則三千先歸而

孔子與巫馬期在

得其。孔子蓋

未始言也。已

而文子卒。孔

悝嗣之子路

遂事悝矣。

孔子既歸。時

舊館人之喪

亦當在此。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三

年

孔文子既葬

謚文。故子貢

有孔文子何

以為文之問

觀孔子稱其

陳潘公十九

年

孔子當向

應之。阮主

於司城。貞

子導。一適

陳。因以為

陳侯周臣。



陳知孔子壽亦自陳歸魯而伯魚卒。據公穀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之說則伯魚卒之年當為七十歲致仕矣。故其葬伯魚也。有棺無槨而自請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伯魚之子子思就使此年始生則至魯隱公元年已七十五歲然亦安知其不生於伯魚未死之前。且卒固未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則文子知向上孝。故攻太叔之事。意其有所不為焉而又何顏訪於仲尼乎。孔子不仕於魯斷乃後之宋得無宋景公於時君中猶足用為善乎。執焚誠守心而出罪已之言則庶幾

會魯昭公夫人孟平南於諸侯陳司敗因問昭公知禮孔子退則進巫馬期而告焉必此時事也。陳本無上下之交時則有陳司敗之問矣。故孔子就之未幾知陳侯

可計也。况其與公
餞于子柳阿仕尚
當在馬肉養野之
後不幾於八十餘
乎。禮當致仕久矣
而以老臣班在公
餞于子柳之下焉
臣亦常調也。以非
燕坡元老之責責
者子思為臣其向
在七十以前然
則謂伯也乎在此
年者亦未足據不
但顏淵孔子之卒
年可疑而已。

可與有言者
矣。魯向魋亂
作孔子微服
過宋有桓魋
其如予何之
語。
魋弟司馬牛
見子夏憂無
兄弟。見孔子
問君子而孔
子告以不憂
不懼必在過
宋後矣。

周不足以
有為乃假
其力以歸
魯。



乙未

周敬王三十二年
魯哀公十三年
孔子七十歲。

是年對年。

宋督弑其君三十二年而卒而於魯則曰少孔子六歲於子路則曰少孔子九歲是子路者如河之父也。然論其年則以齒為序則自加減至終時又以無知最於子路者為河對岸時不止三十三歲。漢儒以孔子有不幸短命之旨遂謂其在於魯自其不祥而



志雖已四十五。亦
可謂之短命矣。而矣
必其爲三十二歲。故
雖子路亦未可信其
必少孔子九歲也。及
考孔子之已陳蔡楚
哀公元年而前。則與
子路曾參從之。則
已列於魯行之科。且
此十三年。則曾參其
特方二十歲耳。其
成德之早。初且與上
之時。則則已從任侯
齊定公十二年。其
十七歲。曾參在焉。
何啻死之者。則能

庚申

九年

周敬王三十四年

魯哀公十四年

魏襄公四年

宋景公三十八年

孔子七十一歲。
春西狩獲麟。
作春秋至此絕筆。
仁壽壽終。又得
時和樂計較也。

為陳桓所執恒
立簡公弟平公
燕而相之遂奪
國權。

無明主出而魯
不得其時也。
於是以人之年故孔
子自時出而聖
吾道始矣。魯哀
至河不出國之靈
其殆感時而發乎。
其及四月陳恒執

年。
內難迭起景
公使克入魯
以所已而奔
衛。向應以
此時救則其
作非當亦不
久也。石定公
末年即欲要
殺孔子則安
能肆行於上

五年之公乎。

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袁公請曰
之此可見聖人
雖老而志未衰也
袁公使告三子不
可遂獲麟之後
有威儀乃作春秋
是歲小邾射以句
繹來奔無以路解
盟之事。
秋八月孟懿子什
孫何也率子武伯
孟嗣。
孟懿子來寧於孔
子又使其子武伯
從之亦可謂相信



矣。然懿子代父侍
于市相。懿子代父
孫武。武子代父
子之前。而武子
子之卒。又在懿子
之後。則懿子有
之。老臣也。如
從孔子。為善
師。懿子代父
懿子。亦每與武子
比肩矣。信道不
未免為武子所
此所以卒不能
孔子見用數。
大事記。懿子
懿子本在傳則



辛酉
 周敬王四十
 年

公以年幾用不足
 問於有老當在此
 時。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
 甚矣其衰矣矣。
 不佞嘗見周公之
 嘆當在此時。既
 老而衰無復有行
 道之望矣。君其發
 憤忘食之志。則仇
 焉。日有進取。死而
 後已。豈報於周公
 之不妄哉。

衛出公十三年

奔

閏十二月、衛
 太子蒯聵、因
 戚婦于衛、劫
 孔悝、盟于路
 死於孔悝之
 難。出公報奔
 魯。其父蒯聵
 改元。是為莊
 公元年。

戊壬

周敬王四十四年、哀公十六年、
一年

孔子七十三歲。

夏四月、孔子卒。是時孔子適楚、兩館之問、乘作、曳杖、治櫟、為泰山梁木之歌、終疾七日而沒。孔子之卒、在傳越於是年、史記亦如之。然春秋絕筆於十四年、獲麟之也、而其時已稱、哀公則既薨、而從後之辭也。又考哀公之薨、在二十七年、後於孔子之卒十二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二終

年則春秋於哀公
之編宜曰今公而
哀公之稱孰如之
邪故謂孔子卒於
哀公未薨之前也
亦未敢信其必然
也。



備 藏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三

會稽季 本考辨

晉江王慎中訂正

錢塘童漢臣校刊

孟子事蹟圖譜論

史記孟軻傳載孟子事甚畧如孟母三遷之事見於列女傳東家殺豚而買肉以食之事見於韓詩外傳以司馬遷之傳取而亦不之錄也意劉向韓嬰必有據而傳之也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故孟子自言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其所履歷見於孟子書則鄒任滕薛魯宋齊梁皆其所游之國也鄒魯滕薛



公平公梁惠王襄王齊宣王滕文公皆其所見之君也。史記於所歷鄒任滕薛魯宋之事畧不一書。惟曰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又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載。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至梁。又於燕世家載燕君噲讓國子之。并附會孟子勸齊伐燕之言。齊因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考之年表。是爲燕君噲七年。齊湣王十年也。如此則其時孟子在齊矣。以伐燕爲齊湣王事。本出荀子史記。蓋祖荀子。皇極經世因之。而古史亦謂孟子先事

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然伐燕之說。孟子書所載甚詳。實齊宣王事也。史記等書所言。大相戾矣。今以史記齊魏年表考之。梁惠王三十五年。當齊宣王七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當齊宣王九年。是爲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齊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湣王元年。當梁襄王十二年。是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梁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元年。當齊湣王六年。是爲周慎靚王三年癸卯。梁哀王二十三年卒。當齊湣王二十八年。是爲周赧王十九年乙丑。司



馬溫公主孟子書以伐燕爲齊宣王事故其脩通鑑也於齊宣王在位之十九年則上損十年以入威王之世下益十年以合湣王伐燕之期而宣王之世移十年於威王湣王之世移十年於宣王如此則宣王元年當梁惠王三十五年後又四年即史記梁襄王之四年也然又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梁襄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冢書魏國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爲後五年也哀王二十三年卒故不稱謚謂之今王又

據世本、惠王生襄王、無哀王、而以今王爲襄王。然則梁惠王之後十六年、即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也。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惠王後十六年、襄王初立之時、書去齊於宣王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孟子適齊之歲、實宣王十四年也。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者閱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之淺邪。或增或減、或合或離、本無定據、聊以遷就孟



子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王於三十六年改元爲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王非即襄王之別稱邪？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爲無哀王之世邪？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誤必矣。但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爲二十九年，庶幾近之。其餘亦多與孟子書不合。又孟子所記魯繆公平公事，史皆未有及之。他所傳聞豈足盡信邪？今以史記魯世家考之，繆公元年，周威烈王十七年壬申也。在位三十三年。卒之年，周安王二

十五年甲辰也。平公元年周慎靚王五年乙巳也在位二十年。卒之年周赧王十八年甲子也。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年。孔子之子伯魚卒於孔子之前四年而伯魚之子子思仕魯爲臣。雖當繆公初年巳七十五歲矣。况或在其後乎。孟子生於子思之後未必親見子思也。孔叢子等書及趙岐註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今據孟子初見梁惠王而惠王稱之曰叟。蓋六十以上之稱也。即六十而逆推其始生則魯繆公之十五年也。及成童入大學之年而見子思則繆公之三十年。子思蓋百有四歲矣。故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豈可謂史記爲臆說。



哉。自魯繆公十五年下距平公元年實七十九年。又六年當臧倉之沮而適宋則孟子年八十五矣。若以見梁惠主之年爲年七十則其生當先十年至其成童時雖子思年方逾耄力或尚強但距臧倉之沮爲九十五年而喪母在其前六年則孟子當年八十九而其母不幾於百有十歲乎。故即梁惠王稱孟子爲叟而知其年踰六十矣。又二十四年孟子託景丑氏喻齊王而自以齒德當達尊則去齊以後年歲可推矣。蓋自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史記所傳世次或有虛加或有闕畧皆無以考其詳。惟以孟子書爲證而序正之可也。孟子鄒人也鄒魯相近則魯其少所問學

而常遊之地也。居鄒四十年間無所考見其歷聘之迹必
隱居尚志已能不動於心故授徒講學弟子日進而曹交
得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知至鄒問
道也及門者之多必在此時歟鄒與魯閔鄒君穆公憤其
民不救長上之死而孟子以上慢殘下責之亦其在鄒時
事也時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之任見
季子有爲屋廬子答任人禮與食色輕重之說已而之平
陸儲子爲齊相以幣交亦受之而不報他日之齊不見儲
子有與屋廬子論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之說至
則不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而萬章亦有不見



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虞人不往爲說。以其
爲齊故事人易曉也。王疑其有異使人覘之意。儲子通意
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孟子也。當其三見而未言事蓋欲
以道格其非心而不遽求於用人行政之間也。其處平陸
也。謂其大夫失伍而孔距心受爲己罪以告宣王。王亦歸
罪於己似可與有爲也。然短喪一念大本已失雖攻其邪
心而未能格。徒以黃金百鎰之餽爲厚賢之禮。孟子以其
無處而辭之。又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遊。陳仲子人
皆以爲廉而斥其無親戚君臣上下於俗亦多不合。故不
久去而之宋。當在宋君則成之世意雖至其國亦不先見

剔成。故公孫丑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觀此問列於宋事之間。必公孫丑從行之宋。因宋而發也。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勾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論之。郛爲宋滅其子孫。爲告。告子之相見。疑即此時。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開示宋之君臣矣。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往來及之。可以見其居宋之久矣。孟子將東。至於薛。然後適魏。宋公餽兼金七十鎰。而辭曰。餽。贍。若非期於適魏。不可以爲遠行也。由薛以往。必設兵以備寇盜。薛君餽兼金五十鎰。而辭曰。聞戒。謂



之聞則兵衛之資孟子自具也。薛宋各餽兼金必孟子爲謀其國者有苦道故二君加禮焉。陳臻嘗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以齊爲前日以宋與薛爲今日必一時之事而適齊在前宋薛在後也。夫宋與滕薛及鄒魯小邾皆泗上諸侯也。初本服於魏魏爲秦敗楚遂滅小邾而宋與薛皆迫於楚。滕已事楚而孟子由薛之魏得無以鄒爲父母之邦將因大國以爲之謀歟。是適魏固適齊後事也。故史記言遊事齊宣王在梁惠王之前疑必有據。惠王一見孟子而首有利

國之問既又有鴻鴈麋鹿之問既又因歲凶而有民不加多之問孟子皆以仁義之道答之而惠王之志在於報怨乃欲雪齊秦楚之耻非愛民之仁也故孟子嘆其不仁而他日爲公孫丑言之居魏而與之論仕者又僅有周霄焉則魏可知已甫踰年而惠王卒襄王嗣之孟子始見以其望之無可畏而卒然之問乃其急功利之心孟子固宜以此而去魏也但細目以爲去魏適齊則去魏之後無復有滕事且其所紀適齊之年距伐燕歲僅閱六年而孟子於其間任爲卿之重居喪母之憂其日宜不如是淺也故自魏而



歸、未適齊也、而去魏於襄王之初、必不在惠王後十
六年之後也。歸鄒未幾、滕定公薨、文公使然友之鄒、
問喪禮於孟子。其言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則
在宋見世子之後、固嘗歸鄒。其後至滕、館於上官、蓋
在此時。文公問爲國又使畢戰問井地、君臣力行孟
子所告井田學校之仁政、於是感動遠方之人、許行
自楚陳相、陳辛自宋皆至於滕、願爲之氓。功效如此、
非歲月遷久、不可卒致也。且陳相見而道許行之言、
孟子此時宜在滕、豈其復歸鄒而往來於滕、以爲之
經理、非但其君臣潤澤之功也。故其第滕更及門卒、

業亦可以知在滕之非一日矣。滕界齊楚大國之間，既事楚而齊爭之，故欲息肩於一國而有事齊事楚之間。及齊人將築薛，當在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人封田嬰爲薛公之前，距孟子去魏之歲實已一十三年，而滕文公甚恐且有竭力以事大，不得免焉之間。則設遷國、効死二策以告之，滕亦以能愛民事大免焉。孟子終有意於宣王，故復至齊。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齊卿相之問，則猶未爲卿也。及見宣王，有齊桓晉文之問，又有交隣有道之問，又有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問，其餘問樂、問囿、與夫雪宮、明堂之問，皆



因其所好而啓之以王道。宣王亦感發焉。如好勇、好貨、好色之疾，皆不自隱。故孟子以爲足用爲善，其子弟亦多從之。王子墊問士何事而得聞君仁由義之說。一日，孟子自范之齊，而嘆王子氣體有異，豈亦因聞教而氣質漸變與？自是孟子爲卿於齊，食祿十萬。因宣王問卿而告以同姓之卿可以易位之說，其言甚危。宣王至於變色，亦不敢不竦已。以終孟子之說焉。可謂知所尊矣。故景丑有見王敬子之云，蓋禮貌終始未嘗衰也。其與王驩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

而降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歿始終之大禮也。不然賓師固無官守者王亦不得以事勞之也。是時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景春稱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而孟子鄙其爲妾婦之道則固不合矣。又見齊王日少而不免於一暴十寒謂無惑乎王之不知蓋爲此也。但一見即有萌生所以猶日有望焉。故設爲工師求木玉人琢玉之喻殆欲啓以臣所受敬之義望之可謂切矣。尋以母喪去位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廐有與充虞論棺槨之言。在齊居憂者三年王驪龍嬖日盛專使如魯樂正子之賢至從之。



至齊。尋亦進用爲右師。與國政。而宣王蔑臣。好殺。不
但戮一益城括而已。用人行政之失。必有不勝其間
適者。孟子免喪。復見宣王於崇。因士師不能治士。而
詰之以四境之不治。顧左右而言他。其情態掩護。視
向之有疾不隱異矣。旣又有故國世臣昔進今亡之
說。又有手足腹心犬馬國人士芥。離離之說。是時右
師用事。在朝多曲媚之。而往弔公行子之喪。孟子獨
以禮自抗。致其爲簡之怒。此亦去齊之幾也。故退而
有去志。遂不受祿。觀此。則前日爲卿受祿可知矣。宣
王方欲伐燕。所謂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也。時沈同

私問燕可伐與則應之曰可。本謂天吏則可以伐也。或者因有勸齊伐燕之疑。齊旣伐燕勝之以問孟子。則爲之設爲取之與勿取之二端。正爲齊宜不能爲武王之事而不可取也。王不能從而遂取之。諸侯將救燕。復謀於孟子。又不能用其謀。衆置君之策。而燕人卒畔。宣王慙。陳賈爲王見而解之。羞惡之端。又爲小人所遏。宜可以請去。而心猶眷眷。故復將朝王。而王不知。乃托疾以召。故亦以疾辭。而就景丑氏。發其義而不可留之意。尤可見矣。勸蚺鼃以士師諫去之。爲齊人所譏。則解之以無官守言責。正爲仕不受祿。



故得自由耳。蓋去志決矣。先是齊饑、嘗勸齊發粟。至是國人以復饑望發。故答陳臻有馮婦之喻。遂致爲臣而歸。宣王就見孟子。他日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時子因陳臻以告孟子。孟子辭之。而宿于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孟子責以爲已慮而不及。子思爲隱几之卧以絕之。旣去齊而尹氏譏其三宿之濡滯。及因高子而得聞孟子所以不忍舍王之意。則自知爲小人。淳于髡顧以名實未加而去爲不仁。而嫂溺手援之喻。疑亦在此時也。充虞在路。見有不豫之色。因而發問去齊。豈果其所欲哉。由齊事而觀。

則孟子當宣王之始末固兩至齊矣。古史謂先事齊
宣王後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不爲無據。但誤以伐
燕爲湣王事耳。燕人之畔當在燕立太子平爲王時。
蓋齊人勝燕已二年矣。孟子在齊遲迴久之而後去。
綱目書去齊於伐燕之歲則太早矣。竊意宣王之年
再加二年於湣王之世庶得事實也。齊欲使樂正子
爲政孟子聞之喜復至齊。然樂正子得政猶未專也。
以孟子之賢告於平公將就見焉乘輿駕而城舍止
之。其設宴之賢以後表諸前。則知孟子至齊在齊
之後久矣。適臨淄當道志仁之說親侯子而於平公
以爲不可。但能所以當道志仁之說親侯子而於平公
固不遇也。既無所遇而亦凡此憂世之心則未忘也。



開宋王偃將行王政乃復之宋。是時楚伐秦秦敗楚秦楚構兵連年不息。宋經將之是遇於石丘經之言一則曰楚王一則曰秦王必秦惠王稱王之後之事。亦惟此時而秦楚之兵屢構也。偃之將行王政意孟子先見別成時遺教猶存故偃有志於此。雖圖王不成必不如世家所云射天射諫臣而爲桀宋也。如果爲桀所爲孟子豈復至其國哉。故禹章問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亦告之以行王政之效未嘗以其爲不足王也。其臣有戴不勝者能進薛居州孟子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其稱宋王故知其再至宋爲王

偃時也。計其時方燕立太子平後一年，是爲周赧王四年，即臧倉沮魯平公之年也。而適宋在其後，則亦不越乎一年之內，無所事於久遠矣。或以齊楚惡而伐之爲宋王偃四十九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事爲證，則其時距赧王四年又二十九年，孟子幾百一十五歲矣。故齊楚之伐宋必在赧王四年前之事也。但史無可考耳。蓋孟子之適宋有二，其初自齊而往，當宋剔成在位，滕文公爲世子之時。其後自齊由魯而往，當滕文公既卒，宋偃稱王之後。大事記載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脩井法，書於致爲臣於齊而



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
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
能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呂氏必以戰國策於偃
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然。不知薛先爲齊
所併。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爲齊所滅。見於杜氏
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亦未及詳攷
與通計世次。始終則子思。孟子生於鄒魯。克躋上壽
而皆以耄耋之年。子思猶事魯君。孟子再入宋國。有
可異焉。蓋其賦受充養。精神血氣。有不偶然而任重
道遠殆有死而
後已者矣。七篇出於孟子所嘗自言。非其徒所能增

益也。其所記列國君臣問答皆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又非如莊列諸子寓假姓名以立言者也。今以其書比而次之。則所歷聘諸國往之先後居之久近自有其據。不待強求鑿索。次第昭然。其他書所載傳聞舛錯。一以是書正之。而不敢苟予。豈好辯哉。

孔孟事蹟圖譜卷之四

會稽李本考辨

晉江王慎中訂正

錢塘黃漢臣校刊



藏

孟子事蹟圖譜

周

邾仕魯衛滕薛齊

燕

三晉 宋 秦 楚

壬戌

周敬王四十四年
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卒其孫子思伯魚之子也伯魚先孔子十四年卒實周敬王三十七年戊午也雖當伯魚卒時子思始生亦五歲矣而况生於其前乎記此以系子思事蹟本但孔子之卒止據左史或未得真

晉是公三十三

年
後此十五年韓趙魏盡滅范氏中行氏及智伯之族而分其地遂為三晉



癸亥

周敬王四十

二年

衛莊公二年

莊公卒於亂，弟公子起立。

甲子

周敬王四十

三年

衛君起元年

起為石國所逐，奔齊。出公輒復歸立。

乙丑

周敬王四十

四年。元王立。

衛出公輒後元年，出公輒失國，復歸。

故改後元。春秋纂疏世次衛獻公。

春秋公十五年

年卒

子厲共公

立。史記作

悼公立十

四年卒。非

也。

奔齊國內別立君。
獻公在外十二年。
而後歸未嘗改元。
此衛之故事。必古
制也。今世家於獻
公出公俱稱復元
年。而索隱遂謂出
公復入九年。事大
異。記因之。蓋得世
之臆見耳。古者諸
侯各自為元。以記
始終。不必別起一
元也。元之為義。豈
可加於後乎。



備藏

孔孟事蹟圖譜

卷四

丙寅

周元王元年

辛未

周元王六年

壬申

周元王七年

崩、子貞定王立。元王或

衛出公七年、

為諸師比年所逐、奔宋。

魯哀公二十六年、

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卒如后、納衛侯於叔孫武

魯哀公三十七

年卒、

子出公錯立。

趙簡子執卒、

子疾子母恤

詞時與韓康

子虎魏桓子

駒同朝。

宋景公四十八

年卒、

無子立元公

曾庶孫得定

以為六年
或以為八
年今依大
事記定。

叔之于文子。遺詞
武叔而立者也。然
左傳哀公十一年
齊國害伐我。武叔
有斗。將求問戰之
事。艾陵之戰。吳
子賜武叔甲。而子
貢有代州仇。秦甲
之對。自此遂無所
見。不知竟以何年
而卒乎。

為昭公。

酉癸

周貞定王元
年

魯哀公二十七年。

八月。三桓逐哀公。
歸卒于有山氏。立
其子悼公。



是年四月，季康子卒，其子嗣之與叔孫文子、孟武伯皆惡公之疑已，君臣多問而公出焉。叔李二氏藉其父祖之餘光，至於廢君無足怪也。武伯營師，孔子問年而與二家比周，雖公有問而不對，豈所謂移孝為忠者耶？
 衛出公輒九年卒，季父悼公立，改元年。

甲戌年
周夷王三十四年
齊悼公元年

時有王叔子名提者。成伯之子也。見仲子註。齊簡公之疾而告之以君于道者三。蓋即父季於魯子者也。而魯卒不採。雖聞聖賢之言而不能實體於身。亦虛名耳。何益之有哉。魯卒未卒之前有居武成。遇越寇去而復反之事。今亦無以考其在何年矣。

丙子
周貞定王四
年

甲申
周貞定王十
二年

燕獻公二十八年
卒
子孝公立。
燕世次始此。
齊人伐燕張
本。

晉出公十八年
魏趙魏攻出
公道死立昭
公曾孫驕是
為哀公。

乙酉	庚寅	辛卯
周貞定王十三年	周貞定王十八年	周貞定王十九年
	衛侯公十八年 于敬公立。	
齊宣公二十五年 辛、 于宣公立。 邾陳成于山恒 辛、 于無嗣。 陳桓自弑前公 後稱田氏。		燕孝公十五年 于成公立。

戊戌

周貞定王二十六年

衛侯公八年

孟子載子思居衛
有祿冠或勸之去
曰如彼去君讓諫
守則非強之也年
未宜仕衛也。立必
在敬公之世。敬公
之後昭公立六年
自取殺身之禍
而懷公愾公相繼
弑君而亡皆非可
仕之朝也。又桓公
在位最久其死後
於魯經公四年。責
周烈王三年。通
鑑載子思居衛



於衛侯與君時臣
納國是日非之說
於周安王三十五
年。即填公之三十
八年也。若綱目以
此載於周顯王三
十三年。則又後四
十一年。而謂填公
之孫威侯之末矣。
與子思子威不相
五。不足爲證也。要
之子思仕衛亦不
難定。在衛之後必
從衛居宋也。故父
不知其所在。唯威
過衛公之野。而又

子庶

周貞定王二

十八年

長子去疾

立是為哀

王立二月

弟叔武衣

王而自立

為思王立

五月弟鬼

滅思王而

自立為考

王貞定哀

出耳。子庶。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立。二。月。弟。叔。武。衣。王。而。自。立。為。思。王。立。五。月。弟。鬼。滅。思。王。而。自。立。為。考。王。貞。定。哀。



備

思三王世
次叙者不
同今依大
事記定。

辛丑

周考王元年

壬寅

周考王二年

晉襄公十八年

卒

于幽公立。

幽公改元當

在癸卯年今

以甲辰為元

年蓋襄公以

前年以每與



<p>未丁 周考王七年</p>	<p>辰甲 周考王四年</p>	
<p>燕成公十六年卒 于濬公立。</p>		
	<p>宣公元年 此本年表大 事記從之改 元在襄公卒 後二年疑以 傳疑可也。</p>	<p>年表不念其 失實者多矣。</p>

巳酉	庚戌	壬子	乙卯
周考王九年 衛敬公十九年卒 子昭公立。	周考王十年 魯悼公三十七年卒 子元公立。	周考王十二年 年	周考王十五年 衛昭公六年 年崩。 為公子伋所弑。 子威烈王 惠代立為懷公。 立。
楚威王五十 七年卒。 子閔王立。		秦繆公十四 年卒。 子懷公立。	



丙辰
周威烈王七年

丁巳
周威烈王七年

晉幽公十三年
秦懷公四年
趙襄子卒弟
桓子嘉嗣
韓康子虎卒
子武子意掌
嗣
魏桓子卒孫
斯嗣是為文
侯桓子之前
無以考其世
次之詳矣

晉幽公十四年
趙桓子卒
國人立伯魯
之孫獻子浞

為燕長通
所執國人
立其孫靈
公

辛酉
周威烈王六
年

伯魯襄子兄
也。

晉幽公十八年。
魏斯弑幽公。
史記世家云。
幽公淫婦人。
夜竊出邑中。
盜殺之。魏文
侯以兵誅晉
亂立幽公子。
止是為烈公。
然年表書魏
滅晉幽公。
杜預世亦云。



丙寅

周威烈王十一年
衛侯公十二年

牧公之孫桓公
公自立為桓公。

紀文侯殺晉幽公。蓋春秋以後凡殺君多加君以淫亂之罪。如陳殺舒、齊殺桀是也。然則公以淫婦人竊出而為盜所殺其亦亂賊之奸之詞乎。

秦靈公十年

國人立其
季父簡公。

庚辰
周威烈王十
五年

辛未
周威烈王十
六年

于穆公

齊宣公四十五年
田莊子白卒
子太公和立田
莊子襄子之子
也其代襄子出
在齊宣公四十
二年之譜史不
云襄子之卒無
可考也

申 士

周威烈王十一年
七年

子思之父伯禽卒
於周敬王三十七
年戊午子思之生
年無可考今姑以
伯禽卒之年始生
而計之至此已七
十五年矣然公孫
禮子也待以不臣
之禮况其不臣常
於人道達誠意視
廢使之者又士之
答子思素引而自
高此必終公初年
事也其後公儀子
為政子柳下惠為

晉烈公十一年
韓武子卒
子慶嗣是為
景侯
趙獻子卒
子籍嗣是為
烈侯



備 藏

孔孟事蹟圖譜

卷四

臣則始臣事穆公矣。約之於五年之內。則子思亦既八十矣。是時魯剛莖甚。蓋周公之封於魯。止方百里。其後侵小。而得闕西曰廣。禮記明堂位云。魯地方七百里者。蓋謂此也。至魯宣公。桓子為將軍時。猶存方百里者五。則七百里之所



備藏

削也。子思之治
謹權愛民而終
公亦能長天保
國故得不亡。

癸酉

周威烈王十

八年

甲戌

周威烈王十

九年

晉烈公十三年

是歲魏斯之

十八年也大

事記於此戰

魏斯得賢師

卜商事蓋本

史記夫子夏

魯定公初年

魏烈王二十

四年事。

子夏王五



從孔子於陳
 蔡而已有文
 學之名者也
 當孔子卒陳
 必已三四十
 歲至此又七
 十二年則百
 餘歲雖在斯
 初年亦近期
 順矣況斯執
 逆之人也子
 夏豈肯居其
 國哉此事之
 可疑者也然
 樂記載文侯
 問子夏有端

是德古樂則
唯恐卧之說
又似新采師
子夏者。豈他邦皆猶存大
夫崔子而斯尚能以好賢
飾治邪。或史記所述經陳
公之表乃本妄傳而斯
所敬禮之于
夏抑別有人
而亦失實邪。
是時李愔作
盡地力之教
及平糶法魏
曰是強於三
晉。



丙子 周威烈王二十一年

丁丑 周威烈王二十二年

戊寅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命晉大夫
魏斯趙魏
韓慶為諸
侯。

齊宣公五十二年

卒。
子康公立。

燕閔公二十二年 晉烈公十七年

卒。
子釐公立。

宋昭公四十七年

年卒。
子悼公立。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韓景侯慶六年
趙烈侯籍六年。

巳卯	庚辰	辛巳	癸未
周威烈王三十四年 子安王立。	周安王元年	周安王二年	周安王四年 鄭人列禦 無為幸耳 之學著焉
		韓宣惠九年 辛子烈侯立。	趙烈侯九年 辛弟武侯立。
魏襄王六年 為盜所弑 國人立其 子悼王。			



傳於世耳。楚人爲周守藏室史。與孔子同時。是爲老。子。楊朱亦師耳。與宋人墨翟。春秋後各以其學行天下。大事記。書於此年。所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

乙酉	丙戌	戊子	甲午
周安王六年	周安王七年	周安王九年	周安王十五年
自北至周子凡終 惠王六十年、至 之、當於此來之			



<p>申丙</p> <p>周安王七年</p>	<p>乙未</p> <p>周安王十六年 命齊大夫 田和為諸 侯。</p>	
<p>田齊太公和二年 卒、 子桓公午立。</p>	<p>齊康公十九年 田齊太公和元 年。田氏遷為齊 侯。康公先為和 徙於海上、食一 城而已。</p>	
		<p>齊宣王十三年卒。 國人立烈侯之 子章為新侯。</p>
<p>秦出公二年 為庶長所 弑。立靈公 之子連是。</p>	<p>楚悼王十六 年 魏吳起奔 楚。楚以爲 相。</p>	

	庚子	壬寅
	周安王二十一年	周安王二十三年
		齊威王立。 田齊桓公卒。 無子。田氏襲并 齊。 康公卒於海上。 田辟桓公六年。 齊威公二十六年。
為獻公。	楚悼王二十一年卒。 子肅王立。	



癸卯 周安王二十
四年

甲辰 周安王二十
五年

卒、
于共公立。

晉孝公十五年
卒、
于靖公立。

韓文侯十年卒
于哀侯立。

乙巳

周安王二十六年
春秋元年
平王元年

平王公三年

韓哀侯元年
魏武侯十一年
趙敬侯十一年
三晉共廢其
君靖公為家
人而分其地



簡藏

孔孟事蹟圖譜

卷四

丙午	戊申	庚戌
周烈王元年	周烈王三年	周烈王五年
	衛侯公四十二年卒 子伋公立。	
	子桓公立。	
趙敬侯十二年 卒 子成侯立。	宋休公二十三年卒 年卒 子桓公立。	魏哀侯六年 韓宣惠王九年 魏襄王元年 齊宣王十六年 卒 子宣王立 是為 惠王。

辛 亥	壬 子	癸 丑	甲 寅
周顯王六年	周顯王七年	周顯王元年	周顯王二年
崩、 分顯王立。			趙幽王分 周為二先 是考王初
齊威王九年 烹阿封即墨 以孫叔天下。			
平桓公三年卒、葬、周王十一 子別成、史 失盜。			
年卒、 年宣王立。			



立封北第
錫於河南
是為河南
桓公桓公
卒于威公
立威公亦
于惠公立
是為西門
惠公考王
康威烈王
昭位時西
周惠公棄
攻以專封
其少子班
於鞏以秦
王寶東門

東公是父
子同謚也。
而西周惠
公之女于
相嬖為西
周武公則
在河南河
南者周武
王遷九鼎
於郊耶周
公營以爲
東都。是爲
王城。平王
東遷定都
於王城。故
王因王子



朝之亂從
 都成周。今
 威烈王居
 之。西周惠
 公欲衡德
 河南之地
 故封少子
 班於策以
 奉王於成
 周。實欲專
 制王也。策
 班之采邑
 在洛陽東。
 班居洛陽
 東王而來
 也。則在壁

也。王城在
潁水西故
曰西周。成
周在潁水
東故曰東
周。所謂止
一潁水東
西周之名
與先王時
異矣。平王
東遷之後
所謂西周
者豈錫也
所謂東周
者東都也。
威烈王之

後所謂西
周者河南
也。所謂東
周者洛陽
也。春秋之
時、豈錫之
地既爲秦
據、河南之
地亦爲韓
有、周之所
居、不過溫
水、東西七
邑、地百里
間耳。而又
爲西周君
所制、徒慙



虛名耳。至是趙與魏攻周必為西周武公矢。因而分周為二則東西周各為列國雖有大事不復相關矣。自是而後凡史傳所載欽伯湯昨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



西周君者
 皆謂二周
 君也。至報
 王之初，徒
 西都。西周
 益復微弱，
 自主祭外，
 事事無所
 干。而東西
 周君不道，
 至以爭水
 小故自相
 攻伐，而周
 遂底於亡
 矣。此孟子
 所以不復

有與周之
望而勸齊
梁之君以
行王道也
與。

巳未

周顯王七年

衛懿公十一年卒。
子伋伋立。

蘇桓公十二年卒。
子文公立。

秦獻公三十

三年卒。

子孝公立。

庚申

周顯王八年

齊宣公元年

衛公孫鞅

入秦。

壬戌

周顯王二年

魏襄王十一年
秦孝公三年

卒
子昭侯立。

秦用商鞅
變法刑
助耕戰。

丙寅

周顯王十四年

齊宣公二十三年卒
子康公立。

戊辰

周顯王十六年

齊宣公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魏代魏以故趙
收魏師於持陰
齊始稱王。

楚宣王十七年

則孟子或當四十
不動心之後矣時
都與魯聞有司死
者三十三人而都
民多之教也有與

魏代魏以故趙
收魏師於持陰
齊始稱王。

魏代魏以故趙
收魏師於持陰
齊始稱王。

魏代魏以故趙
收魏師於持陰
齊始稱王。



辛未
周顯王十九年

庚午
周顯王十八年

鄭穆公問客之語
曰是鄭曰蓋微不
取與齊抗而孟子
亦所盛稱諸國若
鄭曰少年故附於
此。

是成楚金
其趙取經
歲之間此所
謂南辱於楚
者也。

韓昭侯八年
韓以申不害
為相行善老
刑名之學。
趙成侯二十五
年卒。
于肅侯立。

秦用商鞅
壞井田開

年

秦孝公十二

乙亥

周顯王三十九年
魯公九年
辛
三年

按年表漢公以後
諸君年次漸差三
年在後今悉從大
事記。

衛成侯十六年

衛敗虢曰侯服
三。衛本侯將
秋以後借稱公故
以侯為號耳。然世
家於昭公時曰



三晉後衛如小侯服之則實二事而誤分也。况衛昭公當周考王之世三晉尚未為諸侯衛又安得遽屬之邪。衛地近趙正義曰屬趙理或然也。綱目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及君惜臣諂國事非之說於此年則自伯魚卒至此已一百三十八年而子思豈有如此之老乎。



戊寅 周顯王三十
六年

巳卯 周顯王三十
七年

齊威王三十六年

卒
子宣王立。

齊宣王元年

魯景公四年
自魯共公元年至
此三十五年矣。
此亦小國世次無可
考。是時孟子居鄒
季任為仕處守以
幣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之任見季未
不知的是何等要
亦與齊宣王相接
耳。故附於此。

此本史記齊宣
王自此年改元。
在位止十九年。
十九年之後為
齊湣王元年。考
之年表則伐燕
在齊湣王十年
也。通鑑則據孟
子以伐燕為齊
宣王事故以齊

李於什所撰

宣王元年、穆王
十年、穆王
三十七年、已丑
而以十九年終
於穆王元年丁
未、以合伐燕之
穆王國王三十
六年、戊子以前
皆穆王之王之
世、而穆王二年
戊申、則為穆
王元年矣、其
史記不問其
事、史記則不
宣王有穆王
而但於穆王



十年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知此果無及矣。」
 公曰：「南面稱孤，西面稱伯，小國稱子，而後稱孤，此又與禮違，不
 同也。然則燕人共
 畔，乃在燕人共
 北太子燕王特
 又後於伐燕二
 年而陳書實
 齊宣王解於
 孟子則亦齊宣
 王之年也。其年
 尚當盡於威王
 三年己酉而威
 王四年庚戌乃
 可為威王元年

年耳。故今表意
增齊宣王在位
為三十年。而
史記原謂齊宣
王四十年者。蓋
去伐燕前十年。
伐燕後又二年。
凡十二年。則齊
湣王在位共止
二十八年矣。此
以孟子為據。以
補諸家之所未
備者。餘則皆近
大事記也。



庚辰

周顯王二十六年

辛巳

周顯王二十九年

齊宣王三年

孟子自任將進
齊宣王於平陸
宣王為齊相必終
交受之而不報
他日之齊不見
儲子。

齊宣王三年

是時齊宣王
勢可利為故孟
子至其國宣王

齊宣王三十年

齊田忌孫龐
伐魏魏使太
子申將兵拒
之戰於馬陵
魏師大敗殺
太子申此所
謂東敗於齊
下子死焉者
也。

齊宣王三十一年

年

先於宣王十
七年秦收魏

齊宣王三十二年

年

大勝魏於
此年魏楚

使人問季子孟
子三見齊王而
不言事及齊平
陸大夫孔距心
之知罪皆在
生時。
孟子初至於齊
未嘗見齊公
養之仕也。

師於元里取
少損至是齊
使衛執伐魏
虜魏將公子
卬而敗之魏
獻河西地以
和所謂西喪
地於秦七百
里也。
是歲魏逐去
安邑徙都大
梁。

滅邾莒本
水經注之
說按春秋
時有邾與
小邾二國
至戰國則
邾改爲鄒
而小邾則
爲邾矣今
楚所滅之
邾蓋即小
邾也而邾
之爲邾者
固猶存焉
邾子故城
在今兗州



府知縣南
 三十里小
 知子故城
 在今充州
 府學縣西
 北界。陳在
 知之東南
 薛在小知
 之西南。薛
 未城則楚
 不當先及
 於知。況孟
 子當梁。梁
 王特自魏
 而卻而滕
 定公死世

子使然反
之。謂凡孟
子則邪固
未滅。故知
其爲滅小
邪也。楚既
得小邪之
地。則迫於
滕薛矣。和
泗上諸侯
服於魏者
也。今魏爲
秦敗。楚遂
滅邪。則不
惟滕薛界
於邪楚之



問者幾幾而宋亦危懼矣此滕文公為世子時所以不得不事楚而孟子他日往來宋薛之邦其亦有憂中國之志歟

是歲楚宣王卒子威王立楚威王聘

仁廟三十一年

齊宣王四年

齊宣王欲以
致孟子、魏
無名、百
餘、故孟子不

莊周爲相不耽國業人皆爲家
漆園更其學出於老子周未嘗
見孟子者也。喪失其年但以其
亦楊朱之學故附於此。



<p>甲申 周顯王二十三年</p>	<p>癸未 周顯王二十一年</p>	
		<p>頃大之宋。齊王不知何有。然亦不火耳。</p>
<p>宋公剔成三十三年 特穆文公為世子將之楚</p>	<p>宋公剔成三十三年 孟子自齊之宋與宋勾踐廣盟之問答當在此時。</p>	
	<p>秦人誅衛鞅滅其族。 王立亦曰惠王。</p>	<p>宋公剔成三十一秦孝公二十四年卒。 子惠文王。</p>

乙酉
周顯王三十三年

過宋、往遂、皆見孟子、可見孟子居宋之久。

宋公剔成三十

四年

孟子將自宋

車至於薛、然

後遇程、宋公

餽黃金七十

鎰、其道由薛

薛君亦餽黃金五十、薛君

國微、世少無

可考。

魏志卷十五



戊 丙

周顯王三十
四年

午

是以惠王早
 遣厚幣以招
 賢者故孟子
 至魏見惠王
 稱之曰東萊
 孟子時年六
 十餘矣惠王
 首問利國及
 見惠王於沼
 上皆在其初

魏惠王三十六

年

是歲魏使
 王歸罪於
 故

	丁亥
	丁亥 萬平 會諸儒於 徐州以相 王胡三省 曰相王者 相立為王
<p>西又欲為聖 者。聖。特。而 子在。知。有。各 問之言。 惠王。年。卒。 子。襄。王。立。</p>	<p>魏襄王元年 此本史記而 紀年則以為 惠成王後一 年。惠成王即 惠王。其說非 也。詳見癸卯 魏襄王元年。</p>



也。梁王
十六年齊
掘古之橋
王蓋其年
魏以郭野
之廢齊以
桂陵之勝
齊得志滿
故各僭稱
王。此說本
於大事記
至其其會
諸侯欲其
皆稱王也。
安之戰國
諸仁楚先

孟子見梁襄
王。望之不似
人君。就之
見所長卒然
問曰。天下
定。孟子雖
告之以不
殺人之者。能一
之。而知其不
足與有為也。
故遂去。魏
自於孟子去
魏之下。世目
適齊。竊意自
此至顯王四
十八年。庚子

稱王、齊魏
稱王之時、
秦亦稱王
夫觀秦楚
公用則缺
自頃王三
年以後、其
受漢更制、
諸侯朝賀
終、其公之
世已行天
子之事、故
頃王二十
一年、孝公
甫歿而蘇
秦說其子

齊封田嬰於
薛、即齊人祭
薛之時也。自
夫魏之後至
此歷十四年、
中間皆自昭
卿而往、經理
滕薛之事、未
遽過齊也。

惠文王即
以大王稱
之顯王三
十六年蘇
秦說燕文
公趙肅侯
韓宣王亦
皆以大王
稱之非後
人追稱之
辭也則燕
文公趙肅
侯韓昭侯
於相王之
時固皆稱
王矣而况



秦之強大，
嬴政欲以
統制諸侯，
而尚未稱
王。和又商
鞅初說秦
孝公有帝
道王道，稱
道之說，蓋
一統天下
而主宰諸
侯謂之帝。
如并出是
也。謝地千
里而朝會
諸侯謂之



王如湯文
 是也。惟長
 一方。決天
 子以令諸
 侯。謂之霸。
 如桓文。最
 也。故蘇秦
 說秦惠王
 之初曰。可
 以吞天下。
 稱帝而治。
 不復言王。
 符非其時。
 秦已稱王。
 矣。大事記
 於顯王四

十四年、秦穆王、顯王四十、六年、燕王、趙王、至武靈王、十一年、亦、書王、周紀、世家、則與、蘇秦、之言、不合、宣秦、趙之、君外、為讓、



戊子

周顯王三十
六年

不敢稱王
者而實是
自王於其
國也。

衛成侯二十九年卒。熱文公二十九年
子平侯立。

卒。
子易王立。

魏襄侯二十六年
卒。

子宣惠王立。

趙肅侯十七年
蘇秦至趙說
蘇秦與燕韓
魏齊楚合從
以損秦以蘇
秦為從約長
并相六國。此
合從之事也。

秦惠王五年

秦以張儀
為客卿以
公孫衍為
大良造此
二人皆主
連橫之說
者也。

巳丑

七年

周顯王三十

勝亦因而不詳其世
少惟勝定公文公
見於孟子時勝定
公卒世子立是為
文公使然友之郕
問喪禮於孟志意
當在此雖無以考
其的要亦豈外於
前後一二年間哉

通鑑及綱目以
此為齊宣王元
年與少記不同
說見周顯王三
十七年齊下

秦惠王六年
秦使公孫
衍激齊魏
伐趙從約
遂解又明
年辛卯秦
伐魏圍焦
曲沃又明
年壬辰秦
伐魏取汾
陰皮氏拔
焦又明年
齊已張儀
圍魏取蒲
陽所謂一
怒而諸侯



<p>巳癸</p> <p>周顯王四十一年</p>	<p>辰壬</p> <p>周顯王四十一年</p>	
	<p>宋公剔成四十一年</p> <p>為弟嬖逐 立此恐失實</p>	
<p>秦惠王十年</p> <p>秦以張儀為相</p>	<p>楚威王十一年</p> <p>辛年</p> <p>子庚王立</p>	<p>醒也。當諸侯之方合從、不與爭、漢而閉關、不出息兵、養銳所謂安居而天下息也。</p>

甲午

周顯王四十
二年

孟子之歷館於土
宮滕文公問為國
此亦不知其的是
何年。但自然友友
命定為三年喪亦
必有聽於家宰三
年無改父道之意
故附於此然井田
感人之效亦須歷
年之多。要之齊人
築薛之所。此國家
間暇之日。而孟子
往來於滕。與之經
理。為日無亦久矣。



乙未 周顯王四十三年

丙申 周顯王四十四年

丁酉 周顯王四十五年

衛平侯八年卒
子嗣君立嗣君五年
更定號曰君歷
懷君元君君角而
為秦二世所滅。

趙肅侯二十四年卒
子武靈王立。

秦惠王十三年

大事記
秦初稱王
論是顯王
三十五年
下。

齊宣王十九年

齊聚學士於稷
下鄉行海子
田耕接子慎製

秦惠王後元

年
史記以此
為後元年

環洲之徒皆賜
列第為上大夫。

得無以其
始稱主而
改元乎。然
元非可補
於後者也。

戊戌

六年

周顯王四十年

初魏伐邲。邲。晉

十二諸侯如宋魯

邲。任滕薛諸小國

皆服於魏。又秦衝

軼伐魏。魏獻河曲

之地於秦。而魏卻

大梁。魏少弱矣。於

齊宣王三十年

史記以此為齊

湣王元年。而通

鑑則以為齊宣

王十年。今從大

惠。定為齊宣

王三十年。說見

周顯王三十七

魏襄王十二年。楚懷王六年

楚昭陽伐魏

敗魏師於襄

陵。取八邑。朱

子集注以此

為梁惠王南

辟於楚。非也。

周顯王三十七



巳亥

七年

周顯王四十

滕文公

是泗上諸侯如小。年癸卯下。
 知者遂為楚所威。楚為三十年
 滕已事楚。亦空。燕初稱王。見本
 強。未免與楚爭地。
 故滕文公有事齊
 事楚之間。其事宜
 在此時。而孟子蓋
 在滕也。

年癸卯下。
 燕初稱王。見本
 年。燕地。

滕文公因滕將祭
 薛而其恐有謀於
 孟子之言。

齊宣王二十一年

齊人集薛。蓋在
 此時。蓋宋之西
 南。如陳蔡許杞
 薛之東南。如鄭
 甚小。知也。皆為
 楚所併。宋與薛
 皆南界於楚。而

趙宣王三年
 大事記書韓
 燕稱王。趙後
 亦稱王。論見
 顯王三十五
 年下。

薛尤小弱力不能支齊在其北所以欲爭者也故築之以備楚明年封田嬰於此而薛遂為齊滅矣

庚子

周顯王四十

八年崩

千煥祝王

立

滕文公

齊既焚薛為滕外

該滕界薛楚之間

所以得不亡者以

孟子又居其四為

之經理而文公餽

盡事大之禮故也

自此孟子之辭則

齊宣王三十二年

封田嬰於薛城

靖即老也而嬰

卒于父嗣為薛

公號子然皆君以

薛封田使之控

制楚也

自此孟子之辭則



<p>辛丑 周懷規王元 年</p>	<p>壬寅 周懷規王三 年</p>
<p>又勸孫思以恤小 之道而然得死焉 若楚則非所可也 矣。</p>	
<p>齊宣王二十二年 是時孟子復至 齊。</p>	<p>齊宣王二十四年 時孟子在齊公 孫丑有當路於 齊及加齊卿相 之問。</p>
<p>齊宣王十六年</p>	<p>卒 子哀王立。</p>

癸卯
周世祖三
年

甲辰

年

壬午
公止。

齊宣三十五年
孟子再見於齊
王尋為客卿
齊卿之位也
十萬之衆當在
此時自是問
煩多但不細
是何年月
已而勝之
與王雖
齊宣三十五年
魏襄王元年
通鑑以此為
襄王元年
目大事紀因
之與史記不
同今從史記
宋王偃十一年
東敗齊取五
城南敗楚取
地三百里西
敗魏遂稱王

周世祖三十五年
齊宣王二十六年
時宣王之側已
有諸伯而使之
人而孟子之



每多不念年以
母喪去位自齊
葬於魯及終
未終喪而何以
知孟子於母在
此時乎。昔馮卿
於齊則治大夫
五刑之曰而見
王於然則必三
年服除之時不
然則序之於世
隨時可見何待
於此而始得見
乎。蓋孟子之曰
皆受為卿士萬
之祿而服除之

<p>乙未 周莊王五年 年</p>	
<p>魯平公元年 此大事記本世家 之序也。蓋自魯共 公之年年表漸加 二年至此與世家 不同。</p>	
<p>齊宣王二十七年 孟子既告齊宣 王。使孟轲 次進用為右師。 齊宣王拜 師。齊宣王代 王。曾以國讓 相子之。曾地之。</p>	<p>齊宣王二十七年 見王之後 是歲野大夫與 蘇秦會。齊宣王 刺殺之。</p>
<p>秦惠王後 年 張儀說 請成于秦</p>	



補藏

丙午

周世親王六

年

十載王立。

徙都西周。

詳見顯王

二年。

丁未

周赧王元年

戊申

周赧王二年

齊宣王三十九年

孟子居梁既三

年服除。宣王

於崇退而有去

志遂不受祿。會

燕亂有師命不

可以請已。而齊

人伐燕收之諸

侯將謀救燕。宣

王無以待之。問

計於孟子。宣王

不能用也。

齊宣王三十年

綱目大事記皆

於此爲齊湣王

元年。竊謂燕人

齊宣王十六

年

楚屈原作

離騷。



之昨亦宣王事
也當在後二年
燕立太子平時
故增宣王二年
通爲三十一年
詳見周顯王三
十七年齊下
齊既取燕則孟
子可以決去計
矣然而猶未請
者豈諸侯將諒
救燕而齊兵猶
未他備歟。

西

周赧王三年

是時齊威王使特正
子為政孟子聞之
喜而不寐

齊宣王三十二年

燕人共立太子
平是為昭王此
所謂燕父時也
孟子之去齊在
此時而惓惓之
言存為齊之君
臣怨之則其去
亦甚遠矣非若
夫別日之力
而後已者也綱
目即言其齊於
伐燕之歲則太
早矣孟子致為
臣於齊而歸美

秦惠王後十年

三年

楚懷王十七年

去歲秦使
張儀攻楚
絕齊而背
楚路楚使
孫臏伐秦
至是秦大
收楚師於
丹陽取漢
中地楚懷
王悉兵襲
秦秦大敗
之於藍田



戊庚

周赧王四年

魯平公六年

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見孟子乘與已駕而為殿舍所汙觀其有後喪論前喪之言則其事在喪母之後矣。

宋王偃十八年

孟子既不得於齊侯問宋王偃將行仁政故後至宋宋輕以秦楚構兵將就而罷之故先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欲歸引也。足原齊王幸子澄主。增官。年至此則去。治。平公和。孫。下。見。王。年。

秦惠王後十年

四年秦惠王之後八年也魏因張儀請成于秦至是儀說楚韓齊趙

明年秦伐楚取召陵此宋輕所謂秦將擇其指也。

以正慎子之失也。自其歷聘諸國之後。僅以拜母至魯。亦非見君大夫論道之日。况又不以反齊乎。至是則宣王沒而潛王新立。齊衰衰謀才望庸劣。魯遂輕之。所以欲與爭地歟。特樂正子在魯。而孟子過之。則其言取重於慎子耳。

救不已。至春秋三十六年。用范雎策。交攻之策。而始能以力併天下。則稍優於從衡之說矣。然不本於仁義。故始皇之後。二世而亡。孟子曰。田令之道。無變今之倍。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豈不信哉。



大宰記於周報王
元年孟柯致為臣
之後壽自齊之宋
自宋適滕勸滕文
公脩井法其言之
宋則固然矣但尚
在燕立太子中
後而不當載於其
前也若滕則文公
破已久矣豈於此
時復往而勸之脩
井法哉蓋孟子當
王偃時適宋之後
必遂歸老於鄒矣
考孟子之墓在今
鄒縣東北二十里



四基山在蓋終於
鄒焉。或謂孟子為
宣王所殺。則孟子
去齊之時。宣王就
見。而又使時子示
欲留之意。及三宿
出書。而客又為主
留。行出書。不追。而
有尹士之譏。自此
之後。孟子未嘗復
返齊。齊也。烏得加
以殺邪。則其說疑
亦甚矣。
其後魯為齊所滅。
滕為齊所滅。則界
魯滕之間。不知為

何國所保。然秦並
燕韓趙魏李甘其
秦所滅又表論於
泗上十二諸侯哉。

校記

①卒：當作「立」。



儒學

孔孟事蹟圖譜 卷四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possibly a date or page number.

Handwritten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center-right area of the page.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孔孟紀年

清·朱駿聲編撰

楊世文校點

李文澤審稿

求恕齋刻傳經室文集本

《孔孟紀年》，清朱駿聲編撰。原載求恕齋刻《傳經室文集》卷八。

朱駿聲（一七八八—一八五八），字豐芑，號允倩。江蘇吳縣人。博學，無書不讀，嫻習經史，擅長詩賦詞章，尤精《說文》。著作甚多，刻板的主要有《說文通訓定聲》和《傳經室文集》。《孔孟紀年》一篇，原為《傳經室文集》卷八，僅二千餘言，極為簡略，蓋重在論聖賢出處，以為「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孔孟無以涉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一室」，故紀孔孟行事，以諗萬世之讀孔孟書者（《後跋》）。是篇雖嫌簡略，亦可為了解孔孟生平事蹟之一助。

傳經室文集卷八

元和朱駿聲著

吳興劉承幹校

孔孟紀年

孔子、宋微仲十五世孫也。曾王父防叔避難遷魯、爲魯人。父叔梁名紇、居于鄆。前母施有九女、無子。妾母生孟皮、足廢。母氏顏名徵在、生孔子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魯襄公之二十二年也。生三歲而孤。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之五年、孔子十有五、志于學。十九、娶宋开官氏、踰年子



鯉生時仕爲委吏。會魯公賜鯉，因名焉。明年爲乘田。又明年去官，設教闕里。二十四歲喪母，啟父殯，合葬于防。三年旣祥，彈琴不成聲，禫五日乃成笙歌。二十七歲，郊子朝魯，往問官焉。二十八歲學琴于師襄，敬王二年，魯昭公之二十四年，適周，見老聃、萇宏，因歷郊社，觀明堂，入后稷太廟，歸而弟子稍益進。孟僖子屬其子說與何忌學禮。明年魯亂之齊，因高昭子以通于景公。時景公三十一年，孔子三十五歲也。處齊三年，聞舜韶樂，周廟災，知爲釐王。三十七歲，吳季札聘齊，觀其葬子于贏，博之閒而說之。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晏嬰沮之，因曰：吾



老、不能用也。孔子接淅而行、反乎魯。魯定公五年、陽虎始執國、命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授弟子。五十歲、陽虎作亂、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不果。季桓子穿井、得異物、以問孔子。孔子曰、墳羊也。時被公命、爲中都宰。明年冬、遷司空、溝昭公墓。又明年、遷司寇。皆因季孫之薦。孔子任司寇七日、誅亂政少正卯。夏、相公會齊景公于祝、其汶陽之田來歸。定公十二年、爲魯墮卹、墮費欲墮成弗克。與聞國政、三月而大治。明年春、齊人歸女樂、季孫受之、三日不朝。三月郊、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援琴作龜山操、遂適衛。主顏犢由。時靈公三十八年。

也。衛祿之如魯。明年、或譖孔子于公、懼獲臯、將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圍之。既得解、還衛、主于蘧伯玉家。居
頃之、公與夫人南子同車、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醜
之、遂行。道于曹、過宋、宋桓魋欲殺之、乃微服去鄭、遂之
陳、以司城貞子為主焉。陳閔公八年、魯哀公之元年、孔
子五十八歲在陳。有烏貫肅慎氏矢、集陳庭、死孔子辨
之。秋八月、吳侵陳、孔子去陳、過蒲。公叔氏以蒲叛、止孔
子、彊盟之、以毋適衛、卒反乎衛。時衛靈公四十一年、老
不能用。明年、晉佛肸召、欲往不果。趙鞅聘之、至河、聞殺
其大夫竇鳴犢、舜華、乃作阪操。又反衛、主蘧氏。靈公問



噉明日又行。將之蔡。會昭侯遷于吳。在陳絕糧。復至陳。明年。聞魯火。曰。其桓僖乎。秋。魯季桓子卒。遺言召孔子。康子立。乃召冉求。孔子于是有歸與之歎。六十一歲。自陳之故蔡。明年之葉。旋反蔡。又明年。楚昭王二十七年。王救陳。次於城父。以禮聘孔子。孔子自蔡往焉。王欲書社七百里封孔子。子西止之。乃自楚還衛。時出公立五年矣。願得孔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七歲。拜官氏卒于魯。六十八歲。魯季氏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作猗蘭操。哀公之十一年冬也。吳聘魯。使使者問專車之骨於孔子。孔子以防風氏對。明年。子鯉卒。孔子知魯

終不能用。乃敘書、刪詩、正禮樂、贊周易、爲萬世規。七十
一歲、魯西狩獲麟。夏六月、聞齊陳恆弑其君、請公討之。
不可。乃因魯史作春秋。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十
八日乙丑。年七十有三。後一百七年而有孟子焉。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居于騶。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
魏公子伋齊女也。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己
未。三歲喪父母。伋賢育之。教之。周顯王十一年、孟子十
五歲、就學于魯、受業于思子子上白。故曰、君子之澤、五
世而斬。予私淑諸人也。學成、居鄒。鄒穆公賢、終事之。周
慎觀王元年、孟子五十三歲、始遊梁、爲梁惠王之改元。



後十五年。踰年、惠王薨、子襄王立。去梁、自范之齊、爲宣王之十四年。王以爲客卿、迎母就養。慎覲王四年、母卒、哭不止。弟子以五十不毀請。孟子曰、五十也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自齊葬于魯、在鄒居喪三年。喪畢、反于齊、處平陸者有日、遂自嬴見王於崇。王仍以爲客卿。先是燕王噲讓國於臣子之國大亂。周赧王元年、齊相儲子勸宣王伐之、乃使匡章將襲破燕。孟子勸王置燕君、王不聽、取焉。趙立燕公子職爲王、燕人畔。齊王終不能自克、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宣王尋薨。周赧王二年、孟子六十歲之宋、遇宋硜於石邱。至其國、知王偃不足爲

治去之。王餽賸金七十鎰。過辭。孟嘗君田文餽金五十鎰。明年。聞魯平公使樂正子爲政。喜甚。又明年。以樂正子薦。適魯。沮於嬖人臧倉。不遇歸。時魯平公之六年。孟子六十二歲也。周赧王六年。游於滕。文公初卽位。居滕二年。知世不能用。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其徒又述爲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政。世多疑之。周赧王二十一年。孟子七十九歲。燕昭王使樂閒迎孟子。孟子以燕將有事齊。齊故所臣國。不往。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戊申。年八十有四。是日。日長至。鄒人痛之。廢節賀禮。



小史氏曰、天之生聖賢、豈偶然哉。自五霸興而人心偽、三綱淪。自七國分而世道詭、五常斁。使無孔孟、萬世之天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然天欲寄其道、而皆窮其身、何耶。曰、人習軍旅、我言禮樂。人尙功利、我言仁義。此固所以窮陋其身之具也。天欲通其道於萬世、不得不窮其身于一時、亦天之無可如何者也。以余觀兩聖之出處、生同歲、產同地、少同孤、老同困、魯定之相、猶是齊宣之侍也。樂克之雅、猶是何忌之素也。梁惠、滕文之願教、一如齊景、衛靈之待用也。儲子距心之知賢、一如孟僖季桓之慕聖也。然而晏嬰、子西之明、何異王驩、臧倉之

悖。傳于、許行之謗、何異州仇、微生之啁。過宋微服之危、何異在辭戒心之遇。天蓋將爲千世百世計、遂不能爲一人一身計。假令孔子而用、必非春秋之天下。假令孟子子而用、必非戰國之天下。假令春秋而用孔子、必非今日可日可師可法之孔子。假令戰國而用孟子、必非今日可儀可象之孟子。管仲之才非小于孔子、其小者器也。孟子之智非大于儀衍、其大者志也。由孔、孟而來、至于今二千三百有餘歲、三綱明、五常正、異端詘、楊墨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教垂其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傳其緒、炳然猶日星江河、人人得而見之。醇焉如布帛。

教粟人人得而賴之。帝王非孔孟無以治天下、儒者非孔孟無以淑一身。匹夫匹婦、非孔孟無以理一家而安一室。嗚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天何嘗以待管、樂之心待孔孟哉。余故紀而論之、以諭萬世之讀孔孟書者。道光十二年冬月、因論聖賢出處、書此授崔子聯保。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天

孟子時事考徵

清·陳寶泉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清嘉慶間刻本

《孟子時事考徵》四卷，清陳寶泉編撰。清嘉慶年間刻本。

陳寶泉字鳳石，安徽涇縣人。博極群書，名冠儕輩。是書卷一自識稱，《史記》於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詳，而孟子與荀卿合傳，寥寥數十言，於所游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通鑑綱目》雖特書適魏、之齊、去齊，以明聖賢之去就，而書非爲一人發，故彙舉其大，而始末不詳。並且適魏、去齊之年，各家所言不無差互。後世之考七國時事者，於知人論世之道亦有缺。故是編以《通鑑綱目》爲經，雜取《史記》、《國策》、《竹書紀年》以及諸家編次孟子事迹、圖譜信而可徵者，合而錄之，遇有未當於心，則存疑以俟考。既考孟子生平，兼及七國形勢，徵引賅洽，考證明備。前三卷爲孟子時事考，卷四附考七國形勢，取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中《七國形勢考》，刪繁就簡，釋以今地，並繪地圖於書中。是編意在考戰國形勢，以說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及「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六國有地利而不知仁義，終並於秦。蓋目的在於知人論世，非一般年譜所可範圍者也。

孟子時事考徵序

積學齋徐乃昌感書

七十子後、百家競起、人自爲學、明王道、守儒術者、孟荀二子也。孟子有漢趙岐注、荀子有唐楊倞注、皆大醇、無小疵焉。自宋人取孟子以配論語及小戴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謂之四書、後遂用之取士、由是說孟子者日益多、然皆就考亭集注而摹畫之、以爲科舉之用於本書無所發明也。矧求其時事而詳考之邪。康熙中、太原閻氏有孟子生卒年月考。近吾友海寧周君耕厓有孟子四考。於是孟子時事稍稍可尋。同年陳君鳳石博極羣書、名冠儕輩、投經之暇、復撰孟子時事考徵四卷、兼旁及七國之形勢、徵引賅洽、



考證明備、較閻氏周氏而加密焉。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鳳石此書，可謂知人論世之學矣。竊惟太史公書以孟子、荀卿同傳，未嘗有所軒輊於其間，而孟、荀之稱，由漢迄唐無異辭。若夫罷荀卿從祀，祧七十子，而以孔、孟並舉，此蓋出後儒之意，於古未之前聞也。今孟子得鳳石及閻氏周氏實事求是、蒐討靡遺，而荀卿子三十二篇自二三好古君子爲之校正審定外，無過問者，甚且遭陋者妄加刪改，幾失其真。斯亦儒林之深恥也。鳳石屬余序其書，爰并述其所見以質焉。

嘉慶八年日躔鶉尾之次，歙年愚弟凌廷堪拜序。

序

史公傳孟子未詳而著其受業著其述唐虞序詩書著其困厄齊梁至與萊色陳蔡同科意欲尊孟子以繼仲尼之後明道統所由傳蓋其大者而生卒年月遊歷前後固不必詳亦無可得而詳云。自秦氏焚書七篇幸以號子得不廢故其由鄒而梁而齊而宋而滕薛而魯後儒猶得藉以論其去就總其終始頗亦畧矣。非參考于史記國策竹書紀年及通鑑綱目諸書則於七國時勢未詳其於孟子生平猶屬懸揣臆度未有當也。此 陳君記方時事考徵一編所由廣爲搜羅嚴於去取於諸家論著之信而可徵者錄之。

稍有未當于心，寧存疑以俟後之君子。甚矣其難也，其慎也。要於孟子時事已十得其八九矣。即事以徵道，而史公之尊孟以繼孔者，不藉是編益以探其心源歟。往年在京師，與記方遘見其手錄十三經註疏，藏弄盈篋，好古博學，於昔聖賢遺書必將多所發明，茲特其一斑云。時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仲冬月中浣之吉，肖巖弟趙良霽拜撰。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一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份質園

愷丹崖

受業朱

鈺藍田

參校

涇上陳寶泉鳳石編次

楫菊坪

按史記孔子世家生卒出處年月具詳而孟子與荀卿合傳寥寥數十言於所游鄒滕任薛魯宋之事略不一書至通鑑綱目特書適魏之齊去齊以明聖賢之去就而書非



備藏

爲一人發，故畧舉其大而始末不詳。且適魏去齊之年，顧氏亭林、任氏釣臺、江氏慎修以竹書按時事而考之，不無差互。蓋綱目一書，朱子止成凡例，其綱則門人依凡例而脩，其目則屬之趙師淵，故間有牴牾也。後之考孟子事跡者，又不能參攷七國時事，于論世知人之道亦有缺焉。余嘗以通鑑綱目爲經，雜取史記、國策、竹書紀年與夫諸家編次孟子事蹟圖譜，信而可徵者，合而錄之，庶幾七國之形勢、孟子之生平可槩見爾。

竹書紀年，周定王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王陟。

案世本與韋昭國語注皆

以定王爲敬王子、元王爲定王子、與史記異、
究從史記、定王爲元王之子、敬王之孫爲是。

孟氏譜孟子、魯公族孟孫氏後。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

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父曰激、公宜。

一云孟子父名彥璞。母仇

音氏。定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任鈞臺曰、竹

書定王止二十八年、無三十七年、定王有己亥、無己酉、若

謂生于定王之己亥、據譜云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壬申、

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尤必無之事也。

竹書紀年、考王元年辛丑。十五年乙卯、王陟。

按史云、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

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
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



子思卒於考王之六年丙午，而孔叢子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蔡氏清曰：此殆後人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余案：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故孟子自云：予私淑諸人。當從史記受業子思之門人爲是。

竹書紀年：威烈王元年丙辰，十八年癸酉，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

按：竹書魏人所作，故書魏爲我，間有書魏者，傳抄之誤增也。

通鑑綱目：二十三年戊寅。

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聲王當五年，燕閔公二十

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侯籍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爲侯。統舊國五。新國三。凡八大國。按春秋左傳終於魯悼公四年。是爲周定王五年。而通鑑始於是年中。曠六十年。綱目分注智伯之始終。皆六十年事也。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慧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王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



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悞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說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與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耶？何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

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立伯魯之孫浞，是爲獻子。獻子生籍，是爲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孫，是爲文侯。韓虔者，康子之孫，是爲景侯。蓋自三家之滅智伯，至是五十一年矣。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以伐韓，對亦如之。二國皆怒，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太於三晉。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子擊出，遺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爲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



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謝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日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爲將起殘

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拾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恃。」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道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通鑑二十四年己卯

燕僖公元年

王崩

子驕立，是爲安王

盜殺楚君當

通鑑安王元年庚辰

楚悼王類元年

秦伐魏

通鑑二年辛巳。魏韓趙伐楚。鄭圍韓陽翟。

通鑑三年壬午。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取元年。號山崩壅河。

通鑑四年癸未。楚圍鄭。

通鑑五年甲申。盜殺韓相俠累。

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其姊嫫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尸之旁。

余按史記年表世家皆書列侯三年。聶政殺相俠累。哀侯



六年書韓嚴弒哀侯。而刺客傳書嚴仲子事哀侯與相俠累有隙使聶政刺俠累累走抱哀侯並中哀侯其不同如此。

通鑑六年乙酉鄭弒其君駘。七年丙戌。

通鑑八年丁亥齊伐魯。

通鑑九年戊子魏伐鄭。

通鑑十年己丑。

通鑑十一年庚寅秦伐韓宜陽取六邑。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

上食一城。和田恒之曾孫也。

通鑑十二年辛卯。秦、晉戰于武城。齊伐魏。魯敗齊師于平陸。

通鑑十三年壬辰。秦侵晉。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

爲諸侯。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通鑑十四年癸巳。

通鑑十五年甲午。秦伐蜀。取南鄭。魏侯斯卒。子擊立。是爲武侯。魏吳

起奔楚。楚以爲相。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相田文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



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于矣。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強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多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通鑑十六年乙未

秦出公，魏武侯擊趙敬侯章，韓文侯元年。田齊太公和元年。統秦、晉、齊、楚、燕、趙、魏、韓舊國。

八田齊新國
一凡九大國

初命齊田和爲諸侯。

魏襄趙邯鄲不克。

通鑑十七年丙午。秦庶長改弑其君及其君母。

庶長改迎靈公之子于河西而立之。

是爲獻公，遂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

韓伐鄭，遂伐宋。

通鑑十八年丁酉。秦獻公齊桓公午元年。

通鑑十九年戊戌。魏敗趙師于兔臺。

通鑑二十年己亥。

陳氏士元曰。孟子當生安王時。定字乃安字之誤。任鈞臺云。安王有己亥。無己酉。若謂生於安王之己亥。距赧王之壬申。則孟子壽當九十四矣。亦與孟氏譜不合。

通鑑二十一年庚子。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因射刺起并中王尸。太子臧卽位。討爲亂者。夷七十餘家。

通鑑二十二年。楚肅王。齊伐燕。魏韓趙伐齊。



通鑑二十三年壬寅。

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魏趙韓田齊凡八大國。

趙襲衛不克。

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

通鑑二十四年癸卯。狄敗魏師于澮。

魏韓趙伐齊。

通鑑二十五年甲辰。蜀伐楚。

魯繆公卒。

子奮立。是爲共公。

通鑑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晉亡。統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

魯共公元年。是歲。

三晉共廢

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

王崩。

子喜立。是爲烈王。

通鑑烈王元年丙午。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通鑑二年丁未。

趙成侯種元年。

竹書魏觴諸侯于范臺。

通鑑三年戊申。燕敗齊師于林狐。

史記作林營。

魯魏伐齊。

通鑑四年己酉。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趙師于北蘭。

三遷志四月二日孟子生。

史記孟軻鄒人也。趙氏題辭孟子鄒人名軻字則未聞。文選注字子與。孔

叢子作子車。王肅聖證論又謂孟子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教子矣。遂居之。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女。旣而悔曰吾聞古者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請歸父母。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入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人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畱其婦。按三遷志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孟氏譜云仲子名罾孟子之子也。郝氏解從之。趙注則

云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也。鄭氏詩譜毛傳並引孟仲子。孔氏謂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于孟子。意孟子之子自名畢師事公孫丑並未著詩傳其所稱孟仲子當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告子篇之孟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也。

案孟子生卒史記不載據孟氏譜稱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歲。畱青曰札聽雨紀談與孟氏譜並同。獨其所生之歲孟氏譜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又作定王三十七年。陳氏士元謂在安王。瞿氏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孟子乃生。諸說不同。惟三遷志云當在烈王四年己酉。蓋自赧王二十六年遙溯烈王四年孟子年適八十有四。況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於靈王庚戌。

距孔子卒一百八年。

孔子卒於敬王壬戌。

與孟子自云由孔子而來

百有餘歲亦合。任鈞臺從之較譜說足據。

譚氏孟子編年畧以爲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卞人之類又引自齊墓母爲魯人之證。閻百詩曰孟子爲鄒人非魯人。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適鄒遂爲鄒人。其墓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墓周之義也。魯鄒密邇。左傳魯擊析聞於邾是也。故孟子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按孟子少居鄒有鄒與魯閔孟子對穆公語意其聚徒講學居鄒日多而曹交得聞人皆

可爲堯舜之說。遂欲假館鄒君。則此時孟子居鄒。猶是四方來學之初也。譚氏編年畧列見鄒穆公于見齊湣王之後。非也。

通鑑五年庚戌。魏伐楚。

韓嚴遂弑其君。

哀侯以韓廙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廙

於朝而并中哀侯。

魏侯擊卒。

武侯不立太子。至是子瑩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通鑑六年辛亥。

魏惠王薨。韓懿侯元年。

齊侯來朝。

趙伐齊。

魏敗趙師于

懷。

通鑑七年壬子。

楚宣王良夫元年。

王崩。弟扁立。

是爲顯王。

韓趙伐魏。圍

安邑。

韓公孫頤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大破其兵。遂圍安邑。成侯曰。殺瑩立公中緩。割地而



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而去。

通鑑顯王元年癸丑，齊伐魏。

六國魏表齊伐我觀津。

趙侵齊。

表云：趙侵齊至長安。

竹書鄭城邢止。

沈註：自此韓改稱曰鄭。

案：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烈王元年，徙都之。是韓既徙都，

因改號曰鄭。故國策謂韓惠王曰：鄭王猶魏徙大梁，稱梁

王也。

通鑑二年甲寅。

國策注：趙韓分周爲東西國。

任氏考略云：國策分東周、西周始此。

王居東周故先東周。鮑彪易之大謬。

通鑑三年乙卯，秦敗魏、趙之師于洛陽。

竹書：公子景賈帥師伐

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史紀六國表，魏與韓會宇陽城都。

任云：此梁惠

王好戰之始。

通鑑四年丙辰，魏伐宋。

六國表：魏伐宋，取儀臺。按此宋剔成君九年。

竹書四月甲寅，

徙邦于大梁。

自此改稱曰梁。迨後梁襄王六年，復改爲魏。孟子去梁已久，故終孟子七篇止稱梁云。

按史記惠成王三十一年，是爲周顯王二十九年，秦用商

君，東地至河，而齊、趙又數破魏，于是徙治大梁。而是時衛

鞅未相，魏卽未鹵，地不割，秦不偪，何遽遷都以避之？索隱

故駁謂紀年誤也。然紀年以魏書記魏事，宜得其實存之。

竹書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

通鑑五年丁巳。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黼黻之服。

通鑑六年戊午。竹書：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

通鑑七年己未。魏敗韓、趙之師于澮。竹書：我與邯鄲榆次、陽邑。

王會鄭釐侯于巫沙。通鑑：秦敗魏師于少梁。六國表：虜其太子。閻氏謂此太

子即名申，後死于齊者。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痤

是魏相，即衛公孫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乃秦伯卒。秦

韓秦表誤爲太子，而閻云即太子申，遂沿其誤。

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

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

通鑑八年庚申。秦孝公燕。

文公元年。

衛公孫鞅入秦。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孫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爲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遠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旣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旣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竹書八河水于圃田。又爲

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謀水利。求富國也。

通鑑九年辛酉。竹書秦師伐鄭次于懷。

通鑑十年壬戌。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乃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爲私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



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期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竹書 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也。謀秦

通鑑十一年癸亥。

韓昭侯元年。

秦敗韓師於西山。

竹書 鄭釐侯使許

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它陽之圍。歸釐于鄭。

通鑑十二年甲子。

竹書 魯共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齊桓公午卒。

子嬰齊立，是爲威王。

按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桓公十八年、其後威王始見。蓋桓公在位十九年。通鑑於安王二十四年卽分注齊威王元年、疑誤。

通鑑十三年乙丑。

齊威王元年。

史記三晉因齊喪伐靈邱。

通鑑十四年丙寅。

竹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齊師及燕戰

于朐水、齊師遁。

史記秦伐宋、取黃池、宋復取之。

通鑑十五年丁卯。

魯康公元年。

秦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趙、圍

邯鄲。欲服趙使亦如韓也。

通鑑十六年戊辰。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竹書十五年云齊田



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遁。又十六年云：邯鄲之師敗我于桂陵。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謀救趙，以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竹書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卽陵觀、邢丘。

通鑑十七年己巳，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竹書十五年，秦圍梁襄陵。宋景、鼓衛、公孫

倉會秦師，同圍襄陵。十六年，齊使魯景舍來成於梁，恐梁下秦也。

通鑑十八年庚午，秦伐魏。

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申子嘗請任其從兄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所謂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今將聽子之謁而廢子之術乎。抑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嚙一笑。嚙有爲嚙。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嚙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史記梁伐齊入陽關。三晉伐齊至博陵。衛伐齊取薛陵。

魏歸趙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通鑑十九年辛未。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

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平斗斛。權衡。丈尺。

史記魏與秦遇于彤。

任氏曰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田興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鞅孟子必不入秦也。

通鑑二十年壬申。

趙肅侯元年。成侯薨在位二十五年。公子緤與太子語爭立。緤敗亡韓。肅侯卽位。

通鑑二十一年癸酉。秦更賦稅法。竹書魏殷臣趙公孫衰伐燕。

還取夏屋城曲逆。

史記趙伐齊取甄。一作高唐。

齊烹阿大夫遂

伐趙及衛。

敗魏師于濁澤。

魏與齊觀趙與長城以和。

威王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于是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

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于濁澤而圍魏魏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于是齊國震惧人人不敢飾非齊國大治

史記魏惠侯與趙肅侯遇于陰晉 齊侯魏侯會田

于郊。魏王問于齊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路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按韓詩外傳作宣王事非。

通鑑二十二年甲戌 竹書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楚伐徐州。

通鑑二十三年乙亥 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竹書魏章帥師及

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潁陽。絳中地塉西絕于汾。

按：梁既不得志於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通鑑二十四年丙子。魯景公元年。

竹書魏敗韓馬陵。

通鑑二十五年丁丑。諸侯會于京師。

通鑑二十六年戊寅。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

諸侯來朝。竹書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

通鑑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按：竹書廿六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今从之。魏伐趙，趙與韓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韓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臏爲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其太子申。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王用孫臏計救趙。



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當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吸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孫子與田忌曰：「三晉之兵悍勇而輕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日遂成豎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按齊救趙，敗魏桂林之役，救韓，敗魏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爲救韓，則自相矛盾矣。

按此所謂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者也。孟子曰：梁惠王以

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集注子弟謂太子申也。但大敗將復、注家罕及。考前魏圍趙邯鄲、邯鄲降魏、齊使田忌、孫臏伐魏、敗魏桂陵、則是邯鄲垂拔、中北於齊、魏固無日不圖報復、至是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攻齊、惟其爲齊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据此亦可爲孟子之明注。

通鑑二十七年己卯。竹書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鄆、圍平陽。

史記魏人朝於齊。楚及趙敗齊于徐州。以愛梁朝。竹書秦衛鞅

伐我西鄙。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逋。通鑑二十九年秦衛

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秦封鞅爲商君。六國表梁立公子赫爲太

子。表屬三十年，今移前。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

子，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

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

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

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

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

旣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

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爲然，乃

爲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

王恐，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

通鑑二十八年庚辰。竹書：城濟陽。秦封衛鞅于卽，改名曰尚。

號商君



通鑑二十九年辛巳。

竹書邳遷于薛。邳亦任姓國。

史記魏與秦戰

于岸。一作雁。門秦虜其將魏錯。

通鑑三十年壬午。楚威王商元年。

通鑑三十一年癸未。秦伯卒。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內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常問趙良。良正言。商君不聽。五月而難作。

通鑑三十二年甲申。

秦惠文王元年。韓申不害卒。

通鑑三十三年乙酉。

竹書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

史記魏侯

及齊侯會于平阿南。

通鑑孟軻至魏。

按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軻至梁是爲顯王三

十三年通鑑從之任鈞臺孟子考畧謂當在顯王四十八年詳辨在後

通鑑三十四年丙戌秦伐韓拔宜陽。

史記魏侯及齊侯會于甄。

謀相王也。

通鑑三十五年丁亥。

魏惠王一年。司馬公曰史記六國表魏惠王三十六年薨襄王十六年薨哀王二十三年

年薨。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十六年薨。杜預和嶠皆以爲史記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且竹書魏史所書必得其真故今從之。按惠王改元竹書作顯王三十四年與此差互一年任鈞臺孟子考畧從竹書江慎修孟子舉要云惠王卽位後三十七年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是爲周顯王之三十五年丁亥也。

齊魏會于徐州以相王。

楚滅越。

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吳故地



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海上、而朝服于楚。

通鑑三十六年戊子。楚伐齊。

韓侯卒。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君必不出此門。不時。吾所謂

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意，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

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

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

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于此者。

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

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

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

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

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

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



恐惕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鄆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人民甚衆，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魏王聽之。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卽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已二十萬矣。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與爲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存亡之機決矣。幸而

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此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惴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史記燕文公卒、齊伐燕、喪取十城、旣而歸

按蔡氏清以此爲宣王事、而以沈同一章爲湣王事、謂宣

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湣王未亡、故沈同一章止稱

王非也。若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勸王置君而去等語邪？譚氏孟子編年畧謂齊之伐燕雖有二，而七篇所述確是後伐燕之役，皆宣非湣，其辨極爲詳晰。

通鑑三十七年己丑。

燕易王元年。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

從約皆解。

史記齊、魏共伐趙，趙決河水灌之，乃去。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必報

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按梁先敗約，受秦之禍亦梁爲先。

魏以陰晉爲和於秦。

通鑑三十八年庚寅。竹書：龍賈及秦師戰於雕陰，我師敗遁。

通鑑三十六年，秦大敗魏師，擒其將龍賈，取雕陰。今從竹書。

史記：圍焦、曲沃，魏獻河西地。

於秦。竹書王會鄭威侯於巫沙。

通鑑三十九年辛卯。楚懷王元年。史記魏伐楚取陘山。楚使景鯉

於秦。謀報梁也。魏王及秦王會于應，獻焦邑於秦。懼楚合秦也。按魏秦難未已。

又與楚仇而支秦益急矣。秦取魏汾陰皮氏。

通鑑四十年壬辰。史記秦降魏蒲陽。魏納上郡十五縣之地

於秦。魏人張儀相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

之。儀怒，入秦。秦王說之，以爲客卿，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于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於秦。儀歸而相秦。

按此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也。江慎修曰：按紀年

魏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年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此後稱今王。今王者，魏襄王也。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惠王時未嘗喪七百里。至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

江氏說與任氏考畧參互一年。

此正喪地於秦七

百里之事，皆在惠王時。孟子未至梁，而史記誤繫之於襄王者，是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也。

通鑑四十一年癸巳。竹書秦歸我焦、曲沃。史記宋公子偃逐



其君剔成而自立。

通鑑四十二年甲午。

宋君偃元年。

秦縣義渠。

竹書九鼎淪泗沒于

淵。

通鑑四十三年乙未。

趙肅侯卒。

子雍立是爲武靈王。肅侯嘗游大陵犬戊午諫曰耕事方急

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其秩

通鑑四十四年丙申。

趙武靈王元年。

秦初稱王。

史記秦改其十五年爲後元年。

通鑑四十五年丁酉。秦張儀伐魏取陝。

蘇秦自燕奔齊。

蘇秦通於燕文

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

史記楚昭陽敗魏于襄陵取八城。

竹書

五年楚敗我襄陵。

楚伐齊秦張儀會齊楚大臣盟于齧桑。

按此所謂南辱於楚者也。南辱於楚趙注孫疏俱闕其

事惟集注以與昭陽戰喪邑事爲南辱於楚之證但云亡

其七邑七當作八耳蓋以紀年惠王改元數之史稱襄王

十二年乃惠王後元十三年紀年在周顯王四十五年當

記較後其時孟子亦未至梁也包少東据國策魏圍趙邯

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雖滅之間以爲惠王時南辱實證

是不知竹書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

通鑑四十六年戊戌竹書齊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見索隱引



按此所謂齊人將築薛也。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于齊。前邳遷于薛薛已滅矣。邳與薛皆任姓其遷邳或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邳而封靖郭君。洪容齋謂薛滅于宋偃王者蓋因國策占雀篇滅滕伐薛之誤。按索隱引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止其後田文卒城之後漢書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築也。薛本國六國時曰徐州在今滕縣之南文公安得不恐。以經考之孟子是年在滕也。由此推之孟子生于鄒鄒穆公悔過而行



仁政故畱事鄒。自鄒如宋當在君偃初年已非別成時。鮑彪謂辟公時誤已。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樂義爲宋勾踐言之什一。去關市之征爲戴盈之言之皆在是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亦在此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而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宋故也。迨孟子自宋歸鄒滕文公使然友兩番就問其虛左以待者已非一日。惟鄒穆公卒孟子乃應聘之滕館之上宮百官有司總已以聽孟子乃修井地君臣力行遠方之人皆願爲氓介弟如更方且

受業卽如許行陳相亦必爲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
惜乎滕君則誠賢君而所與爲善者僅五十里耳于天下
舉安之志猶未逮焉。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
孟子去滕之梁。

通鑑秦相張儀免出相魏。儀爲秦之魏魏相之犀首弗利。韓燕稱王。時諸侯皆稱王。

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有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史記魏使太子朝于秦。

通鑑四十七年己亥。竹書薛子嬰朝於魏。見索隱引。史記魏張儀

歸於秦。魏以公孫衍爲相。史記公孫衍又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儀犀首弗利故

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

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

通鑑四十八年庚子。王崩。子定立。

是爲慎。親王。

齊號薛公。田文爲孟

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嬰

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畧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嘗數千人。名重天下。

竹書齊威

王卒。

子辟疆立。是爲宣王。見索隱引。

燕易王卒。

子噲立。

按孟子至梁當在是年。時孟子年五十二矣。故王稱孟子曰叟。趙注叟長老之稱。猶父也。若以三十三年乙酉計之。



孟子年三十七、惠王年長以倍而父之乎。任鈞臺曰、史

稱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誤也。

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卽去、是時梁未嘗南

辱於楚、卽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多也。若孟子至襄

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惠王問荅止五章。

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且如其說、則齊人築薛時、

孟子在梁、何緣有與滕文公問荅語。蓋史不知惠王有後

十七年、而但繫之惠王之前二年、故誤也。顧氏日知錄江氏孟子舉要亦

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者非。



按史記列傳言孟子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趙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爲孟子游歷先齊後梁。蘇氏古史亦然。惟通鑑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竊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卽載梁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荅事此其先梁後齊較然可知。江慎修曰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錯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洵不刊之論也。

終

校記

①與：當作「於」，見《資治通鑑》卷一。

②十卒：當作「士卒」，見右引。

③「二十二年」下，據本書文例當有「辛丑」二字。

④「二十六年」下，據本書文例當有「乙巳」二字。

⑤析：當作「柝」，見《左傳·哀公七年》。

⑥長安：當作「長城」，見《史記》卷一五《六國表》。

⑦申：當作「甲」，見《資治通鑑》卷二周顯王二十九年。

⑧屈宜：當作「屈宜臼」，見右引書周顯王三十五年。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二

份質園

愷丹崖

涇上陳寶泉鳳石編次

受業朱

鈺藍田

參校

楷蕪汴

通鑑慎靚王元年辛丑

燕王噲元年。按史記書齊宣王元年於

已丑。據索隱引紀年。齊威王卒於梁惠王後元十五年。是

為顯王四十八年也。則齊宣王辟疆元年疑當在是年。
衛更貶號曰君。竹書秦取我曲沃平周。史記秦樛里疾伐梁。取曲沃。走犀首岸門。



史記、魏請張儀於秦、後以爲相。

通鑑二年壬寅、魏君營卒、孟軻去魏適齊。

按孟子在梁、正儀衍爲相、與景春論大丈夫當在梁時、觀

其問與周霄並記可知。

按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梁惠王與周霄並自稱晉國、而韓、趙

則夫衍、儀相而孟子尙可畱乎。

孟子去魏適齊、何以知之。據孟子自范之齊、范即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魏、趙、齊三國之境、孟子去梁之所經也。大梁、臨淄相距千里、故尹士曰千里而見王、孟子亦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所謂望見齊王之子者、季



氏本謂疑即王子塾。郝氏謂潛王。譚氏謂潛王子法章。總不若趙注泛指王庶子爲合。曰自范者直書其所自至此。孟子自梁至齊之明證也。

任氏考畧孟子去梁反於鄒其時有季任幣交之事者恐非。

孟子至齊疑未即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爲小萬章亦以不見諸侯何義爲問。孟子兩舉景公招虞人不往以其爲齊故事人易曉耳。季氏本謂王疑其有異使人覘之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得見王於崇。

任鈞臺云孟子見王於崇退即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處於平陸依距心也。退即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

一言而齊君臣皆知其罪、爲發棠邑以賑民、是言將行、其

言爲之兆也。儲子幣交在此時。

繼有賓師之命、館孟子於雪宮、於是孟子爲卿於齊。列女

傳所謂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是也。雪宮者、館孟子而

來就見也。趙邠卿注孟子將朝王章曰、寡人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是宣王尊禮孟子、

不使儕于稷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敬子也。當時辨

士如淳于髡見孟子位賓師無責守、綽綽然有裕、故以嫂

溺援手之喻諷之。其出弔于滕者、必是文公卒也。季氏

曰、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

賢而隆其禮、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亡始終之大禮也。
考自臨淄抵滕將五百里、一往一還將于里朝暮接焉、而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未幾、孟子母喪于齊、自齊歸葬于魯。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既葬之後、擁楹而嘆、孟母見之云云。曷爲反於齊、止於嬴、蓋致其事於君也。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既反哭而致事、謂還政於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於齊王、故有此止禮亦宜然。反齊之事、說者紛紜。郝氏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並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屬臆度。閻氏謂反齊在終三年喪後、則本章首宜陳臻問曰之例、何必直從三年前追叙來歷。毛氏以反爲反哭之反、並言齊有家、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而魯無家、孟子恐未必然、尤非確論。

至齊可知也。

閻百詩云：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

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見遷就願望也。余謂此爲孟子復之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當作既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宣王就見孟子之辭，今又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

史記：楚王爲從約長，合諸侯及匈奴伐秦，秦敗之，斬首八萬，諸侯之師皆走，齊師殿而還。齊伐魏，敗之觀津。宋僭稱王。

通鑑三年癸卯。

魏襄王元年。任氏本韓宣王元年。

史記：燕與楚、三晉攻秦，不勝。

而還，讓國於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昏，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

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



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啓與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而行王事。而魯老不聽政。頗爲臣。

史記魏請成於秦。張儀復自魏歸相秦。

任鈞臺云。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爲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炆。按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橫強秦者。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之強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

合從實蹟黃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而趙注云衍嘗佩五國印爲從長誤已。夫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

通鑑四年甲辰秦大敗韓師于脩魚虜其將鯨申差。

斬首八萬諸侯振恐。

齊大夫殺蘇秦。

通鑑五年乙巳。

魯平公元年。

秦伐蜀取之。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錯

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



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彊富厚，輕

諸侯。

通鑑六年丙午，王崩，子延立。

是爲赧王。

竹書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

向、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史記張儀自秦適楚楚

絕秦、秦及齊平。

初張儀說惠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
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
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
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
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
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患其
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
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楚王悅而許
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何弔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
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與之商於之地六
百里哉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
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厚賜
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詐墮車不朝
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
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
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
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貽以一名都

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以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
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
王不聽使屈匄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通鑑赧王

竹書作
隱王

元年丁未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竹書鄭宣王來朝。

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殺子之醢其身。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
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使市被攻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
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士卒
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增。

通鑑孟軻去齊。

按江氏慎修謂當在
赧王三年詳辨在後

按時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閻潛邱

曰史記與孟子不合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



以爲宣王。然就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按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立，而伐燕，取燕，俱闕。其見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但稱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明燕噲實直宣王時也。至燕噲屬國于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突有諸將謂齊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質之湣王，年中又全無之，可知史記缺遺錯亂，蓋有誤截前王年數，屬後王者，宜乎其與孟子不合也。



又按國策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而儲子正爲相者也。並載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而章子與遊者也。是伐燕之爲宣王無疑也。史記所以屬之湣王者。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樂毅之伐齊。實因齊伐燕而爲報。想燕齊相報不應甚久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不得不以伐燕屬之湣王。不知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爲將。破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去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而爲燕所破者湣王。國策

原自分明。蓋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即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爲燕所破，計其年數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畧相符。史遷特未深考耳。若以燕昭王即位二十八年始報燕一語爲據，則孟子所記原是實事，而史記移爲湣王之誤，自不待言，并無俟諸家之強移年歲矣。

通鑑二年戊申秦伐趙。楚屈匄伐秦。史記趙召公子職於韓。

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

按燕世家無之，見于趙世家紀年同。蓋趙遙立職爲燕王，實未嘗入燕也。

按此所謂諸侯將謀救燕。

秦會魏王於臨晉，復使張儀相魏。

通鑑三年己酉。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按宋綰所云秦楚構兵疑在此時。

燕人立太子平爲君。昭王即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生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得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

閻潛邱云。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荅。齊宣質美。



好士。孟子久遊。滕文則愛其幣聘而館上官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趨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裏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讐也。復讐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歟。

韓君卒。

韓宣惠王嘗欲用公叔。公叔爲政。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闕陳恒。闕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

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爲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史記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蒲坂關儀復

歸相秦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

子柰何

儀曰秦強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

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

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

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

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

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

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

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

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

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今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

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

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胄

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襦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鳥卵之上必

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強士勇，雄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猷宜陽，梁効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南梁攻南地，悉隨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齊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惟大王有意督禍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两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含忿怒，之曰：『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渑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問左右。』今楚與秦爲兄弟，韓梁稱藩臣，齊猷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臯，浞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

合從。

秦惠王卒。張儀走魏，五月死。公孫衍自魏入秦，秦以衍

爲相。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按通鑑綱目書孟子去齊于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之下。考孟子，燕人畔，注云：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觀孟子與陳賈問荅，則後二年猶在燕也。安得謂元年卽去乎？故任氏考畧亦屬之是年。

按沈同問燕人畔二章，括燕事首尾而繫諸去齊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爾時齊王知慙於孟子，猶有悔心之萌，而陳賈復寒之，任聽細人強詞求解，此其怙過飾



備藏

非不足有爲決矣。此孟子之所以去齊歟。孟子不受兼金當在此時。有致爲臣五章及荅淳于髡名實未加語。閻百詩云。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余曰。孟子云辭十萬。此蓋孟子通計仕齊所辭之祿數也。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邪。當亦不下六七年矣。愚按。孟子去梁適齊爲齊客卿。當周慎靚王二年壬寅。又自齊葬母于魯。居喪三年。反於齊。而當齊人伐燕。至周赧王三



年己酉燕人畔而孟子去齊。蓋自壬寅以迄己酉前後在齊者蓋閱七八年矣。

江慎修曰孟子去齊在燕人畔之後蓋當周赧王三年己酉。孟子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邵子皇極經世金吉通鑑綱目前編考之周武王伐紂殷己卯距赧王己酉八百一十一年與孟子言不合。蓋周初自共和庚申以前有誤衍之年其誤衍始於劉歆歷譜也。共和庚申以前之年史記不能紀惟魯世家自考公以下有其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此本及歷譜作微公。厲公三十七

年、獻公三十二年、真公亦作慎公三十年、真公之十四年、厲王

出奔彘、共和行政、爲共和前年己未、自考公至真公十四

年、凡一百五十七年、魯公伯禽、史記未著卒年、劉歆謂成

王元年爲命魯公之歲、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薨、

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己未二百

單三年耳、而歷譜累推七十六年之朔旦冬至、數諸公之

年、謂世家煬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誤本、以六年爲六

十年也、又謂獻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

十年也、煬公衍五十四年、獻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



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今經世諸書，成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已未，二百七十五年，至承劉歆之誤也。然以汲冢竹書紀年考之，武王伐殷爲十二年辛卯，與今傳已卯者異。厲王之十二年已未，奔玁狁，十三年庚申，王在玁狁，共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起共和庚申之年，但非若周公召公共行政之說也。武王辛卯至共和庚申，二百一十年。若經世諸書，武王已卯至共和庚申，有二百八十二年，羨出七十二年，正是劉歆歷譜誤衍之數也。昭王十九年誤爲五十年，孝王九年誤爲十五年，夷王八年誤爲十六年。

年、厲王十三年庚申。除去已卯至辛卯十二年。今史鑑多誤作三十八年庚申。除去已卯至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八百於竹書紀年者六十年。前計武王已卯至赧王已酉八百一十一年。除去七十二年。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然則皇極經世之年固不足憑。通鑑綱目前編宗之者亦誤矣。

按去齊居休、休屬潁川。當在宋境。孟子知道之不行也。聞宋王偃欲行王政。故觀之。大事記謂孟子去齊之宋是也。又正義云石邱、宋國地也。赧王三年秦大敗楚于丹陽。又敗楚于藍田。秦楚構兵莫此爲甚。而孟子適于是年去齊。

之宋。遇宋牼于石邱。按宋牼卽宋鉞。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宋鉞嘗至稷下。漢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師古曰與宋鉞俱游稷下竊意孟子在齊與宋牼有舊。別後忽遇。呼以先生。請其何之。殆非未同而言者之比也。

季氏本謂告子之見當在孟子去齊之宋之時。公孫丑設爲當路於齊。加齊卿相兩問。明是去齊以後之辭。觀問仕而不受祿於居休可見。孟子曰齊人有言論齊事也。曰無若宋人。然時在宋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曰告子未嘗知義。則知其在去齊之宋之日。與告子辨義之後。季說是也。

大事記謂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季氏謂孟子當偃王時適宋、已甚老矣、豈復爲滕經理而久居其國、其說是也。余故以爲自宋適滕、當在未適梁之前、至是復之宋、與戴不勝語稱宋王則在君偃僭王之後可知也。不勝者、疑卽前所與語之盈之也。圖譜以什一去關市章爲前在宋語、誠然。

去宋知其之薛者、觀陳臻問荅、却齊王之餽曰前日、則時已去齊也。受宋、薛之餽則曰今日、時在薛也。薛不知何時見滅、地入於齊、始而遷邳、繼而封嬰、嬰傳子田文、卽所謂

薛君也。江慎修云：孟子過薛，薛君餽五十金。當齊宣王時，卽孟嘗君田文也。但說大人章，譚氏專屬之田文，安見是章必爲在薛之言耶？然則孟子何爲之薛？曰：孟子至宋，見偃王不足有爲，蓋由薛而反魯也。

通鑑四年庚戌。

燕昭王、韓襄王、秦武王元年。

蜀相殺蜀侯。

通鑑五年辛亥。秦誅蜀相莊。

按：閻氏孟子考謂平公欲見孟子，當在慎靚王甲辰後。余竊以爲不然。平公欲見孟子，疑在去齊之宋。過薛反魯之日，觀臧倉言後喪踰前喪，則在葬母反齊之後可知。季氏



本孟子事蹟圖譜。謂赧王四年，卽臧倉沮平公之年。此又太泥。鈞臺任氏謂在魯平公五年以後者，近是。赧王三年爲魯平公五年。蓋自赧王三年去齊之宋，見宋王偃不足與有爲，故去之。遂由薛而返魯。聞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者，喜道不行於身，猶得見於及門也。迨平公欲見孟子，而臧倉之沮又至焉。蓋至是而卒知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故以天也一嘆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退而與萬章之徒辨疑問荅，乃著孟子七篇。其外書四篇，則門人所記也。又按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疑在此時。正義：慎子謂慎到。史



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著書十二篇。或曰孟子稷下之游曾與有舊故以當道志仁之言明喻之蓋距墨之旨矣。趙岐孟子題辭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托之者也。又按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篇時合此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曰知錄云按楊子法言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系爲一圭十圭爲一合以及集註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

郝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七篇

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攻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卽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卽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夫楊墨之害、非必二人害之、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陂行歸之也。如髡衍之誕謾、蘇張之險譎、孫吳之戰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慘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其禍總底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



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堯舜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
廣居之喻、惻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仁施政之畧、
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
後謂距楊墨也哉。以是知闢許行、譏仲子、斥儀衍、皆所以
閑先聖之道、卽皆所以距楊墨者也。郝氏此條統貫上下
十四篇全旨、亦云該矣。

通鑑六年壬子。秦初置丞相。竹書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
邱。

通鑑七年癸丑。秦魏會于應。秦甘茂伐韓宜陽。秦王使甘茂約
魏以伐韓。茂至

魏乃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退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構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竹書。翟章救鄭。次于南屈。

通鑑八年甲寅。秦拔宜陽。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構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

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秦君卒。弟稷立。母芊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

冉爲將軍。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芊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咸陽。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騎射以教百姓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熟圖之也使臣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強侵暴吾地引水圍鄣微社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竹書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
翟章帥師救皮氏圍

通鑑九年乙卯。

秦昭襄王稷元年。

趙君畧中山及胡地，遣使約秦、韓、楚、魏、

齊，并致胡兵。

楚、齊、韓合從。

竹書：城皮氏。

通鑑十年丙辰。趙伐中山，取數邑。中山復獻四邑以和。

秦、魏冉

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

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悉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通鑑十一年丁巳。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

通鑑十二年戊午。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按竹書：秦收我蒲坂、晉陽

封。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初，楚與齊、韓、魏從，至是齊、韓、魏

以楚負約，合兵伐之。楚王使其太子橫爲質，以請救於秦，秦人救之，三國引去。

通鑑十三年己未。秦魏韓會于臨晉。秦復與魏蒲阪。楚太子橫

殺秦大夫，歸。

通鑑十四年庚申。

按史記於周顯王四十六年書湣王元年，通鑑移至赧王二年，蓋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

孟子也。然係燕事於宣王十九年，而燕人畔又仍在湣王之世。與孟子所云王甚慙於孟子終屬未合。余前已據竹書齊威王卒於顯王庚子，則慎靚王元年辛丑正當齊宣王元年。依史記通鑑宣王在位十九年推之，則齊湣王元年亦疑當是年。任謂二十年未詳所據。秦取韓穰。蜀守叛秦，秦誅之。秦韓魏齊伐楚，殺其

將唐昧，取重邱。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通鑑十五年辛酉。秦公子悝質于齊。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

景缺，取襄城。楚使太子橫質於齊以請平。

按竹書楚人敗。雍氏楚人敗。

竹書

薛侯來會王于金邱。

通鑑十六年壬戌。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身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恠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齊魏會于韓。

按竹書王會

于韓。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而歸。楚人立太

子橫。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遣楚王書曰。初寡人與王約爲兄

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

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

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

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

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雖屈平曰。母行而發兵自



守耳。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雅子子蘭勸王行
 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
 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
 太子橫方質於齊。楚大臣相與謀曰。吾王不得還而太子在齊
 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
 俱困於諸侯。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
 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
 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郢中立王。吾因與其新王市曰。
 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
 其相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
 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賁願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
 怨。尚與王之一悟。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譖之於頃襄王。王
 怒。遣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秦以齊田文爲丞相。秦王聞文賢使
 通鑑十七年癸亥。楚頃襄王橫趙。田文自秦逃歸。或謂秦王曰。文
 後秦。秦其危哉。王囚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
 其孤。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矣。文客有善爲狗盜者。盜裘以

獻姬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闕，闕法雞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爲雞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秦伐楚，取十六城。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齊、韓、魏伐

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涸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患，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



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趙君封弟勝爲平原君。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訓。」

通鑑十八年甲子。楚君槐自秦走趙，不納。秦追及之以歸。

史記魯平公卒。

子賈即位，是爲文公。按文公系本漢志俱作緡公，疑前有文公，不宜同謚，當作潛公。

按司馬溫公通鑑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云：史記六國表

赧王元年丁未爲平公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爲文公元

年。魯世家平公二十二年卒。子文公立。徐廣曰。皇甫謐云云。元乙已終甲子。若六國表始丁未終乙丑。則是十九年也。漢律志文公作緡公。其在位之年與世家異者。惟平公二十年耳。本志自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推之。迄漢元帝二年十一月癸亥朔旦冬至。二百六十餘年間。其間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歲次相合。六國表差謬。難可盡據也。今魯年次悉從通鑑。而任氏考畧謂平公止十二年者。未詳所據。

通鑑十九年乙丑。

史記魯文公元年。

楚君槐卒于秦。

懷王發病薨于秦。秦人歸其喪。楚人憐之。

如悲親戚諸侯
由是不直秦。

通鑑二十年丙寅。

魏昭王、韓釐王。

元年。

趙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歸。

大赦酺五日。

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

於沙邱。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

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
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易而
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欲全吾言安得全
吾身乎李兌涕泣而出肥義謂信期曰公子章田不禮聲善而
實惡內得內而外爲暴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自今有
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時吳娃
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儼然也反北面
誅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
邱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



備藏

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諫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秦以魏冉爲丞相。

通鑑二十一年丁卯，秦敗魏師于解。

通鑑二十二年戊辰，魏韓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韓魏伐秦，魏冉

薦左更白起將兵，敗之于伊闕，殺虜其將，斬首二十四萬，拔五城，以起爲國尉。

通鑑二十三年己巳，楚君迎婦于秦。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

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通鑑二十四年庚午，秦伐韓，拔宛。秦君封魏冉爲穰侯，公子市

爲宛侯，公子悝爲鄧侯。

通鑑二十五年辛未。東周君如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韓入

武遂于秦。

魏地四百里，韓地二百里。

通鑑二十六年壬申。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

孟氏譜正月十五，孟子卒。

按譜稱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壽八十四。據君薨

然後稱謚，魯平公卒於十八年甲子，梁襄王卒於十九年

乙丑，孟子猶及見之，則譜稱壽八十四之說信也。禮樂錄

謂孟子卒年七十四，甘馭麟謂生于安王丙申，卒于赧王

壬申，壽九十有七，殊未足據。



備載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二終

校記

①于：當作「千」。

②先生：當作「先王」，見《資治通鑑》卷三周赧王三年。

③得：當衍，見右引。

④愛：當作「受」。

⑤裏：當作「裏」。

⑥公叔：當作「公仲」，見《戰國策·韓策》。

⑦繆留：當作「繆留」，見右引。

⑧闕陳恒：「闕」字衍。陳恒，右引作「田成」。

⑨疆：當作「疆」。

⑩云云：當衍。「云」字，見《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三

份質園

愷丹崖

受業朱

鈺藍田

參校

涇上陳寶泉鳳石編次

楣菊坪

通鑑赧王二十七年癸酉冬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

帝已而皆去之

齊王問於蒯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

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秦攻趙拔梗陽

通鑑二十八年甲戌。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通鑑二十九年乙亥。秦擊魏。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募民徙之。

秦敗韓師於夏山。

齊滅宋。

宋有雀生黼。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

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筭。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

按集註載滅滕。伐薛。本戰國策有雀生黼。篇國策此文亦

未可據。宋世家載王偃事。而不及滅滕。春秋正義云。爲楚

所滅。杜氏釋例云。齊滅之。竹書云。於越滅滕。通志云。滕至

公邱。爲秦所滅。而無宋滅滕之說。吳師道國策補正謂。家

語說苑載殷紂事與此同。疑卽此一事。則其不足據明矣。
考宋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
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萬章所謂將
行王政。當在此時。至偃之淫虐。想在得志以後。其初未必
遽爾。不然。豈有諸侯皆目爲桀宋。而萬章猶以爲將行王
政者哉。

通鑑三十一年丙子。秦會楚于宛。會趙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九
城。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齊湣王滅宋而驕。乃
周爲天子。狐咺正議。斬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
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

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啗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通鑑三十一年丁丑，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

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

國君。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

戰於濟西，齊師大敗，遂進軍。齊人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

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封毅爲昌國君，留狗齊城，未下

者，齊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

地，乃遂殺王於鼓里。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

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蠋曰：「吾聞忠

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

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

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歛，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

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

郡。秦、魏、韓會于京師。



通鑑三十二年戊寅。

齊襄王法章元年。

秦趙會于穰。

秦拔魏安仁，兵至

大梁而還。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法章，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

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

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儻城，乃給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于秦。秦王賢而歸之。

衛君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

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衛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使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易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

通鑑三十三年己卯，秦伐趙，拔兩城。

通鑑三十四年庚辰，秦伐趙，拔石城。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

止之。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通鑑三十五年辛巳。秦伐趙，取代光狼城。司馬錯因蜀伐楚，拔黔中。楚獻漢北、上庸於齊。

通鑑三十六年壬午。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秦趙會于澠池。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騖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

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菑。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

望諸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并軍圍之。卽墨

大夫戰死。卽墨人曰。平安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惧。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惠王聞之。卽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恠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



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
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
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
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鍾與
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
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
緇衣。盡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犇燕軍。所觸盡
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
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王自莒入。臨菑。王以太
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爲相。封安平君。太
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污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
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
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欲以是取吾國乎。嚴下有貫珠
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爲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
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
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
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



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
 爲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
 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
 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惴惴卽墨三里
 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
 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棧道本閣而迎王於城陽
 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爲此也王乃殺九
 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田單將攻狄在見魯仲連仲連曰將
 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卽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
 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惧問仲連仲連曰將
 軍在卽墨織黃仗鉞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
 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渰之間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單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
 鼓之狄人乃下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
 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
 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
 之以乘其敝乃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捐燕歸趙自爲計則

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罹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薛公田文卒。初，齊湣王既滅宋，欲毅往來復通燕，竟卒於趙。薛公田文卒，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以為相，與諸侯共伐破齊。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畏之，與連和。至是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之。

通鑑三十七年癸未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

秦置南郡，封起為武安君。

通鑑三十八年甲申。秦置黔中郡。

通鑑三十九年乙酉

魏安釐王元年

秦白起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

十五邑。

楚王收東地兵，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為郡，以距秦。

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

君。

通鑑四十年丙戌。秦魏冉伐魏。韓救之。大敗。魏納八城於秦。秦復

伐魏。圍大梁。魏又割溫以和。

秦敗韓救兵。斬首四萬。

通鑑四十一年丁亥。魏復與齊合從。秦魏冉伐魏。拔四城。

斬首四萬。

通鑑四十二年戊子。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既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

通鑑四十三年己丑。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資之以攻楚，此正吳之信越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則韓、魏必爲闕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秦、魏、楚伐燕。

通鑑四十四年庚寅。

燕武成王元年。趙伐齊。

通鑑四十五年辛卯。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爲馬服

君。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率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于天下邪。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陝難救奢曰道道遠險陝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

秦伐齊取剛壽

穰侯言于秦王使客卿竈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

秦滅

義渠

義渠戎王與秦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戎王於甘泉遂起兵滅義渠。

秦以范雎爲客卿。

魏人范雎從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王卒不幸教寡人耶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苟可以少有補于

秦而死臣不敢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何言也。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睢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固可虜矣。王曰善。乃以睢爲客卿與謀兵事。

通鑑四十六年壬辰秦攻趙閼與不拔。

通鑑四十七年癸巳秦伐魏拔懷。始用范雎之謀也。

通鑑四十八年甲午秦太子質於魏而卒。

通鑑四十九年乙未秦拔魏邢邱。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

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高陵君、市涇陽君，惛於關外，以睢爲丞相，封應侯。」

趙以公子勝爲相。

通鑑五十年丙申。趙孝成王。秦君母芊氏以憂卒。秦伐趙，取三

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注人。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願及臣未填溝壑而託之。」

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趙，一旦山林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國事皆

決於其母太史氏。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通鑑五十二年丁酉。

齊王建元年。

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通鑑五十一年戊戌。秦白起伐韓，取南陽，攻絕太行道。楚太子

完自秦逃歸。楚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卽位，以歇爲相。

通鑑五十三年己亥。

楚考烈王完元年。

楚納州于秦。

秦白起伐韓，拔野

王上黨降趙。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乃獻之趙王。趙王以問平原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

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弗受。」平原君



往受地封馮亭爲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王之地而食之也。」

通鑑五十四年庚子。

通鑑五十五年辛丑。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使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以按據之。齧遂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蘭相如曰：「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與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也。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問之，母曰：「括父爲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卽有不稱，

妾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敝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括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

通鑑五十六年壬寅，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地，以和。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之約割地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構難，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



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矣。虞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魏以孔斌

爲相，尋以病免。初，魏王聞子順賢，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

魏王奚少於一夫？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不用，乃以病致仕，遂

寢于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遂爲秦乎？

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曰：於我何損？斌曰：不然。秦

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

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啁啁相樂，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

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

已，可以人而秦誘執公子勝，旣而歸之。秦王欲爲應侯，必報

同於燕雀乎？秦誘執公子勝，旣而歸之。其仇乃誘平原君至

而執之，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齊窮，抵虞卿

卿，秦相印與偕亡，走魏。信陵君意難見之，齊怒，自殺。趙王取其

首與秦，秦乃歸平原君。睢言王稽王以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

王以爲將軍。睢散家財物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睢

耻之，讐

必報云。

通鑑五十七年癸卯。秦伐趙，圍邯鄲。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

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秦雖勝於長平，然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又使應侯請之，終辭不行。乃以王薨代陵。趙公子勝如楚乞師。

楚黃歇帥師救趙。趙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約其門下文武備。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臣得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未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乃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君將。

兵救

趙。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

進。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今梁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能晏然而已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爲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求援于公子。公子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于趙。過見侯生，生曰：「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兵。」

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
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
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
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
通鑑五十八年甲辰。燕孝王。秦殺白起。王黈戰不利武安曰不聽
強起之。武安君稱病篤乃免爲士伍。遷之陰密。行至杜郵應侯
曰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
人憐之。應侯乃任。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信陵君大
鄭安平使將擊趙。邯鄲下。王黈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
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
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
子不可忘。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
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
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迎與公子飲至
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
不受乃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爲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

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

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說之曰：「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貲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今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遂與太子約以爲嗣。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

通鑑五十九年乙巳，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

盡獻其地，歸而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按自是周亡矣。通鑑於丙午揭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以秦紀也。而綱目猶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始皇二十六年秦併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所以大一統也。今欲考六國之滅亡、故自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以迄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凡閱三十五年、悉以甲子附紀于後。

通鑑丙午。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憚狐



之聚。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丁未。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戊申。楚遷于鉅陽。

己酉。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庚戌。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伐趙。趙
敗之。遂圍燕。

辛亥。秦孝文王柱元年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燕伐齊。拔聊城。齊伐

取之。

壬子。秦莊襄王元年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

其君於陽人聚。秦伐韓、取滎陽、成臯、置三川郡。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癸丑。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甲寅。秦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

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五月、秦王薨、子政立。

乙卯。秦王政元年。

丙辰。趙王薨、廉頗奔魏。

丁巳。趙悼襄王薨。秦伐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戊午。春、秦伐魏、取暘、有詭。



己未。魏景閔王增元年。秦伐魏，取二十城，置東郡。

庚申。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楚遷于壽

春。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辛酉。秦伐魏，取汲。

壬戌。魏與趙鄰。

癸亥。韓王安元年。秦伐魏，取垣蒲。取衍氏。

甲子。楚幽王悍元年。冬十月，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大索逐客，客

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齊、趙入秦置酒。

乙丑。趙伐燕，取狸陽。秦伐趙，取九城。

丙寅。趙幽繆王遷元年。秦呂不韋徙蜀自殺。秦助魏伐楚。

丁卯。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戊辰。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己巳。秦伐趙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亡歸。

庚午。韓獻南陽地于秦。

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癸酉。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秦軍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

甲戌。楚王負芻元年。代王嘉元年。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

代兵進圍薊。

乙亥。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

秦李信伐楚。

丙子。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伐之。

丁丑。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

戊寅。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

己卯。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

南，降百越，置會稽郡。

庚辰。

秦始皇二十六年。

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王初并天下，更號

皇帝。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三終



校記

①儻：當作「償」，見《資治通鑑》卷四周赧王三十二年。

②理：當作「里」，見右引書周赧王三十六年。

③嘗：當作「常」，見右引。

④本閣：當作「木閣」，見右引。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四 七國形勢考附

份質圍

愷丹崖

受業朱

參校

鉦藍田

檜菊汴

涇上陳寶泉鳳石編次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故孟子始游梁、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而即以仁義爲建首也。戰國之時、天下其苦秦矣、秦被



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其糾率以攻秦者，趙則破脩魚矣，周則入九鼎矣，卽僅有孟嘗率三國之師大敗秦軍，然亦未聞入函谷、踐咸陽，其險阻然也。而又深知天下之形勢，取西河、收上庸、通巫黔、拔宜陽，遂遣交而近攻，乃釋齊以事韓，尺寸蠶食，寢以漸廣，六國耗矣。且六國未嘗無險也，向使終信蘇秦之策，堅持合從之謀，扼其咽喉，撫其胷腹，以保天下之脊，然後并力伺秦，秦雖閉關不出，而腹背固已支敵矣。然而六國嘗受從利，而蘇秦不獲終信者，何也？見利於前，而沒患於後也。夫父子、兄弟尚有爭錢財相殺傷，彼諸侯之反覆，張儀已



早知之矣。是故齊、楚雖強，惟利是視。目^①奪剪伐，而不顧強秦之在其後。韓、魏、燕、趙自懲其弱，又恐附楚則楚利，附齊則齊利，一有不利，則相顧而起，疑其所可親，忌其所可讎。此所以墮張儀之計，而卒爲秦所併也。秦旣得志，恣睢無厭，一旦禍起匹夫，長驅入秦，若振槁然。百二之山河猶在也，而魚爛土崩。悲夫！六國有地利而不知仁義，以并于秦，秦又不鑒而漢滅之，則以知形勢之不足恃也。余故取王伯厚先生通鑑地理通釋中七國形勢考三卷，刪其繁瑣，加以今釋，繪圖于前，彙爲一帙，以附孟子時事考徵之後云。

七國都治

秦本居雍，獻公徙櫟陽，孝公始都咸陽。

楚都郢，頃襄王徙陳，考烈王徙壽春。

趙起晉陽，獻侯治中牟，敬侯始都邯鄲。

魏起安邑，惠王始都大梁。

韓起平陽，哀侯都鄭，景侯徙陽翟。

衛都濮陽，徙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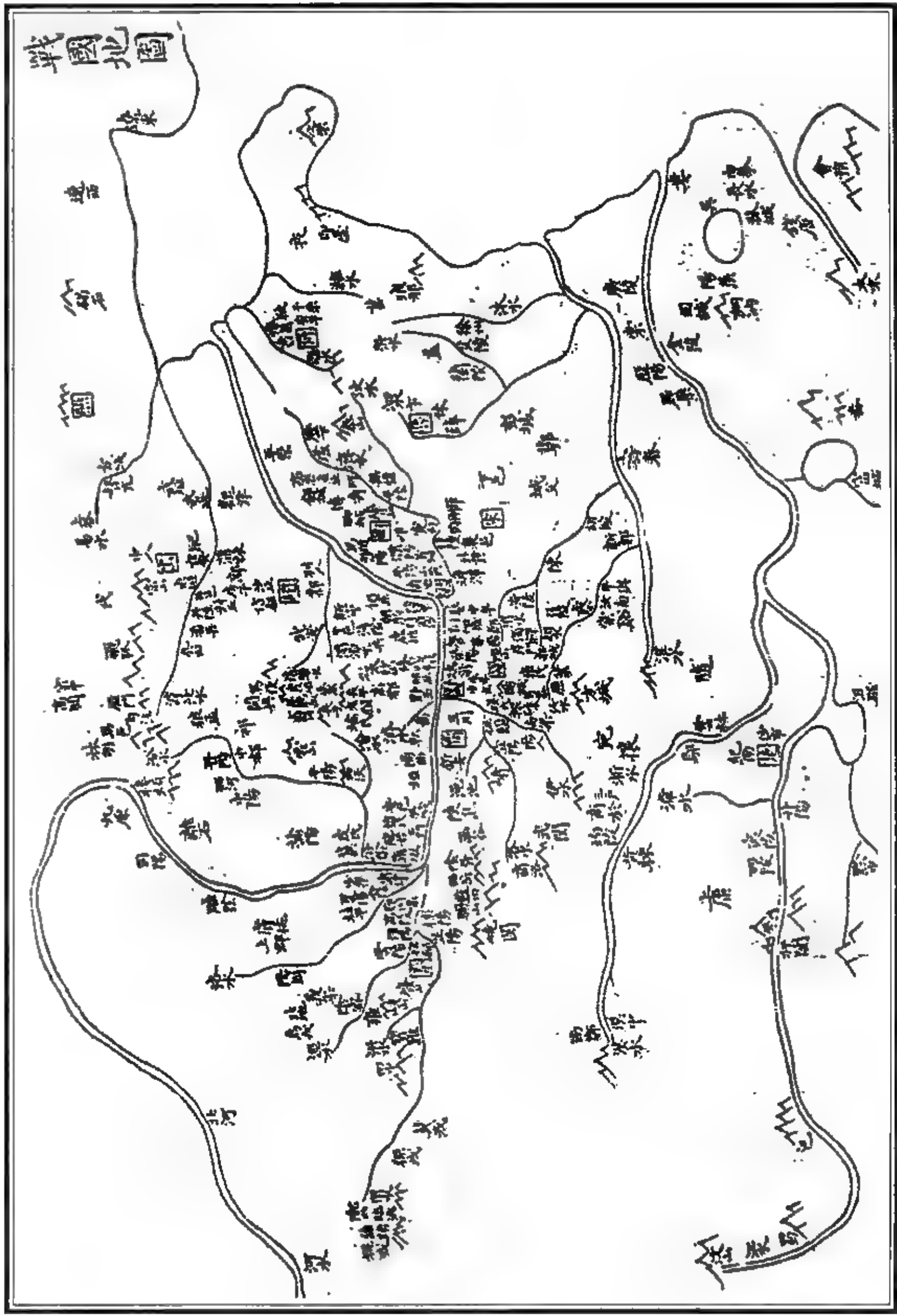
齊故都營邱。

燕故都薊。



簡藏

戰國地圖



秦

蘇秦說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國策云、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

此天府也。范雎對秦昭王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此王者之地也。荀子疆國篇曰、

今秦南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北與胡貉爲鄰、西有巴戎、東在

楚者、乃界於齊、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音慮在魏者乃據圉津、當

爲國、卽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

負西海而固常山、是地徧天下也。田肯曰、秦形勢之國也、帶河

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若居屋之上、建瓴水也。

四塞。關河○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正義曰：東有函谷、蒲津、龍門、合河等關；南山及武關、峽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按三輔舊事：東有函谷關，南有峽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漢中，惠文王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又攻楚中。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後漢注：故城在梁州南鄭縣東北。按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巴蜀甘茂曰：張儀西水南之地，故名漢中。今漢中府隸陝西省。巴蜀并巴蜀之地。元和郡縣志：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爲巴子。其地東至魚復，西焚道，接漢中，南極牂牁，是其界也。華陽國志云：蜀之先輩於人皇之際，黃帝爲子昌意娶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戰國策：秦伐蜀，十月取之。秦滅蜀，因滅巴。按今四川重慶府卽古巴子國。四川保寧府劍州以西，胡貉代馬。國策注：胡樓煩、林胡之類。漢書注：貉在東，皆古蜀地。胡貉代馬。北方三韓之屬。索隱代郡有胡馬，一云代。

郡馬

甘泉谷口

郡縣志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周迴六十里郊祀志寒門者谷口也地

理志

左馮翊谷口

縣九嶠山在西清池志白公引涇水首起谷口

郡縣志

禮泉縣本谷口

縣九嶠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

謂之谷口

按今甘泉山在西安府涇陽縣北百二

十里谷口在西安府禮泉縣東南四十里亦曰寒門涇渭地理志

在安定

涇陽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鳥鼠同穴山

在隴西

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東方朔曰漢都

涇渭之南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

按

明一統志

涇水自西涼府城西南白巖發源至涇州又東南至邠

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界會于渭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

縣鳥鼠山

西北谷東流經盤屋與平咸陽渭南等縣直至華陰縣

界入隴

通典秦州有大坂曰隴坂亦曰隴山

西京賦曰右有隴坂

是

于河

隴之隘隔閼華戎

按今鳳翔府隴州西北六十里隴坂是

也

關阪即穀函

張良曰關中左穀函范雎謂左關阪即穀函也

云俗呼為土穀石穀其阨道在兩穀之間

郡縣志二嶠山在河南

府永寧縣北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

府永寧縣北

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

府永寧縣北

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

府永寧縣北

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

府永寧縣北

二十八里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



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崦石坂十二里。秦函谷關在陝州靈寶
 縣西南十二里。西征記曰：關城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關
 去長安四百里。日入則閉，雞鳴則開。秦法也。東自崦山，西至潼津，
 通名函谷，號曰大險，所謂秦得百二也。按函谷古關在河南府
 靈寶縣南十里。今日潼關在西安府華州華陰沙羨。地理志：縣屬
 縣東十里。二崦坂在河南永寧縣北六十里。江夏與地廣
 記：鄂州江夏縣漢沙羨地，秦屬南郡。秦紀：昭王三十九年，白起攻
 楚，取郢爲南郡。李氏曰：漢江夏之鄂縣。按今武昌府江夏縣
 巴戎。楊倞注曰：巴在西南，戎在西。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巴人致
 貢，八戎來服。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自隴
 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獫狁之戎，岐梁山涇。地理志：林慮屬河內，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臨慮。今相州林慮縣。按
 今河南彰德府圍津。史記：曹世家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云：白馬
 德府林縣。圍津有圍津。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
 馬縣北三十里。按：韋津以韋城爲名，或變改曰黎陽及白馬之名。
 按：明一統志：白馬津在大明府濬縣西二里。黎陽故城東又名
 黎陽津。今濬縣。楊倞注：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與靈同。漢書
 屬河南衛輝府。苓，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松柏之塞

蓋趙樹松柏與秦爲界。今秦據有西海。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之。按今直隸正定府靈壽縣。西海。通典西海郡肅州之北千二百里。按西海地理志謂之仙海。或謂之青海。西仙青三聲相近。今在西寧府西北番中。或說凡水之大者皆名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

趙

蘇秦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戰國策說張相國曰。趙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



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武靈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名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王謂公子成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

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引水圍鄣、微社稷之靈、則鄣幾於不守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歛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逼矣。秦之上郡、近扞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逼。

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

韓非子應侯謂秦王曰：「弛上黨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韓

非初見秦王曰：「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

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之人，故曰雜。戰國策燕間對燕王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

兵，正義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常山地道記云：在上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吸號飛狐口，北則代郡也。按明一統志：常與恒同，恒

山爲北嶽，山在真定府曲陽縣西河漳地理志：濁漳出上黨長子北百四十里，今在定州曲陽縣。河漳縣鹿谷，東至鄴入清漳，蘇

秦曰：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按秦兵渡

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

按今潞安清河今貝州漢清河郡，張儀說趙曰：秦告齊使興師，按水經：淇水東北過府長子縣。清河渡清河軍于邯鄲之東。



廣宗縣東爲清河。廣宗今順德府。又漢有清
河郡。今廣平府清河縣。清河舊經其處云。
項羽與章邯盟洹水南殷虛上。按洹水
今在彰德府安陽縣北四里。亦名安陽河。
七里。趙世家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
中九原。唐志烏咄谷二百七十里至古雲中
府。午道。張儀說趙曰。秦一軍塞午道。索隱曰。當在趙之博關。正義
州南河至博陵。漢屬東郡。張儀說齊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
菑。卽墨非王之有也。輿地廣記博州戰國屬齊。趙衛三國之交。
按今東昌府中山。春秋時爲鮮虞。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及武侯
博平縣界。中山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
國。其後與諸侯並稱王。其勢又強。廣記中山房子。縣屬趙州。唐改爲
山府。安喜縣。古中山國。按今直隸定州。房子。臨城郡縣志。故城
在高邑縣西南十五里。代。北狄之別也。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
今真定府贊皇縣。代。破并代。以臨胡貉。正義代郡城北狄代
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趙無窮。戰國策武
有代。句注之北與戎界邊。按今宣化府蔚州。



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王曰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黃華正義蓋
 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黃華西河側
 之山名按今在彰德府林縣西二十里一名漳塗通典相州塗
 林慮山山有三峯下有黃華谷北巖出瀑布陽縣有漳河
 塗水郡國志鄴有塗水按山海經神囷之山塗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歐水注云今出臨水縣西塗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
 漳其水熱淮南子地形訓奎出景注云景山在邯鄲西南奎水所
 出南流入漳其源浪沸涌正勢如奎中湯故曰金今謂之奎口太
 平御覽引水經注云奎水發源山南東流注于漳今本無此語但
 云漳水又對臨漳宮又東北塗水入焉据山海經云注于歐水豈
 歐水有漳水之名歟又按水經注神長城世家肅侯十七年築長
 囷山在漢林慮縣今河南林縣也長城城括地志武靈王長城
 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所謂蘭郭狼地理志西河郡有蘭狼皋二縣
 立長城者在武靈王之前蘭郭狼戰國策知伯之趙請蔡狼皋之
 地鮑氏云蔡當作蘭世家武侯三年魏敗我蘭二十四年秦攻我
 蘭正義云蘭在石州趙之西北郭狼疑是皋狼按狼孟今山西
 太原府三胡林胡樓煩東胡正義林人卽林胡也匈奴傳晉北
 陽曲縣三胡有林胡樓煩之戎地理志樓煩屬雁門應劭曰故樓

煩胡也。正義：趙東有瀛州之東北，營州之境，卽東胡烏丸之地。匈奴傳：燕北有東胡。服虔云：後爲卑鮮，在匈奴東。故曰東。按樓煩，今太原府西邊。正義云：林胡樓煩，卽嵐勝之北也。嵐勝以南，石州等州皆七國時韓、河、薄洛。徐廣云：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地爲並趙西境也。津，謂之薄洛津。按薄落津，俗呼落漢津，在今順德府上黨。地理志：本平鄉縣西南一十八里，經縣今直隸冀州新河縣地。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廣記云：秦上黨郡晉陽。漢太原今澤潞遼州平定威勝軍之地。按今山西潞安府晉陽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縣爲太原縣。自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古唐高麗郡。縣志：漢以爲縣，改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高麗郡。常山光武卽位於鄆南。千秋亭，五成陌，因改曰高邑。北齊移治於房子縣東北，去舊城三十里。按卽今直隸趙州之高邑縣也。古鄆城在今趙州栢鄉縣北。東陽。左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齊。杜氏注：晉之山東，魏十二里。東陽郡。廣平以北，戰國策：國子曰：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



陽則趙魏亦危矣。按王氏曰自漢以前東陽太抵爲晉太行山
東地非有城邑也。楚漢之間姑置東陽郡。漢置東陽縣。今山東東
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有東陽城。猶南陽爲沙邱。鉅鹿。殷紀紂
河內之總名。而別有南陽城。則在脩武也。
邱苑臺。括地志沙邱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地理志趙中山
地薄人衆。猶有沙邱紂淫亂餘民。正義沙邱邢也。鉅鹿冀州也。齊
北界貝州也。言破齊滅韓之後。燕之南界。秦之東界。相去減三百
里。趙在中間也。呂氏春秋九穀。趙之鉅鹿。地理志鉅鹿縣大陸澤
在北。紂所作沙邱臺在東北七十里。扞關。呂氏云扞者扞敵之扞。非
里。按今順德府平鄉縣東二十里。扞關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
關也。楚之扞關。榆中。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括地志榆
水道之關也。榆中。勝州所治。榆林縣。地理志金城郡有榆中。
縣。通典縣故城在蘭州五泉縣。邯鄲。趙世家敬侯元年。始都邯鄲。
東。按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邯鄲。地理志自中牟徙此。邯鄲北
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按今羊腸。魏世家如耳
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南三十里有邯鄲故城。羊腸。曰昔者魏伐
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爲二。所以不亡者。魏爲從主也。
蔡澤謂應侯曰。君相秦。坐制諸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正義

云太行山坂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呂氏春秋九山之一也盤紆如羊腸按隋煬帝登太行山問崔嵬曰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按漢地理志上黨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帝曰是也又按太行陁在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闊三步長四十里羊腸所經瀑布懸流實爲險阻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鴈門里塞之一也地理志在雁門陰館縣按河間趙趙略之以河間今山西代州西二十五里一名西陁山趙趙略之以河間十二縣瀛州地理志注在兩河澠池在今河南澠池縣地理志引之間按今爲直隸河間府農鼃池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爲縣水經注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川流澠池川漢景帝因崤鼃之池以目縣或謂之彭池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卽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處世謂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淮南子九塞曰澠阨戰國策云澠隘之塞翼奉曰成周右阻鼃池按澠池縣今河南府屬縣澠池在縣治北

魏

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名陵、舞陽、新都、新鄴、東有淮、潁、潁、潁、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衛鞅曰、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張儀說魏王曰、魏地四平、諸侯四達、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梁之地、勢固戰場也。蘇代約燕王曰、秦正告魏曰、我據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鈇矢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大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



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魏欲親秦而伐韓，無忌曰：「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隣。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名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邱、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

鴻溝。河渠書：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索隱云：楚、漢中分之界。文穎云：卽今官渡水也。蓋爲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水，一東經大梁城卽河溝。今之汴河也。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



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
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楚漢會此處也其一渠東經陽武
縣南爲官渡水郡國志榮陽有鴻溝陳汝南陳國楚滅爲縣頃
水按今爲河南開封府榮陽縣陳汝南襄主自郢徙都兼
爲魏境汝南春秋時屬沈蔡戰國時屬楚魏漢置汝南郡地理志
魏南有汝南之名陵潁彊新汲西華長平按陳今河南陳州府
治汝南今許鄆國策作鄆楚昭陽伐魏取鄆漢屬潁川鄆漢
汝寧府治許鄆國策作鄆楚昭陽伐魏取鄆漢屬潁川鄆漢
陳留縣應劭曰鄭伯克殷于僞是也按許今河南許昆陽
州鄆今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鄆今陳州府鄆城縣
應劭曰昆水出南陽汝州葉縣北有昆陽名陵漢屬汝南齊桓公
城光武破尋邑之所按今南陽府葉縣名陵伐楚次于名陵括
地志故城在豫州鄆城縣東四舞陽漢屬潁川括地志故城在許
十五里按今陳州府鄆城縣東四舞陽漢屬潁川按今南陽
府舞新都漢屬南陽郡國志新野有東鄉新婁漢屬汝南索隱曰
陽縣新都故新都按今南陽府新野縣新婁漢屬汝南索隱曰
時秦拔我鄆邱漢置新鄆縣後省之淮潁二水名地理志淮水
按新鄆故址在今安徽潁州府治八里淮潁出南陽平氏縣桐栢



大復山。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正義云：淮陽潁川二郡。按：淮源出桐栢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東一里。潁水出陽城山，在今安徽潁州府潁縣。上縣與壽州接界。潁水經注：北濟自濟陽北東北逕，無胥。地關，戰國策：黃、潁、聚城南。按：今冤句故城在山東曹州府境。無胥，東有淮，潁沂黃、潁、聚海鹽，無疎。鮑氏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長城，徐廣曰：榮黃，卽陳留外黃海鹽，未詳。解州解安邑有鹽池。長城，陽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秦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正義：鄭華州縣洛漆沮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河外，正義謂河南地。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張儀曰：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又曰：梁效河外。索隱謂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魏世家：秦復予我河外，無忌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蘇秦說趙曰：魏弱則割河外。卷、衍，正義：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漢河南有卷縣，衍在鄭州。亦曰衍氏。按：卷縣卽原武縣地，開封府屬黃河遷徙，今移置河北。酸棗，漢屬陳留，魏世家：文侯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取屬懷慶府。鄭地而城之也。郡縣志：故城在縣西南十五里。

按酸棗縣卽延津縣地。開封府屬大梁。地理志陳留郡浚儀故大梁。黃河遷徙今移置河北屬衛輝府。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史記云從鄭至梁二百餘里。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里。當以國策爲正。按大梁今河南開封府安邑郡縣志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地理志河東安邑魏絳自魏徙此至惠王徙大梁。戰國策城渾曰蒲阪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國子曰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按今安邑縣屬解州。女戟。劉伯莊曰蓋在太行山之西。戰國策蘇代謂齊王曰秦舉安邑爲太行。索隱云太行字。索隱云河內軹縣。國策蘇代曰秦下軹原當爲京。京屬滎陽。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輿地廣記漢軹縣屬河內。唐貞觀元年省入孟州濟源縣。唐地志濟源縣西有故軹關。按軹縣故城今在濟源縣南一十三里。南陽地理志河內郡脩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改曰脩武。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歌以南至軹



上爲南陽。輿地廣記懷州脩武縣本商之寧邑。武王伐紂勒兵於
寧更名脩武。唐武德四年改爲武陵。而別置脩武縣於隋修武縣
故城。劉原父曰脩武有古南陽城。按南陽其統名而脩武縣
武則魏之南陽邑也。今懷慶府修武縣北有南陽故城。封翼。索
封陵。翼邑皆在魏境。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
徐廣云河東皮氏縣有翼亭。按封陵紀年作封谷。括地志封陵
在蒲州今爲蒲州府杜注平陽皮氏東北。兩周正義王城及鞏世
有翼亭今絳州河津縣東有翼亭故址。本西周桓公居河
南東周惠公居洛陽。呂氏曰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
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威烈王嗣
位。西周惠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實東周惠公此東西周分
之始也。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爲二東西周各爲列國。顯王雖在
東周特建空名於其上耳。按王城卽今河南南府鞏今河南南府屬
縣。榮澤。索隱榮澤之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源可以灌大梁水經
榮澤濟水又東合榮瀆注云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
門蓋故榮播所道自此始渠出榮陽北河東南過中牟之北又東
至浚儀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

梁謂之梁溝。按自平帝以後，滎澤塞爲平地，隋于白馬之口，索其地置廣武縣，尋改滎澤縣。古滎澤在今縣治南。白馬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金隄旣建，故渠旣斷，尚謂之白馬瀆。韓非初見秦曰：決白馬之口，以沃魏氏。張儀說趙曰：外黃、濟陽，外守白馬之津。按白馬，濟人呼白馬津，在滑縣境。漢屬陳留，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加外。濟陽水經注云：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十年，城濟陽。按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今外黃故城在開封府雍邱縣東六十里。漢陳留郡濟陽縣，唐省入宛句。建隆四年，爲濟陽鎮，屬開封府。東明縣，今屬大明府。縣西南與宿胥之口。正義：淇水出衛州清淇縣東，至開封府蘭陽縣接界。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徐廣云：紀年曰：魏救山寨，集胥口。水經注：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今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卽指是瀆也。按白溝，虛頓邱。索隱：虛，邑名，地與酸棗相近。春秋今在懷慶府陽武縣境。虛頓邱，注宋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治。水



經注。洹水出山。逕殷墟。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頓丘。正義。故城在魏州頓丘東北二十里。水經注。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按地理志。河內殷虛更屬于晉。注云。殷虛。汝郡朝歌縣。卽今衛輝府淇縣地。頓丘縣故河內。地理志。魏地。其城在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河內。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孟子梁惠王曰。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按河內今鄴。輿地記。相州臨漳縣本漢鄴縣。漢袁紹爲冀州河南衛輝府地。業牧鎮鄴。曹公以爲鄴都。作三臺。按鄴今彰德府臨漳縣。漢屬河內。紂所都。隋改爲衛縣。通典故。城在衛州衛縣地。朝歌縣西二十二里。紂都在鹿臺。謂之殷虛。按地理通釋。衛縣省爲鎮。入濬州黎陽。今衛輝府濬縣。正義。上蔡縣在豫州鹿臺在衛輝府淇縣外。今地名南陽社。蔡北七十里。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名陵在南面。向東背身之右。戰國策云。右。上蔡名陵。無左字。按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今縣西南十里有古懷茅。周桓王與鄭蘇忿生之田。有攢茅。隤懷。襄王與晉蔡國城。懷茅之田。括地志。故懷城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

里徐廣云脩武古軹縣有茅亭。按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南十
一里有懷城。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有脩武故城。濟源縣南一十三
里有軹。邢邱。安城。坰。津。括地志平臯故城在懷州武德縣東
縣故城。邢邱。安城。坰。津。在河北正義云坰當作延。杜預云汲
武縣東南二十里。索隱坰。津。在河北正義云坰當作延。杜預云汲
郡城南有延津是也。按今懷慶府河內縣東南七十里。有平臯
故城。平臯。陂。周迴二十五里。陂。南。卽大河。卷縣卽原武縣地。開封
府屬縣。黃河遷徙。今移置河北懷慶府屬縣。延津一名靈昌津。在
衛輝府。其汲。內。正義共衛州共城縣。汲在衛州所治。汲縣西南二
十五里。通典汲縣牧野之地。懷州脩武縣本殷寧邑。按共垣雍。
今衛輝府輝縣。汲郡脩武縣。今衛輝府獲嘉縣地。古寧邑。按共垣雍。
括地志故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按郡國西河。河西。秦
志卷縣有古垣雍城。今懷慶府原武縣卽古卷縣。西河。河西。紀
繆公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背約不
與。戰于韓。虜晉君以歸。猷。河西地是也。秦地東至河。秦數易君。晉
復疆。奪秦河西地。孝公。元年。下令曰。三晉攻奪我河西地。猷。公欲
東伐。復穆公之故地。惠王六年。魏納陰晉。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戰國策、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呂氏春秋、吳起去魏、西河而泣曰：「西河之爲秦也，不久矣。」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按：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爲界。晉強，遂跨河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爲河東，故以華陰爲西。至夷吾，許秦割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河外卽河之西。虢略，古虢國地，卽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秦獲歸晉君，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不必言矣。自是秦地始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若兩戒。自秦圉中。索隱：「圉卽圉田，鄭藪屬魏，輿地廣記開封府中穆公始也。」圉中，牟縣有圉田，澤爲豫州之藪。按：圉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高者可田，窪者成隄。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二十六，若大灰、小灰、文臺。括地志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文臺里，索隱云：「列士傳：隱陵君施酒文臺。」按：冤句縣故城，垂都。郡國志：濟陰郡句陽有垂亭。陶衛正義：陶在山東曹州府境。垂都，按：句陽縣故城在曹縣北。陶衛正義：陶在楚邱。呂氏春秋云：「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按：定陶平監縣屬河南曹州府屬縣。楚邱，今三十里河南衛輝府之滑縣。平監縣屬河南。

括地志故平縣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按偃師河南府屬縣闕在東平須昌縣東南。今山東汶上縣西。山南山北河北河內。正義山華山也。華山南有闕亭在南旺湖中。屬韓汝州屬魏華山之北同華銀綏並魏地。河外謂華州以東至虢陝河西謂蒲州以東至懷衛。呂氏曰山南山北指太行。嶺阨。索隱云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卽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嶮是也。通典汾州靈石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固之處。郡縣志河中府元載上建中都議曰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輶轅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裡。雷首山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按中條一名雷首山。卽首陽山在蒲州府城東南三十里。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三十里。中都縣故城在介休縣東北五十里。

韓

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戰國策云：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蘇代約燕王曰：「秦王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范雎謂秦昭王曰：「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

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

鞏、洛。周地。左傳昭二十六年，晉師克鞏。周紀惠公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秦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盡入其國。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州郡。地理志：河南有雒陽縣、鞏縣。按今洛陽縣、鞏縣俱河南。成臯，通典：今汜水。唐屬孟州。戰國策：三晉分智氏地，段規謂府屬。成臯，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取成臯，至



韓之取鄭果從成臯始。今按晉楚之霸也，爭鄭。秦之并六國也，始於韓。以虎牢成臯之險也。秦拔成臯，榮陽十九年而韓亡。按成臯，今開封汜水縣地，一名宜陽。六國表：秦惠文三年，拔韓宜陽。虎牢，今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宜陽，秦武王四年，拔宜陽城。漢屬弘農郡。正義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通典故：韓城在縣東，縣城即魏一金塢城。甘茂傳：秦武王謂曰：「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甘茂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陪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王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大起兵拔之。呂氏曰：「電池二嶠皆在境內，蓋控商阪。」正義：即商山也。在商州商扼之地也。按宜陽，今河南府屬商阪。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通典：商州上洛縣有商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王莽命王級曰：「繞霸之固，南當荆楚。」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戰國策：楚魏戰於陘山。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按通典：宜陽商阪，即今福昌山及山商。今商洛山在商州東南九十里。商阪一作常苑。穰，正義：二地名。地理志：宛，故申伯國。穰，通典：河南密州新鄭有溱洧二水。水經：出密縣馬領山，又東南流。潛水注之。鄭東過鄭縣南，潛水從西北來注之。按潛水出許州府密縣馬嶺。

山又東過新鄭縣南。蓋古鄭城在今新鄭縣治西。陘山。通典今密北。漆水在北。洧水在南。亦鄭環衛國都之水也。家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括地志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蘇秦說楚曰北有陘塞。按陘山在新鄭縣南三十里。蓋陘塞縣耳。甚遠。楚韓三川。伊曰三川。周二國皆恃以爲險。在楚爲北塞。在韓則爲南塞。東都也。秦什谷之口。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尋谷水。徐廣云什一作置。三川郡。什谷之口。等。成阜鞏縣有尋口。等。什聲近。故其名異。水經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注云山海經曰洛水成阜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卽什谷之口。按洛汭一名什谷。在河南府鞏縣南洛水入河。轅轅緱氏。郡縣志河南府緱氏縣古滑國。轅轅山在縣東之處。按緱氏故城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緱氏山在偃師縣南四十里。轅轅關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轅轅山嶺上。屯留之道。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卽太行羊腸阪道也。括地志屯留故十里。有南鄭。戰國策注今河南新鄭。正義云令楚兵臨鄭南。塞轅屯留城。南鄭。轅轅口。斷韓南陽之兵。按新鄭開封府屬縣。



新城。郡縣志河南府伊闕縣古戎蠻子國漢爲新城縣伊闕山在
白起攻新城敗韓魏於伊闕。按伊闕山。鄭地屬韓。通典鄭
俗名龍門山在河南府城西南三十里。按伊闕山。鄭地屬韓。通典鄭
秦置敖倉楚漢戰京索間是也。按伊闕山。鄭地屬韓。通典鄭
縣西五十里京縣故城在滎澤縣東南三十里大索城在京縣城
西二十里其東北少曲。索隱云地近宜陽劉氏以爲蓋在太行西
四十里爲小索城。南秦昭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
之正義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
王城非也。周桓王以與鄭竹書紀年云魏襄王四年鄭侯使辰歸
晉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水經注
康溝又東逕扶溝白亭北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
有少曲亭俗謂小城。按扶溝陳州府屬尉氏縣。正義太行山
氏開封府屬今尉氏西南四十里有向城。太行。勝道北過韓上
黨韓世家秦擊我於太行之上黨降趙戰國策曰一軍臨滎陽一
軍臨太行則韓請效上黨之地。按太行在懷慶府城二十里平
陽韓世家貞子徙居平陽正義晉州城因平陽城東面爲之。按今爲
陽也在平河之陽括地志晉州城因平陽城東面爲之。按今爲

平陽。上黨。上地。按大事記秦昭王十四年韓魏攻秦白起敗之

府治。上黨。上地。於伊闕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至乾河。四十五
年白起拔韓野王絕上黨道韓獻上黨於秦上黨守馮亭以郡降
趙四十七年秦王齧攻上黨拔之四十八年白起分軍爲三使王
齧拔趙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莊襄王三年王
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戰國策所謂兩上黨者蓋在
韓魏之間猶安邑魏地而云取韓安邑也上地上黨之地也荀子
曰韓之上地方數百里而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案秦爲
上黨郡治長子縣後周始置潞州
今以上黨省入潞安府屬山西省

齊

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卽有軍旅



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然則秦之不能害齊明矣。荀卿子說齊相曰：今巨楚縣吾前，大燕、趙吾後，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楚人則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是一國作謀，三國必起而乘我。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春申君曰：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韓非曰：清濟濁

河足以爲限、長城鉅防足以爲固。蘇代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

長城鉅防，惡田肯曰：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

足以爲塞。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秦也。

穆陵、無棣。唐志：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關。郡縣志：通典有穆陵

邑。滄州無棣縣南臨無棣溝，因爲名。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

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按：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一

百五里，無棣是齊西北邊境，其地廣漠，現跨兩省。通典云：塩山無

棣之邑，元其於地分置兩無棣縣，今北直天津府之慶雲山東武

定府之海豐皆元所分，無棣之名皆以無棣。泰山，齊世家：齊自泰

溝得名，春秋置邑，安得如此之大？通典失之。琅邪，山海經云：琅邪

被于海，膏壤二千里，貨殖傳：泰山其陽則魯。琅邪，臺在勃海間，琅

其陰則齊。按：今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琅邪，臺在勃海間，琅

邪之東，括地志：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句踐

觀臺也。琅邪山在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於山上。按：故



琅邪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清河。通典春秋屬齊，後屬晉。七國屬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清河以南，水經注地理風俗志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清河。此謂之鵲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置勃海郡，今滄棧縣治此。按清陽縣今東昌府清平縣。勃海。漢置勃海郡，今滄棧縣地。清河郡治所今東昌府恩縣地。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渤海郡，後魏改勃海為滄水，置滄州。地理志：齊北有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趙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按今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皆為勃海，即少海也。孔穎達曰：齊地當盡樂安北海之東界。今濟南東北境皆濱海，青州之博興壽光濱勃海，沂州之日照濱大臨海，登萊二府三面距海，當其北者為渤海，當其東南者大海也。臨淄。齊國都也。地理志屬齊郡臨淄，名營邱，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詩正義云：今齊之城內有邱，即營邱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邱臨水謂之臨淄。衛陽晉之道。正義：衛地按故齊城今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城北。衛陽晉之道。曹濮等州也。陽晉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索隱：陽晉魏邑，蓋適齊之道在衛國之西南。按乘氏縣故城一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一

在府屬曹亢父之險。漢縣屬東平國。正義故縣在兗州任城縣南縣界內。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按：鄆，今濮州東昌府屬亢父故城，在濟寧襄賁、開陽二縣地理志屬東海郡，輿地廣記襄賁縣州南六十里。襄賁、開陽廢入沂州臨江縣，故縣在縣南。開陽本郳國，春秋叔孫州仇城，啟陽是也。後廢入臨沂，故城在縣南。按：襄賁縣，今江蘇淮南府安東縣地，臨沂縣故城在沂州府境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沂州府北十五里有清濟、濁河。左傳哀十一年，開陽故城本郳國，後屬魯，名啟陽也。清濟、濁河，齊伐我及清，注濟北盧縣東有清亭，水經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注云：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清亭，春秋所謂遇于清也。水色清深，馬頰水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清濟卽此水也。孟康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正義云：濟深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按：盧縣清亭，今爲濟南府之長清縣，東阿清亭，今爲泰安府東阿縣。蓋當時濟水流于二邑之間，而清池跨占其左右，故二國皆得有清也。古九河故道，大抵在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



楚

縣以北。九河徒駭最西，以次而東，計齊長城鉅方。齊記云：齊宣王之東，境當在最西，徒駭是其西界耳。長城，鉅方。齊記云：齊宣王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長城，至東海。正義：長城，西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泰山記云：泰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餘千里，至琅邪臺，入海。按：故平陰城在今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戰國時，七國皆有長城。齊城，即托始于防門。郡縣志：故長城首起平陰縣二十九里。泗水，州泗水縣至淮陽，宿遷縣入淮。從征記：洙泗二水交于魯城東北十七里。今在曲阜縣東北八里。自泗水縣流入境，入嶧陽縣界。即墨。郡縣志：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本漢舊縣，田單守即墨，即墨破，燕軍盡復齊地。項羽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此。漢屬膠東，北齊併入膠水。隋復置，屬萊州。城臨墨水，故曰即墨。田肯謂琅邪即墨之饒。顏氏云：二縣近海，財用所出。按：即墨縣今為萊州府屬。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蘇代約燕王曰、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



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雉矣。王欲待諸侯之
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荀子議兵曰：汝潁
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
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淮南兵略訓曰：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裹鄢
淮、潁汝以爲池、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綿之以方城、山高尋雲、
谿肆無景。戰國策曰：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內有符離之塞、北有
甘魚之口。

黔中。正義今朗州、楚黔中郡、漢更名武陵。括地志：故城在辰州、
沅陵縣西二十里、今黔府亦其地。按：今湖南常德府。巫

郡。括地志在夔州東。通典夔州巫山縣。楚置巫郡。秦漢爲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按巫縣今四川夔州府巫山縣。故楚之巫郡也。湖北宜昌府巴東縣。左傳宣十一年。楚復封陳。鄉取一人地。其故城在巫山縣界。夏州。焉以歸。謂之夏州。正義云。大江中州也。按今在湖北海陽。劉氏云。楚之東。洞庭。索隱。今青草湖。正義武昌府江夏縣。境。正義未詳。洞庭。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又有洞庭山。名君山。在湖中心。吳起曰。三苗氏左彭蠡。右洞庭。按今在岳州府城西。君山一名湘山。書云。九江。卽今之洞。蒼梧。正義。蒼梧山在道州南。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文穎曰。庭也。蒼梧。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按蒼梧山海經注云。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道州寧遠縣。今永州府屬道州地。汾涇之塞。戰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營道縣。今永州府屬道州地。汾涇之塞。國策南有汾涇之塞。今按涇塞其說有三。山海經有少涇之山。太平御覽謂在滎陽。則正義新鄭近之。滎陽春秋爲鄭。戰國爲韓。蓋南北之隘道。楚爲塞。以禦北方。故蘇秦於韓曰。南有涇山。於楚曰。北有涇塞。其地一也。楚漢之際。亦于此決勝負焉。左傳。楚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邱城。今襄城屬汝州。汾涇之塞。蓋在汝。鄭二州。按涇山在今河南許州府鄆城縣南。又新鄭亦有涇



山、在縣南三十里。汾邱在今郇陽。漢地理志：漢中旬陽縣。輿地廣
河南許州府襄城縣東北。郇陽。記：金州洵陽縣。按：金州後漢
末爲西城郡。魏得之，改魏興。申儀爲太守，屯洵口。蜀蔣琬欲出漢
沔襲魏興，今屬利州路南。蔽夔峽，西接梁洋，爲控扼之地。蘇秦所
謂郇陽，卽旬陽也。徐廣以爲順陽，索隱以爲郇。郇，郇曰：楚人對項襄王
新陽皆非也。按：洵陽縣陝西興安府屬。郇，郇曰：秦左臂據趙
之西南，右臂傳楚。郇，郇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旣形便，勢有地利。
正義：郇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郇故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
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郇矣。下黔中，則臨郇矣。地理志：南郡宜城
故郇。江陵故楚郇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
世秦拔郇，徙陳。郇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按
楚都郇，今爲湖北荊州府治。江陵縣，今紀南城，在荊州府治北十
里。郇爲楚別都，今襄陽。汶山。地理志：蜀郡湔氐道嶓山，在西徼外，
府宜城縣西南九里。汶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輿地廣
記：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扞關。楚世
于此。按：汶山在茂州南山之附，曰羊膊江，水所出。扞關，楚世
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待之。郡國志：巴郡魚復
縣有扞關。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正義：華陽國

志云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括地志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
陽關城也并關今峽州巴山縣界故并關是江關今夔州魚復縣
南二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後漢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乘枋笮下
江關注云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按古捍
關在湖北宜昌府竟陵漢屬江夏越世家竟陵澤楚之材也輿地
長陽縣南七十里竟陵廣記復州竟陵縣秦白起攻楚拔郢東至
竟陵晉竟陵郡改治沔陽按今汶巴地理志蜀郡有汶江縣
湖北安陸府天門縣即古竟陵縣汶巴水經江水自天彭關東
逕汶關而歷氏道縣北注汶出繳外嶠山西王輪坂下郡縣志渝
州古巴國閬白二水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正義巴嶺山在梁州
南一百九十里蘇代云輕舟浮于汶乘舟出於巴謂汶江巴江也
按汶山在四川茂州南江水所出汶江縣今四川綿州安縣地
王輪江在茂州汶川縣地蘇代所云蜀地之甲浮汶下江五日至
郢謂是水也巴國今保寧府巴州重慶府巴縣地巴嶺山一名大
巴山在陝西漢中府西鄉縣界接巴五渚裴駟云戰國策秦破荆
州界巴江在巴縣東北一名內江五渚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
五渚在洞庭水經注湘水沅水微水澧水隨今隨州左傳漢東之
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隨國隨爲大春申君曰

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正義楚都陳而隨故國。汝、潁。左傳楚文王縣
在西安。是楚右壤。按今湖北德安府隨州。汝、潁。申息朝陳蔡封
眡於汝。晉師與楚師。注潁而軍。按汝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東
北經伊陽至汝州南。又東南經寶邾南入南陽府裕州。歷許州府
之襄城鄆城南至汝寧府西平境至潁州南而入于淮。其自南陽
已下皆楚境也。潁水出陽城山東至下蔡入淮。在今安徽潁州府
潁上縣與鳳陽府壽州接界。江、漢。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左傳楚
荀子曰楚汝潁以爲險是也。江、漢。漢水以爲池。江、漢。睢漳楚之望
也。楚世家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上地名云江經南。鄧林。荀子楚
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鄧林。荀子楚
之山林。淮南子注沔水上險。按史記楚阻之以鄧林。劉氏以爲
今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侯之國。故云阻以鄧林。疑鄧林卽桃林
也。鄧桃音相近。其方城。左傳方城以爲城。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
地則楚之北境也。方城。縣南。郡國志在汝州葉縣西南十八里。淮
南子九塞荆阮方城皆在楚。地理志葉縣有長城號曰方城。沅、湘。地
城。按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四十里。葉正在州北。沅、湘。理
志沅水出牂牁郡故且蘭縣東南至益陽入江。湘水出零陵郡零
陵縣陽朔山北至鄱入江。山海經沅水出象郡鐔城西入東注江。

入下雋西合洞庭中。郭云：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按沅水源出四川播州，今貴州遵義府地，流經湖南沅州府辰州府入常德府界，經桃源縣，又經龍陽縣北入洞庭。湘水源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海陽山，一名陽海山，北行至柳州府，入梧州府界，至桂林府入湖南永州府，與瀟水合，曰瀟湘。經祈陽縣至衡州府，與烝水合，曰烝湘。與沅州府沅水合，曰沅湘。自衡州府北流三十里入洞庭。地理志：東海郟縣故國，水經注：故城在下邳縣東北而有也。蘇代遺燕王書曰：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又見齊王曰：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按：郟沂州府郟城縣，淮北卽下蔡縣。蓋自哀二年吳遷蔡于州來，謂之下蔡。由是壽春城在淮之南，下蔡城在淮之北，相去三十里。夾淮爲國。今壽州治卽古壽春縣，爲楚考烈王所築。州北三九夷。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十里，有蔡國城，卽古下蔡矣。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索隱云：屬楚。符離之塞。宿州符離縣，漢屬沛郡，南臨汴河。甘魚之口。左傳：夷也。符離之塞。按：符離卽今安徽鳳陽府宿州。甘魚之口。傳昭十三年：楚公子比次于魚陂。在云：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水經注：竟陵城旁有甘魚陂。按：戰國多以水攻，故守甘魚之口。按



燕

今在湖北安陸府天門縣。冥阨之塞。即鄆阨。○呂氏春秋淮南子西北。天門縣即古竟陵縣。九塞此其一也。左氏定四年楚左司馬戌曰。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春申君傳。秦踰崑崙之塞而攻楚楚世家。楚人曰。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正義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有平靖關。蓋古鄆縣之阨塞。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西道。河外東道。從褒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汝石城山。險阨之塞也。按。今在河南汝寧府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湖北德安府應山縣北六十五里。一名平靖關。

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南有碣石。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者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噹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
一，則燕國必無患矣。蘇代見燕王曰：「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
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
韓、魏重。」張儀說燕昭王曰：「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
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韓非子曰：「燕襄王以河爲
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
朝鮮，地理志：元菟、樂浪郡皆朝鮮，濊貉、句驪皆夷。殷道衰，箕子居
東，築幃。秦滅燕，屬遼東，外繳漢興，爲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
水爲界，屬燕。滿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王之都王



險城。括地志高驢平壤城本遼東。地理志燕地東有遼東。匈奴傳漢樂浪郡王險城。即古朝鮮。遼東。燕置遼東郡。以距胡。通典。舜營州遼水之東是也。燕遼東郡。秦漢因之。東通樂浪。晉置平州。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唐置安東都護府。按遼東今盛京。雲中九原。正義二郡並立在勝州。雲中故城在榆林縣東北四十里。九原。原在榆林縣西界。漢武帝改為五原郡。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按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雲中。趙世家云地西至雲中九原。按勝州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附府首邑雲中郡。今大同府地。九原縣故址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漢郡故址在大同府西北四百二十里。五原城在榆林府神木縣地。噶沱。地理志厚沱河自代郡鹵城縣東至參合。東至文安入海。并山。噶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渡處。猶謂之危渡口。按水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北。秦戲山東。易水。地理志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東至范陽入濡。亦注勃海。易水入涿并州寢郡縣志易水在涿州歸義縣南二十五里。按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之北。源自府境曹河徐河石橋河一畝泉河。滋河沙河鴉兒河。唐河至此合流為易水。又至雄縣南。

為天濟河過碣石。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通典
沽直入于海。碣石。平州盧龍縣在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晉太
康地志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界。非此碣石也。括地志
在盧龍縣南二十三里。史記驕衍如燕昭王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正義云碣石宮在幽州薊縣三十里寧臺之東。水經在遼西臨渝
縣南水中。按碣石山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西北二十里。
馬門。匈奴傳趙武靈王置馬門郡。李牧常居代馬門。備匈奴。山海
在高柳北。按雁門山在代上谷。匈奴傳趙置代郡。燕置上谷郡。
山西代州北三十三里。代上谷。按代城在宣化府蔚州東二
十里上谷郡治故城。東垣。趙攻中山取東垣。輿地廣記真定府真
在延慶州城西北。東垣。定縣本中山之東垣邑。漢十一年陳豨
將趙利守東垣。高帝攻拔之。改曰長城。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
真定。按今直隸正定府正定縣。長城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通典麟州銀城縣五原塞。即縣北所謂光
祿塞。晉太康地志北地郡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
造陽。即此。按造陽地在上谷。韋昭云未詳孰是。襄平縣今盛京
奉天府屬遼陽州地。光祿塞。即光祿城。今在陝西榆林府神木縣



孟子時事考徵卷第四終

涇城東門內雙桂齋鐫

境。樂毅書。薊邱。水經注。今城內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猶
 薊。魯之曲阜。齊之營州。唐志。幽州薊縣。燕國都薊。按。薊邱即
 薊門。在順天府城界薊縣。今涿方城。應劭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
 順天府太興定。二縣地。漢涿郡。涿縣。廣陽郡。方城縣。
 水經注。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聖
 水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王肅曰。今涿郡方
 城縣有舊韓城。郡縣志。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里。本燕
 舊邑。按。涿縣即涿州地。涿鹿縣。今宣化府保安州地。方城縣即
 順天府固中山。通典。定州安喜縣。古中山。鮮虞國也。新樂縣。鮮虞
 安縣地。中山。左氏定四年傳。荀寅曰。中山不服。威烈王十二年。
 中山武公初立。郡縣志。定州春秋時。鮮虞白狄之國。戰國時爲
 中山國。與六國並稱王。後爲趙武靈王所滅。今爲直隸定州。

校記

①目：當作「日」。

②疆國：當作「彊國」，見《荀子》。

③吸：當作「吸」，見《史記》卷四二《趙世家》正義引《地道記》。

④卑鮮：當作「鮮卑」，見右引書卷一一〇《匈奴傳》索隱引服虔。

⑤川流：當作「北流」，見《水經注》卷一六《穀水》。

⑥河北：當作「河外」，見《史記》卷四四《魏世家》。

⑦河西：當作「河內」，見右引。

⑧山商：當作「商山」，見《通典》卷一七七風俗。

⑨「數百里」下，《荀子·議兵篇》有「完全富具」四字，當補。

⑩其於：當作「於其」。

⑪內：《戰國策·秦策》作「南」，疑是。

⑫繳外：當作「徼外」，見《水經注》卷三二《江水》。

⑬隨：當作「隋」。

⑭緄：當作「海」。

孟子生卒年月考

清·閻若璩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皇清經解本

《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清閻若璩編撰。《皇清經解》本。

閻若璩（一六三八—一七〇四），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清初著名學者。他鑽研三十餘年，著《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用嚴謹的考證方法，證明《古文尚書》之偽，轟動了學術界，開創了清代考據學風。閻若璩不僅精通經史，而且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了若指掌。他所著《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四書釋地餘論》諸書，窮力于古，考辨精實，校正了前人對古地名附會的許多錯誤，同時涉及四書中的人名、物類、訓詁、典制等，被後人稱為歷史地理學之佳作。除此而外，閻若璩還著有《潛丘劄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經學和史學上的成就。是編博引諸書，考孟子出處始末。初辨孟子所生之鄒是邾非鄆。次考來往梁、齊、滕、宋之年月，中間旁及萬鎰、百鎰之數，與所以去齊不入燕之故。但對於孟子生卒年月，終無確證。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具載孔孟生卒，謂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若璩獨不引之。清四庫館臣認為：「蓋先儒詁經，多不取雜書。鄭玄注《禮記》『南風之詩』不引《尸子》，郭璞注《爾雅》『西王母』不引《穆天子傳》、《山海經》，皆義取謹嚴，非其疏漏也。」是篇主於考證，歷來為傳孟子者所重，不可忽也。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

學海堂

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原閻徵君 若璩 著

按孔子生卒出處年月具見史記孔子世家而孟子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鄒人晚始游梁繼仕齊爲卿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之滕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在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又按史記孟子列傳孟軻鄒人也。鄒爲今山東兗州府鄒縣。張爾公大全辨載一說曰孟子所生之鄒非戰國穆公之鄒國乃春秋孔子之鄒邑也。故說文云耶孔子之鄉。索隱云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其證也。又曰史記稱孟子鄒人猶稱子路



十人也之類。又引自齊葬於魯爲魯人之證。余請一言以折之。曰、吾之不遇魯侯、豈有本國之臣民而敢斥言其國與爵哉。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或難余曰、鄒在春秋爲邾。左氏僖二十一年成風曰、蠻夷猾夏、謂邾也。昭二十三年叔孫婁曰、邾又夷也。杜註云、邾雜有東夷之風。然則孟子亦生於夷乎。余曰、三代以下、華與夷有定。三代以上、華與夷無定。蓋三代以上、惟其人不惟其地。地本華也、而人夷則從而夷之、如陸渾、伊雒之爲戎是也。地本夷也、而人華則能變夷焉、如大伯適荆蠻、端委以治周禮是也。故舜與文王爲東夷、西夷之人、不必曲爲解說。舜生卒地名猶莫有的據。若



文王則實在今鳳翔、西安兩府矣。非當日西夷地平。當日所純乎中國者、僅兗、豫二州。冀雖爲帝畿、猶島夷錯處。况雍州之僻遠哉。總之、有聖人出、得志大行、雖以江漢極南之國、猶風俗茂美、比於諸華。否則世衰教泯、雖以二王之後、有終行夷禮而丕克自拔者矣。夫何常之有。學者得是說而通之、則於古今天下局勢亦思過半矣。

又按、大興王源岷繩謂余、子旣證孟子爲鄒人、非魯人、曷爲母葬於魯、何不并爲辨析焉。余曰、孟子蓋魯公族孟孫之後、不知何時分適鄒、遂爲鄒人。猶葬歸於魯者、大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

析聞於邾是也。

又按史記六國表、魏世家並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以襄王十六年上繫於惠成王、以爲其改元後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卯、終乙丑。其說已備載於考異矣。獨余以孟子證之、而覺史記爲近是者、何也。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



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於三十
五年特書曰、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
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爲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
人君之語。蓋儲君初卽位之辭、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
惠始卒、而襄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淹於梁如是耶。不然、以
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耶。不以禮聘孟子、而孟
子肯枉見耶。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耶。皆非人情。
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復久於梁
耶。余謂不特不久於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也。史記所以可信
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旣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爲必得其真、
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

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恤、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卽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之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按六國表魏世家並云子罃生於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爲改元後之年、不一百有四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



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而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事齊當卽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旣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内。孟子於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按齊宣王年、史記通鑑並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說、詳見後。又按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湣王、孟子以爲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於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爲卒

是年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於是上而威王立三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爲四十六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爲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綱目曰未詳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易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爲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

而舉燕國卽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譌爲三也。種種皆合安得
起欠正於九原而面告之。

又按京山郝氏解尹士章有曰孟子仕齊喪母歸魯終喪復之
齊與齊王相習久故尹士譏孟子不明也然且至遷就願望也。
余謂此孟子復至齊之切證聞所未聞按繼而有師命乃復至
齊後國被兵革不可以請遂爾淹留若以一至齊而分兩截則
當作旣而不當作繼而文義甚別不然齊宣就孟子之辭今又
棄寡人而歸胡爲乎又之哉。

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宣亦自侈其厚矣而孟子又云
曾辭十萬鍾然則齊卿之祿厚至此與余應之曰此蓋孟子通
計仕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或訝余爲無稽余曰蓋嘗以臆



度之以古參之、而後爲是說也。請爲子備陳之。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六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又問曰：子知古之量與今同邪、異邪？余曰：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然則古之五纔當今之一也。卽古五當今一、而六萬四千石猶一萬二千八百石也、六十四萬石猶十二萬八千石也。此亦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或問：孟子仕齊之歲幾何、果得其歲數、則齊卿之祿可坐而定也。余曰：今不可的考矣。姑以孟子所云陳戴蓋祿萬鍾、戴爲齊公族、祿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祿同於陳戴邪、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



邪、則仕齊當五年矣。或少倍於陳戴珖、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噲讓國、君臣被戮、太子復興、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後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至古今祿秩、或粟、或米、或錢、與或名存而未必實給、漢三公號歲食萬石、實月俸三百五十斛、斛卽石也。紛錯難齊。要就米計之、一歲當一萬八千石、視周大國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足食四千人有奇。照周禮廩人、人月食三鬴、鬴卽釜也。此豈非孟子所謂滅古踰制、奢侈成風、而百姓雖竭廬空柚、猶不足以供其求。嗚呼、古今之變、至戰國可勝慨哉。

或問於余曰、齊餽兼金一百鎰。趙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一鎰是爲二十四兩也。按古所謂金乃黃金、非今之銀。黃金至

二千四百兩。無乃過於厚與。余應之曰。否。淮南子曰。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考之漢律麻志。斤十六兩。然則秦之斤溢漢之斤三之一也。又考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是直今之銀十兩。然則秦之一鎰直今之銀十五兩。可知也。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秦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越世家。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卽墨富豪以金千溢遺燕將。卽平原君爲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子千金。固尙有什倍於齊餽者。安在其遂過於厚耶。或又問曰。子知古之權與。今同耶。異耶。金之價視今輕耶。重耶。余

白、漢四十斤、當宋十五斤。孔穎達曰、今一百二十斤、於古稱三百六十斤。亦各說不同。要秦之斤雖重於漢、而較唐宋以後猶懸殊也。何休註公羊傳百金之魚、亦謂古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若在今日、漢黃金一斤重當六兩。金重至六兩、足直錢六十緡、奚啻倍蓰於萬錢。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與。按、滑稽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齋金百斤、車馬十倍也。則知齊亦以一鎰爲一斤。又按、朱子謂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爲齊王幸臣、嘗欲自託於孟子、以取重、而王亦使驩爲介、與往弔公行子、皆未嘗與言、卽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



矣。疑驩以是積憤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爲臣章於燕。昨王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言。今不可考矣。竊謂改之。卽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乎。郝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又曰。取燕一事。尤不改興兵構怨之習。燕人已畔。而邪臣猶爲文飾。孟子知齊禍始此。故致臣去。王能改圖。援止猶可。而不悟焉。殆哉。

又按大全辨載一說曰。或問一見思去。出晝何獨遲遲。答曰。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絕。尙冀復甦。豈忍忽置。此便是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家法。此段取喻悲悶。可爲刺心。

又按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赧王元年自齊歸鄒二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於去齊後固是但即在元二間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於愼覲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爲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又應爲赧王初年事說者疑孟子或卒於赧王之初亦有故云按魯平

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下考異

又按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余以孟子證而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

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畧可覩矣。

或獻疑曰：魏惠卑禮招賢，孟子往答。齊宣質美好士，孟子久游。滕文則受其幣聘而館上宮者，雖以區區之宋偃初年號行王政，亦嘗一處其國焉。若當時之賢君，固未有愈於燕昭者也。雖其志趣或殊，然鄒衍自齊往矣，劇辛自趙往矣，樂毅自魏往矣。

紛紛皆見尊禮。何孟子裏足而不一至燕乎。余應之曰。燕昭之禮士。以復讎也。復讎則於齊矣。孟子曾爲齊卿。宜雖薨而潛尙存。所謂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故寧終不遇。而不一至燕也與。

又按。孟子於梁惠王卒後。猶譏其不仁。梁襄王初卽位。譏其不似人君。蓋梁未嘗爲之臣也。至于滕。不特非臣。且不自稱臣。第曰。吾分益亢矣。朱子註楚辭涉江篇。此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倨是也。

又按。左氏非左邱明。先儒辨之已悉。然莫妙於朱子曰。觀左邱明所恥如此。而左傳必非其所作。余亦有一證。左邱其氏也。明其名也。猶春秋之閻邱明。閻邱明不單氏閻。則單氏左自非左。



鄧明。七篇爲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亦莫妙於朱子曰。觀七篇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校記

①溢：當作「鑑」。



倫藏

孟子生卒年月考

孟子年譜

清·趙大浣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李文澤 審稿

清同治四年刻本

《孟子年譜》，清趙大浣編撰。清同治四年刻本。

趙大浣，字錦江，占岡人。嘗增訂《蘇批孟子》。是編雖稱「年譜」，實爲年表。以國爲綱，分年紀事，所據大體爲《孟子》七篇及《史記》列傳，起貞定王二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列其時之大事及孟子之行事。雖嫌簡略，但列表紀年，尤重時事，於孟子「知人論事」之義暗合。

年譜

周
魯
衛
鄒

滕
任
薛
齊

燕
三晉
宋
秦
楚

正定悼公悼公其君年世武王風姓任姓平公十四獻公晉出公昭公共公惠王
王三元年二年不可考即封弟太吳侯爵年
年
古邾國顓叔繡後歷黃帝
項後穆公於滕唐虞孫顓
改爲鄒
侯爵夏商項少
後君周魯子陽
年世傳公封任
不可二十年後夏
考。二年封奚
傳稱仲湯
任宿封仲
須句施於
風姓薛武
後君王封
年世仲也



甲寅定 年三十		三年	
年十三		曾子居衛 時四年	
		無考弟雍 滑之	
		薛後 世代 無考	
宜公立 陳盤嗣卒 子白嗣為 莊伯子思 遊齊陳莊			
		韓趙魏攻 出公道死 立哀公	



<p>二十七年</p>	<p>甲寅 定王二十二年</p>	<p>十六年</p>
		<p>子思言苟變於衛有齊寇子思守之</p>
<p>子夏之晉辨亥豕之訛</p>		

伯與登秦山觀古巡狩之銘

[illegible]



藏版

孟子年譜

甲寅
十四

十五年
子威崩
烈王立
威烈王元
六年

甲寅
子威
王九

十年
十一

公子
奭弑
昭公
立為
懷公

敬公
孫頹
弑懷

魏斯師事
子夏

魏斯弑幽
公子烈公
立



於魯。

齊康公徙海上城。

丙十七 申年	二十九 年	二十 三年	甲寅 二十 五年	二十 六年	崩 六年	烈王 元年	六年
孟子生。距 孔子卒時 九十五年。	孟子喪父。 激公宜母 仇氏三遷 教之。			孟子受業 子思門人。			
田和卒。子 桓公立。	齊康公卒。 無子。田氏 遂并齊。						
			韓哀侯立。	三晉廢其 君靖公爲 家人。	趙成侯立。	魏惠王、韓 懿侯立。	



四四五

[illegible]

所謂南辱
於楚。

齊伐魏魏
戰于馬陵
殺太子申。

[illegible]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
之楚。			
見孟子。	惠王與禮 厚幣招賢 者孟子至 魏約年五 十歲。	惠王罪歲 凶欲為死 者雪耻孟 子有問答 之言尋卒。	魏襄王元 年
	孟子去魏 歸鄒。	燕文侯立 公卒立。	子易 主立。

五年

慎觀

王六

年
庚

報王

元年

喪焉。

孟子反齊

燕王噲以國讓子之。

齊人伐燕。孟子見宣王於崇，有去志。會燕請已而諸侯將謀救燕問計于孟子。宣王不能用。孟子去齊。



一年

魯使樂正子為政。孟子見平公。將見。臧倉阻之。欲使。慎子伐。

孟子歸老於鄒。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三宿而後出書。宜王卒。子。王立。

孟子至宋。時宋輕以秦楚將之。楚說罷之。孟子遇子石邱。

楚伐秦。大敗。悉兵襲秦。又敗。明年。秦伐楚。此。宋輕所謂。秦楚構兵也。



右起貞定王二十一年甲戌訖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共一百七十九年。

孟子年譜

清·管同編撰

楊世文校點

李文澤審稿

清鈔本

《孟子年譜》一卷，清管同編撰。清鈔本。

管同（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字異之，江蘇上元（今江蘇南京）人。道光舉人。曾受業於姚鼐，爲桐城派重要作家。所著有《因寄軒文集》、《孟子年譜》、《七經紀聞》等。

是譜爲鈔本。前有識語，稱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雖甚辨博，但猶有舛誤。故暇日無事，輒取《史記·六國年表》，參以他書，著成是譜，以補閻氏之闕。以爲孟子生卒年月本不可知，其略可知者，某年有某事而已，故題爲「年譜」。對前人之說，多有辨駁。如指出《史記》列傳謂孟子始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而遂退而著書，其言略且舛矣。又以爲宋蘇轍《古史》雖言之稍詳，而於游齊適梁之後先同樣錯誤。而閻若璩所言，也僅僅游齊、游梁之次序不誤，其他多出臆說。此外如關於孟子鄒人之問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之問題，皆引證文獻，論說詳明，可正前人之誤，補史傳之缺。

孟子年譜

太原閻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予觀之信辨博，然意謂猶有舛誤。暇日無事，輒取史記六國表參以他書，著此卷以補閻之闕。孟子生卒年月本不可知，留青日札、聽雨紀談所載周束理四書典故、辨正又引史記索隱云：孟子卒於周赧王之二十六年壬申，享年八十有四。考索隱無此語。其畧可知者，某年有某事而已。閻書名曰生卒年月考，無當也。既正其失，輒改題曰孟子年譜云爾。嘉慶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上元管同識。

太史公作孟荀列傳，謂孟子始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而遂退而著書。其言畧且舛矣。宋蘇子由作古史，言之稍詳，而於游齊梁之後先，乃仍其誤。至閻百詩生卒年月考，始漸明焉。其說曰：孟子鄒人，晚始游梁，繼事齊為卿，久之



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故至魯，終乃之滕。道不行，歸而著書七篇。百詩所言，亦惟游齊梁之次不舛耳。其他多出臆斷，而實不盡然。以予考之，孟子首至之國，今誠不可知，而見於其書者，則莫先於宋。是時宋君蓋辟公剔成，而王偃猶未立。去宋之後，不知其適他國與否，而旋乃歸鄒。歸鄒而之滕，見文公，然後適梁，見惠王，襄王，而又之齊，見宣王焉。其曰仕齊為卿，喪母葬魯，復反於齊，固皆是時之事矣。然宣王終不能用，而孟子一去齊，其後再至，則所值者湣王，而非宣王也。既事湣王不合，而再去。再去之時，魯平公始立，而孟子乃再至魯云。凡此皆以史策之事合之七篇，而約畧可見者也。當孟子之去齊也，其書稱致為臣而歸，百詩謂久之歸鄒亦是也。然是歸也，則未見其必為宣王時。至於宋偃稱王，而孟子復在

宋此其事固當湣王時矣。然於再至魯之先後則又不可決知。夫考古事者不宜畧不宜疏而尤不容以意斷。今百詩之說謂孟子於宋齊但見宣王王偃斷至魯於宋後而又謂其終乃之滕夫豈能皆得其事實也哉。予既以史策考孟子斷其可知而闕其不可知者因又撮其大畧於前使覽者易以觀焉。

孟子鄒人為鄒國之鄒而非魯耶邑之耶固無庸辨。然其喪母乃葬魯說者謂太公子孫五世葬周之義斯亦無徵之臆說耳。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初不當屬魯。意孟子本鄒人當喪父時是山陽猶為鄒地而其後適為魯取焉。周公以來必合葬杜氏之墓在李武子寢西階下入宮而合之況其地之僅入他國者乎。此喪母之所以必葬



魯也。春秋以後、列國交爭、苟壤地相接、則朝秦暮楚、地有不能專屬者矣。故孟子生為鄒人、而葬母則於魯地。吾因是思之。孟子於諸侯非禮聘則不至、其晚而至於魯、為邱墓之寄於魯焉爾。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謂來見。此明孟子在魯、樂正子勸君使見之、而豈魯之能聘孟子哉。魯不能聘孟子、而謂孟子往就之哉。故知其至魯者、邱墓之情、而非如適齊梁之比也。而百詩直云以樂正子故至魯、夫豈其然矣。

太史公謂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而趙注、孔叢及索隱引王劭併謂孟子親學於子思、朱子兩存其說、而未能定。吾以為是不難定也。蓋嘗考之、孔子世家載子思年六十二、夫子思逮事孔子、而下為魯繆公臣。據魯世家、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而哀公奔越下、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



年而繆公始立。然則繆公之立，距孔子沒已六十九年，與謂子思年僅六十二者，大不可合矣。然太史公於孔氏子孫，自伯魚至孔忠，皆記其生年，是固與孔安國游，得於其家親說者，必無誤。而記魯之年，徐廣謂自悼公以下，悉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則其言固多所牴牾，未足據也。設必如年表，魯世家說，則子思縱仕於繆公元年，距其事孔子時已七十歲，孔子沒時，子思年當一二十，則是子思年八九十而後始為魯臣也，何足信哉。然則子思之年，必如孔子世家之說。今考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下逮顯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之歲，為一百四十四年。子思之年六十有二，設使孔子卒時，子思年十歲耶，則其卒當在考王十三四年間，去孟子游梁歲九十矣。如其年已二十歲，則其卒去此且百歲矣。當孟

子游梁其年固已老矣。然要不過五六十間。故其後二十餘年。及見燕人之事。畔與魯平之立。蓋其年七八十時也。使其及事于思。則游梁年過旄期數十歲。而其後二十餘年。尚復游於齊魯乎。由是言之。孟子之生與子思迥不相及。彼諸人以為親受業者。何其妄哉。夫趙岐注孟子於複壁之中。其言固多舛誤。若孔叢則固後世偽書。朱子謂其平白撰出。而王劭者特據之。以為說焉耳。曷足信也。要之。孟子之學則正出於思。曾其曰私淑諸人。人必于思之徒。無庸議者。荀卿亦曰。子思倡之。孟軻和之。太史公之說。夫必有所受矣。

姚姬傳先生九經說曰。伯魚之年五十而死。則未知孔子之十九生伯魚。六十八而喪之耶。抑二十生伯魚。六十九而喪之耶。然必可知者。當孔子反魯之後。與顏子之死。差先焉爾。



故淵死，以荅顏路請車為擲之不可也。同按，伯魚之死先孔子五六年，而其生又有出妻之事，然則孔子之沒時，子思之年至幼，亦當七八歲矣。其生去孟子游梁，蓋一百五十餘年矣。

太史公記魯事於元公，繆公之年特難依據，不獨與孔子世家記子思年六十二者自相畔也。按檀弓，陳莊子之死，赴於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陳莊子者，即史記之田莊子白，田常之孫，太公和父，名為齊臣，實則齊君，而魯之強敵，故縣子以為交政中國，而畏而哭之也。而史記載莊子相宣公，其卒當魯元公之世，逮至太公和立，取魯之邾，時猶屬元公，而明歲始為繆公元年焉。夫檀弓之書，蓋魯繆公稍後人作，記當時事必無舛誤。彼莊子者，安得死於元公之時哉。吾謂元公，繆

公之後先。史文互舛。蓋當云悼公三十七年卒。而繆公立。繆公二十一年卒。而元公立。田莊子者。卒於齊宣公之四十五年。實魯繆公之十八年爾。如此。則與檀弓之文適相合矣。若今本史記元先於繆。不知太史公書本誤耶。抑後世傳寫之譌。而於二公互易其字耶。要之。以檀弓徵之。則知史記之文之必互舛矣。子思之年六十有二。使年表魯世家如予今所定。則繆公元年距孔子沒時僅四十八歲。子思為臣。正可相及。固至確而無可疑矣。而因是推之。繆公十一年。陳莊公卒。前一年。齊伐魯。葛及安陵。是年。齊伐魯。取都。後二年。齊又取魯郕。豈非孟子之書所謂魯繆公時。魯之削也。滋甚者乎。吾益知檀弓之言之必可信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載毛詩譜云。毛詩出自子夏。授高行子。高



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帛妙子、帛好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同按、王伯厚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是詩序及孟子所謂孟高子者也。吾疑孟子之高子、其前後恐必非一人。高行子受經于夏、其年輩宜先於孟子。其論小弁曰、罔哉、高叟之為詩。雖譏其固、而尊稱曰叟、疑其為是人矣。今毛詩絲衣序猶載高子一說、以為祭靈星之詩、其固亦可見。要之此高子不必與孟子同時、且相見也。若他篇高子以告孟子、謂高子今茅塞于心、意徑辭直、此為師者責弟子之辭、豈施於年老長學士之辭哉。古之人以子為通號、雖一書不嫌同稱。檀弓於參申併

曰曾子何獨於高子而必欲一之。若孟仲子者事別無可稽。據詩譜則仲子受詩李克且再傳而得荀卿卿是亦通儒而說孟子者未嘗一引及何也。予因譜孟子年而特附見之。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閔宮傳引孟仲子曰是謀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

周安王二年

徐廣曰元年庚辰
則是年為辛巳

六國表曰魏文侯二十五年。魏世家曰子擊生于滎。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六國表曰、魏武侯元年。



備 載

孟子年譜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烈王元年

徐廣曰
丙午。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元年。

七年

顯王元年

徐廣曰
癸丑。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年、齊伐我觀津。田敬仲完世家曰、敗

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按、惠王東敗於齊、非一事。觀津一也、桂陵二也、馬陵三也。太子申死於馬陵之敗、事在秦取少梁後、而觀津之沒、當惠王三年、事實居首、故惠王敘喪敗事、特先言齊而後記喪地於



秦之事焉。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秦獻公^②曰、秦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六國表曰、魏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惠王九年、秦魏戰於少梁、虜魏太子。此
太子即名申、後死於齊者、瑩非惟不仁、且不知矣。同按、少梁
之役、秦本紀、魏世家皆云虜公孫痤耳、惟六國表以為虜太

子實語之。譌。戰國策。惠王起境內諸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太子年少。不習於兵。是時上距少梁之戰二十三年矣。使少梁時太子已將兵。度其年必已踰二十。而馬陵時猶得謂之年少哉。夫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恐不勝。而至驅子弟以殉之。則不仁且不智矣。而安問所使之何如也。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六國表曰、秦孝公八年、魏惠王十七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朱子以喪地於秦為秦取少梁不誤。而云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則襄王五年後事、闕百詩嘗辨之矣。然考少梁故城在今陝西同州韓城縣南、東有繁龐、南有郃陽、少梁偏處其間、疑不得有七百里。及讀商君傳、秦孝公遣鞅伐衛、襲虜公子印、魏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而都大梁、然後知惠王之時、魏果有獻地於秦之事、第一割而非數獻耳。魏之河西、自臨晉、今同治。元里、城、今澄。郃陽、今郃陽縣。少梁諸地皆是、又迤北至膚施、今綏德。則為上郡。意秦取少梁後、魏自上郡以南悉割以畀秦、是



以喪地之多至七百里。蓋自是而魏之邊險失矣。

魏之地。魚有河東、河西、河內、河外。約而言之。龍門以東。據汾

為河東。今汾、蒲、吉、龍門以西。濱洛為河西。今同。符太行之南。

殷虛為河內。今彰德、衛輝、懷慶等府。太華之東。號畧為河北外。今陝自

惠王七年。秦取少梁。而河西首動。然濱洛者未全失。又襄王

六年。秦始取焦。漢志。密農。即陝縣有焦。在今河南陝州東北。十二年。始使張儀伐

取陝。則是時河外尤安然也矣。而惠王於移民。移粟。第言河

內、河東。豈舉內以包外。舉東以該西與。抑其時去安邑而都

大梁。惟於近國都者加之意。而河北、河西不復措意與。世之

學孟子者。皆未嘗言及何也。

十六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十八年。齊威王二十六年。齊敗魏桂陵。魏

世家曰、惠王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戰國策曰、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趙、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澁之間。

按、南辱於楚、朱子以昭陽之役當之、此襄王十年之事、非惠王也。閻百詩之說當矣。然百詩遂謂事無可考、則於明見國策者而遺之。國策楚取睢澁之間、考之、時當惠王十八年、此正南辱於楚之事耳。色少東、廿取、皆同、此也。睢水者、本汴水分流、自陳留東至杞縣北、而後東入睢州。澁水即渙水、亦自杞縣東流、而後經乎睢州之境。是時魏地有雍邱、承匡等、正今杞縣睢州之地、故睢澁之間屬於魏焉、非宋地也。

宋子庭四書釋地辨証曰、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六國表同。秦本紀、他世家皆無是年圍襄陵事。襄陵、漢志屬河東郡、為今平陽府襄陵縣、北為趙、西為秦、南為楚、次

年、衛鞅圍固陽、故知有秦、魏歸趙邯鄲、故知有趙。據孟子、惠王言南辱於楚、後楚破魏、復在襄陵、故知有楚。此諸侯圍襄陵、當是秦、趙、楚三國、而楚為謀主。但圍城而未取邑、故云南辱於楚、不云喪地也。與後破襄陵為二事。同按、此說自可通。然雖滅之間、明見國策、不可云不喪地也。

十七年

秦本紀曰、孝公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降者、降其人、未得其地也。至秦昭王二十一年、魏始納安邑、距此五十餘年矣。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六國表曰齊宣王辟疆元年。

史記是歲齊威王薨。予嘗考孟子於諸國首游宋次適滕然後至梁見惠王。或疑無據不知以薛事徵之蓋可見也。按史記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齊薛。索隱引紀年則曰齊湣威王封。紀年本妄書不足據而此則視史為獨信矣。何以言之。國



策貌辨為嬰說宣王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然則嬰之封薛、誠遠自威王、不得謂為湣王之世也。夫齊不滅薛、則不可以封嬰、而文公與孟子言時、始將築薛、則知孟子至滕、必在威王之世、而末見梁惠之先矣。而其書稱滕文公為世子、過宋而見孟子、是知孟子游宋、又在至滕之前、此於事無可疑議者。以年表考之、齊威之七年、當宋辟公元年、其十年當剔成元年、孟子之至宋、則未知為辟公與、為剔成與。要之、此在宋、與後與戴不勝語、當君偃稱王之日者、非一時矣。或曰、閻百詩謂是時薛滅已久、築者如城虎牢、逼鄭之類、予不取其說、而必從朱子、何也。曰、百詩之說、果出於何書。且國策載靖郭君欲城薛、以客海大魚之諫而止。齊既以薛封嬰矣、是舉也、齊為之乎、抑嬰之將自為乎。斯皆無據之言也。按孟

嘗君傳、嬰為齊威王子、其得封固宜蚤、不待湣王。而策載淳于髡說宣王、亦曰、薛不量力、而為先王立清廟。以髡之言合之貌辨、知其皆不誣也。夫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薛將滅、則滕是懼、此固事理宜然、而必欲改乎舊說也、何為也哉。

滕之滅、國策以為宋、漢志、春秋釋例、水經注、以為齊、索隱引紀年、又以為越子末句。漢志諸書皆後出、不足據、其可信者惟國策耳。國策載宋偃滅滕、使蘇薛為湣王時事、則與偃時正相值矣。縱畏齊、楚、而於宋豈能無惕惕哉。觀文公與孟子言、但謂聞於齊、楚、而事兩邦、而未嘗一言及宋、知其時宋猶未強、必非王偃之世也。百詩之說、毋乃未審與。然則孟子至滕、必為齊威王世、此又其一微云。

二十八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十年、齊宣王三年、齊田忌、田盼將孫子為師、敗魏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惠王十八年、伐趙、而與齊戰、敗於桂陵。至是年、復與趙攻韓、而致齊之救。首事者皆魏也。故曰、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國。策言、太子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傳曰、太子年少、不習於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策又言、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止之。然則太子不勝兵、時之人率知之、度其父尤必知之矣。知之而使之、故曰、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殉者、明置於死之辭也。蓋孟子當時灼見惠王之用心、故其辭痛疾如此。

二十九年

秦本紀曰、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公子卬。魏世家曰、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於是徙大梁。商君列傳曰、

魏割河西地以和。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六國表曰、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六國表曰、魏襄王元年。

或問予曰、孟子見惠王之歲、何以決為三十五年、而惠襄之年、必從史記、而不從竹書也。曰、惠王三十一年始徙大梁。孟



子書於惠、襄稱梁王而不稱魏，固知其至必在三十一年以後矣。此易明也。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惠王薨，襄王立。度孟子時正在梁，而繼見之、見之有不似人君之歡，則不久旋去梁矣。故後二年有齊宣伐燕之事，而孟子已在齊。其年歲事實歷歷可見如此，故知太史公記惠、襄之年決不誤，安得有如竹書改元之說者與？惟孟荀列傳以為始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見梁惠王，則考之不可合前人之辨詳矣。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六國表曰：燕易王元年，齊宣王十一年。戰國策曰：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之、取十城。燕世家曰、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宋黃氏曰、抄謂孟子齊人伐燕本二事、後所云者、湣王時子噲、子之之役、而前所云者、指是事。其言的當、不可復易矣。史策但云取燕十城、旋聽蘇秦之說而歸之、未嘗如孟子所載之甚。然而知為一事者、策載蘇代說王噲云、聞君居處不安、飲食不甘、思齊報齊。噲亦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是時燕噲初立二年、未嘗與齊構難、而讐齊已至此、何哉、固以先王時齊嘗舉之取之、毀宗廟而遷重器、如孟子所云也。而因喪伐燕、又必當文公初薨、易王未立之際、故曰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焉耳。惜國策於此等不詳記載、故說孟子者皆失其事。然以噲代所言徵之、則其實



亦可推而見矣。蓋二書者互相證乃明也。太史公采策作史記。故燕齊世家載是事並同。惟策以子噲子之之役亦屬宣王。此則謬誤。而史公所不取。要之孟子未嘗勸齊伐燕。則所謂今燕文武之時。不可失者。固傳聞之謬說。而併其記事亦豈足信哉。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而其書則作於湣王之世。故書言宣王皆舉謚。其凡曰王曰齊王不舉謚者。皆湣王也。其記事分別明白。本無可疑。自溫公朱子以來。皆不能詳考。而溫公因國策之誤。遂徑增宣王之年。其皆以下就噲之之事。近闕百詩者。又欲移噲之之事以上就宣王之年。其皆不可通也已。

國策記齊宣因喪伐燕。但云取其十城而已。未嘗如孟子所云舉之。取之之說也。然而考之他篇。則其事皆可證。孟子蘇

秦既說齊歸燕城、謂燕王曰、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夫第七十城、燕何至危而不存哉。曰、功存危燕、則是齊有舉全燕之事矣。且非第此也、李兌為秦、謂奉陽君曰、燕弱國也、且燕亡國之餘也。鮑彪注本以此語屬燕文公時。按燕自立國以來、惟周景王六年嘗有惠公出奔之事、下逮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蓋已二百有五年、兌不宜遽舉是事。而如定為昭王時、謂所指即子噲、子之之役、則蘇秦死又八年、不及見矣。然則是策必屬易王、王噲時、乃正與蘇秦相值、而秦之所云亡國者、仍齊宣伐燕之事而已。夫以齊宣一伐燕、而謂燕為亡國、則孟子舉之、取之之說、益可證也。秦之說趙也、已曰奉陽君捐館舍、此奉陽君蓋別一人、封號同焉耳。嗟乎、燕固弱國、而齊之伐燕、一因喪、一因亂、皆乘間蹈瑕



之勢故功易成矣。而宣王謝罪歸城。湣王遂取燕而據有之。此齊前者猶幸而無事。而其後所以卒動天下之兵也。雖然。孟子以仁義說宣王。王不悟。至蘇秦以利害說之。而宣王大說。頓首塗中。謝燕使而願為兄弟。列國之君之不足與有為也。可慨也夫。

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平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問百詩謂孟子於齊既云為卿。而乃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者。蓋惟齊卿有如此。而非所論於他國也。又惟宣王之卿有如此。而非所論於他王也。同按。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列傳言齊襄王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則不治議論之卿。

寧獨宣王時有哉。然孟子事宣為卿，亦固有他證。孟子自齊葬魯，充虞請曰：「木若已美。」然樂正子謂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母卒，固在為卿之後也。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惠王已稱之曰「叟」，度其年必已踰五十。至是齊宣伐燕之歲，又復五年，度其喪母即於是年前後矣。列女傳言孟子處齊，因母老道不行，有擁楹而歎之事。蓋是時母年踰七十，義不可遠游，是以雖道不行，卒為卿，喪母終喪，反而後去，此於情事固無可疑也。溫公不之審，乃徑增宣王之年，以下就噲之之事。噲之之事去是十八年，去孟子至梁之歲二十三年，當孟子游梁年五六十，度其母年當七八十，則彼時年七八十，而其母且年過旄期矣。不知孟子是時始奉母居齊而喪之，取將道不行於齊而淹留二十年之久耶。斯說之必不可通者已。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六國表曰宋君偃元年。

四十二年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閻百詩云、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予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前、方為合耳。同校、百



詩誤合充虞致為臣兩章為一時事，故其說如此。然以所推年數言之，亦可見充虞章之去齊正當在前，此數年間而宣王因喪代燕，為孟子所親見，不得下移而為噲之之事，明矣。

四十六年

六國表曰：齊湣王地元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六國表曰：齊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

此史記之誤，辨已見前。然孟子之書所謂於薛餽五十鎰而受者，則所指不可知。按史策，齊以薛封田嬰，號靖郭君，其子文號孟嘗君，戰國之人皆稱為薛公。孟子之書所言薛者，苟在齊威王時，則或仍為任姓，如在威王以後，則固當為靖郭。

孟嘗矣。威王之時，孟子蓋未至齊。觀陳臻言，前日於齊王餽兼金，而後及於宋、薛，似在薛為去齊後事。其所謂薛，其即靖郭、孟嘗之屬耶。然而不可確知矣。

慎靚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六國表曰：燕王噲元年。

二年

三年

六國表曰：宋自立為王。宋微子世家曰：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為敵國。戰國策曰：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

孟子再至宋時不可考。以其書稱宋王推之，則其至當在既去齊宣君偃十一年以後也。第君偃在位四十餘年，去燕噲



亂事三十餘年、而後滅、則未知孟子先見齊湣、魯平而後至宋耶、抑先至宋而後見齊湣、魯平耶。其詳又不可知矣。惟萬章曰、今將行王政、則知在此十餘年間、約畧可見而已。

四年

五年

六國表曰、燕君噲五年、君讓其臣子之國、願為臣。又曰、齊

湣王八年。

六年

報王元年

徐廣曰
丁未。

六國表曰、燕君噲七年、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又曰、齊湣王十年。戰國策曰、燕國大亂、百姓惘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僕之、破燕必矣。又曰、孟軻謂



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破燕子之亡。

此皆湣王十年之事、史記不誤、國策誤屬宣王、而通鑑因之、辨詳於前矣。又按、孟子沈同兩章、為溫公疑孟所尤譏、不可不辨。燕噲子之之當代、事不待言、豈孟子而獨能為異論乎。然而伐燕之先、不聞其告戒湣王、如前對宣王之語、何也。湣王之伐燕、其初舉動、蓋未嘗失策、載其告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如其言、雖天吏何以加此。逮其後、利令智昏、竟取燕國、是則湣王不踐其初言、而要豈孟子之所及料哉。牽牛以蹊人之牛、田^⑥而奪之牛、其

先託聲罪之名、非孟子所當阻。其後以燕伐燕、實孟子所不料。其答沈同與對或人之語、皆至理宜然、無可非議者也。然及至是、則孟子固有諫止之辭矣。諫之云何、曰、以若所為、則燕人必畔。惜夫書闕有闕、而其語今不傳耳。語今雖不傳、而以後說徵之、要自可見。如溫公言、則是孟子於伐燕之事、始終旁議而無諫止之辭。始終旁議而無諫止之辭、則燕人之畔王、何以曰吾甚慙於孟子哉。其亦思之不精也矣。

閻百詩不知宣王更有伐燕之事、欲移是從於宣之八年、以合孟子。其言曰、同策載儲子謂宣王宜僕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之謂、五偶為三也。吾謂五為三、既無確據、若孟子在齊、本事宜潛二王、儲子為相、不言其時安



見其為宣王之世哉。惟章子將兵之說，則若可疑焉。國策言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威王之薨，至是幾三十年，果令章子將兵，則策作宣王伐燕為近。然吾考他策又云：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宋之稱王在湣王六年以後，然則章子是時正復為將於齊，不獨威宣之世。戰國之士若廉頗、王翦、年既老而將兵者，甚衆，奚足疑哉。要之國策是篇語出傳聞，多舛謬，不足信，必欲合史記而一一據之，則策謂今燕文武之時不可失者，亦將信為孟子之言耶。則孟子不真勸齊伐燕耶。

元吳氏師道校注戰國策，力辨增之之役必屬宣王，其誤蓋與百詩同。獨其間載一說云：「或謂荀卿嘗事齊宣，為之諱也。」

今不知其語所出。史記荀卿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荀子事襄王未嘗事宣王也。荀子書春申道綴基畢書列傳亦云春申君廢而荀卿因家蘭陵。春申之事上距齊宣八十有七年矣。傳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則至此卿年一百三十有五豈猶能授徒著書以哀他人之死哉。吳氏之說亦疏矣。

孟子在齊事宣湣二王惟其書序事無先後故措雜不可分。然苟細讀而精考之則其間亦有可分者數焉。充虞章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此顯王四十五年前未滿八百時語也。宣王時也。致為臣章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此數言則正當為湣王之語。孟子於宣王時已不合而去齊今事湣而再行故曰又棄。若關百詩因郝楚望說以孟子墓母反齊



為去而又至，則大不然。母喪而歸葬，喪畢而仍來。歸葬之時，其於君詎可謂棄，而今胡為又之哉？故知又棄云者，必湣王而非宣王之語，而記者次此章於燕人畔後，益知噲之之役必出湣王也。孟子事齊宣，為不治議論之鄉，其於湣王蓋亦然，故曰致為臣。孟荀列傳言齊襄王時，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至襄猶然，而況於湣乎？吾因是思之，孟子宿書尹士兩章，蓋亦皆湣王時事。尹士所云然且至者，與又棄語正相符。伐暴救民者，湯武之事，孟子以伐燕事去齊，故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孟子在齊，雖不受祿，而至而再為臣，故士譏其干澤焉耳。嗟夫，湣王亡國之君，而孟子謂其足用為善，以燕畔甚慙一語觀之，其足為善，蓋亦可知。然而卒不為善，而其終且至於亡國者，蓋其臣皆陳賈之流，為王怙過者也。其臣皆

陳賈之流、為王怙過、是以過不能改、而於大賢亦必慚疏焉。孟子曰、王庶幾改之。又曰、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此皆孟子棄湣王而歸之故也已。

孟子充虞章為去宣王時事、尹士宿畫諸章為去湣王時事。然則居休章次於充虞章後、是亦宣王時事而已矣。何以知之。尹士章謂三宿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而不舍王。而居休章則曰、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又曰、久於齊、非我志。其情意辭語不相同如是、是所指豈一王乎哉。吾意孟子雖事宣為卿、而遭喪三年、反而即去、其仕時蓋無幾、故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正是時語、譏其不當即去焉耳。若其事湣、則代燕、燕畔首尾已三年、而其至尚未詳何歲。孟子游諸侯、蓋未有如是之久者、是以辭祿至



十萬。而其久也、亦正由潛王足用為善故也。使一見而即有去志、則於齊必不至如是之淹。志不欲淹而淹、今獲去則固已遲矣。又何為乎猶以為速哉。由是言之、此明非去一王之語、而說孟子者不能辨也。前之去齊、以道不行、而非有顯然之跡、故淳于髡得而譏之。後則明以諫王之過不改而去、髡雖佞、曷得而譏焉。吾益知其非出一時矣。

六國表是年附曰、魯平公元年。

年表、赧王元年、徐廣注曰、丁未。而魯世家、平公卒、下廣注引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如其說、則是歲平公二年也。以世家考之、謐說良是。要之、是數年中、孟子正在齊、而平公初立、則知孟子至魯、平公將出、固其再去齊時之事、此為其確證矣。

二年

三年

六國表曰：燕人共立太子平。戰國策曰：是為燕昭王。

按：是後孟子復去齊，其可見者，惟魯平公將出一事，而其他皆不可考矣。自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此，凡二十六年。當孟子至梁時，其年已老，則是時年當七八十矣。又後十六年，而魯平公卒。報王十一年。又十年，而齊滅宋。報王二十二年。又二年，而五國共擊齊，湣王走莒。報王三十一年。孟子書於梁惠、梁襄、齊宣、魯平皆舉謚，獨於湣王不舉謚，則知孟子卒於魯平卒後、齊破之前，大抵年近百歲，或且過之，而於今不能確定也。

校記

①帛好子：當作「帛妙子」，見《經典釋文》。按，上文亦作「帛妙子」。

②秦獻公：按此段引文出於《史記》卷五《秦本紀》。

③河北外：「北」字當衍，見上文。

④趙兵：當作「起兵」，見《戰國策·楚策》。

⑤代：當作「伐」。

⑥牛田：「牛」字當衍，見《左傳·宣公十一年》。

⑦書：當作「輸」，見《荀子·成相》。



孟子編年

清·狄子奇編撰

楊世文校點

李文澤審稿

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孟子編年》四卷，清狄子奇編撰。清光緒十三年浙江書局刻本。

狄子奇生平事蹟見《孔子編年》。是編前有程恩澤敘及子奇自序。程氏敘認爲言孟子者有五誤：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即孔子陬邑，誤一；孟子卒年多有異說，誤二；金履祥、季本等以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孟子去梁之年多異說，誤四；前人謂伐燕之役有二，誤五；有此五誤，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遂不可究詰矣。子奇《孟子編年》，於此五誤起而正之，辟諸謬說，歸之。是。以爲其至之先後，則齊最先，宋次之，滕次之，梁又次之。去梁後乃仕齊，又由宋而薛、而歸魯。又以爲前儒考孟子事蹟者，往往互有得失，故有取有駁。徵引文獻，除《孟子》、《史記》而外，《列女傳》、《韓詩外傳》、《戰國策》、《竹書紀年》、《通鑑綱目》等引證較多。是編長於考證，於孟子生平事蹟辨析明白，可資參考。

孟子編年敘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



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

伐燕爲宣王。後伐燕爲閔王。孟子集注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叔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元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尙易。爲孟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間。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聖賢之



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大清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古歙程恩澤拜撰。

孟子編年敘

孟子之事與孔子不同。孔子有年可紀而孟子無年可考。其顯晦異也。然其生平出處有可推測而得者。大約四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間傳食諸侯。不過二十餘年事。而厯聘所至。則惟齊宋爲兩餘各一。其至之前後。則齊最先。宋次之。滕次之。梁又次之。去梁後乃仕齊。又由宋而薛而歸魯。何以知之。孟子見諸侯自鄒穆公始。孟子居鄒章言由鄒之任。由平陸之齊。先儒謂在周顯王辛卯壬辰間。而其適宋在君偃之世。是時尚未卽位。是先適齊而後適宋也。滕文公爲世子時。孟子已在宋。及卽位。



乃自宋反鄒、自鄒至滕，是先適宋而後適滕也。齊人築薛，在顯王四十六年，當梁惠王後元十三年。是時孟子尙未至梁而已在滕，是先適滕而後適梁也。齊人伐燕，在赧王元年，孟子猶在齊，而梁惠王卒，子愼覲王二年，孟子卽去梁，是先適梁而後再適齊也。陳臻問受餽以于齊爲前日于宋，于薛爲今日，是去齊後又由宋而薛而歸魯也。此皆質之本書而確鑿可據者。至於七國之事，亦足與孟子相參考。孫臏之用齊，白起之用秦，孟子所謂善爲陳善爲戰也。蘇秦之約從，張儀之連衡，孟子所謂約與國連諸侯也。申不害之修術，公孫鞅之變法，孟子所謂辟土地充府庫



也。他若諸侯救燕、不舉其國、秦楚構兵、不載其年、當以史策之詳、補孟子之略。相王改元、訛惠爲襄、伐燕燕畔、訛宣爲閔、當以孟子之是、正史策之非。凡斯之類、更僕難數。奇既校孔子編年、復有是作、雖末學膚受、淺陋實慙。然本末始終、約略可見、言孟子者、或於此有取焉。溧陽狄子奇。

例言

一、孟子鄒人其世次無考故以周史編年而以七國諸君之年繫于其下。凡宋魯小國有可紀者皆書之。

一、孟子事蹟除列女傳韓詩外傳畧載一二外其與七國相涉者具見于國策史記及竹書紀年但紀年用夏正史策用周正三書年月往往不同茲取其同者錄之其不同者則第兩存其說以俟考核。

一、通鑑綱目多採史策以成文茲皆取本書錄入其有語涉冗蔓或複沓倒置反不若通鑑之簡當者則舍彼錄此卽以通鑑標名以存其實。

一、孟子轍迹所至、本無確年可考。惟齊人築薛、齊人伐燕、秦楚構兵諸條、差爲可據、餘皆本先儒之說、以意排纂、閱者諒之。

一、列國之事、本與孟子無涉、然足與孟子相發明、故附錄之、以備參考。其無關要義者、則從闕略。

一、編年之體、有綱卽有目、然春秋有經無傳者甚多、通鑑亦然。茲仿其例、凡無可採錄者、概不重出、但於本事下、注明何書、以爲徵信。

一、先儒考孟子事蹟者、有程氏復心、孟子年譜、譚氏貞默、孟子編年略、季氏本孟子事蹟圖譜、閻氏若璩、孟子生

卒年月考、任氏啟運孟子考略、周氏廣業孟子四考、曹氏之升孟子年譜等書、皆互有得失。惟日知錄云、孟子遊諸侯、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其說差可信。然孟子本書明云、由平陸之齊、又云、自范之齊、則適齊自有兩、而其初適宋在至滕之前、再適宋在去齊之後、亦自明白可據。顧皆不之及、亦似考之未審。他如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繼事齊閔王、通鑑前編謂孟子先遊齊、梁、後至滕、宋、皆與本書不合、茲正之。

一、孟子編年本與孔子編年各自爲書、故其中體例多有

不同、閱者當分別觀之。



編藏

孟子編年 例言

孟子編年卷一

溧陽狄子奇

原謹按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又字子居。子輿與子輿皆傳寫之訛。本魯

公族孟氏之後居於鄒。

本春秋邾國是時改號曰鄒。水經注以爲卽孔子陬邑。譚

氏貞默孟子編年畧曹氏父激一云名彥璞曹寅谷

之升孟子年譜主之非是。父激云孟氏五十九代五

經博士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字公宜早卒。據孟子本

年襲職則彥璞非孟子父名。字公宜早卒。書後喪踰

前喪語則其父當卒於孟子成立之時。母仇氏。或云

列女傳謂孟子三歲喪父恐未可信。母仇氏。李氏

夙有義方。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孔叢子及趙岐

孟子親受業。治儒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於子思非是。治儒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廣輿記孟母故宅在太

原榆次。母并人也其地



有三徙鄉。愚按此說恐出附會。既云居鄒何得在太原。豈從母居外家耶。以爲并人說亦無徵。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教子矣。遂居之。幼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者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疑當作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三遷志。孟子斷機祠在鄒縣東南隅。曝書臺西。去子思書院僅百步。山東通志。

孟子故里在縣北三十里。
傅村宅前有池名孟母池。

〔又〕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晷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

〔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



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

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

問孰存。六字依列女傳補。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

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

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

敢去婦。以上三條本非一時之事，亦無一定之年，謹列諸卷首以誌義方。

己酉周烈王四年。秦獻公師隰十三年，楚肅王臧九年，田齊威王因齊七年，趙成侯種三年，魏武侯擊

十五年，韓哀侯魯共公奮五年，燕桓公宋辟公辟兵衛聲公訓越王之侯元年。○按竹書紀年列國諸侯王之

年與史記迥異。茲四月二日，孟子生。按孟氏譜謂孟子概不錄以省謬葛。

年己酉其誤不待言。陳士元謂定王乃安王之誤。考安王止二十六年，自庚辰元至乙巳陟，並無己酉，則其說

亦誤。闕里志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又非己酉。惟三遷志則云：孟子生於烈王四年己酉，以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衛伐齊，取薛陵。田齊趙逆溯至是年，正合此數。今從之。衛伐齊，取薛陵。世家：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趙世家：○此七雄并吞小國之極。衛敗趙師于北

蘭。六國表：趙世家。○

庚戌五年，年二。隱孔子以周歲增年，而孟子不然者，孔子以索改也。故仍照魏敗楚，取魯陽。六國表：楚趙敗秦高安。趙舊本編次。魏世家。○

辛亥六年，魏惠王薨，韓懿侯佑元年。年三。趙伐齊酈。六國表：趙世家。○

齊侯朝周，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韓趙遷晉君于屯

留。紀韓趙伐魏，敗魏濁澤。按竹書紀年：於是年，書韓趙伐魏，葵蓋卽是役。六國表：趙

世家在七年、
通鑑從之。

通鑑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是以

賢威王。

凡書中所引通鑑皆據朱子綱目、以綱目亦稱通鑑也。

田齊世家威王九年、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甯、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擊趙、衛、敗魏於渴澤。

按渴澤之役、韓趙實主之、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
豈齊亦從事於其間耶。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
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于齊二十餘年。
魏世家初、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頤
謂韓懿侯曰、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
之、破魏必矣。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戰于渴澤。
濁澤。魏氏大敗。趙謂韓曰、殺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
退、我且利也。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
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悅。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

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之謀不和也。若從二家

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子七年，楚宣王、良夫、宋剔成一作肝。年四。魏敗韓馬陵。六國表

敗趙懷魏世家。○六國表趙世家在六年。懷紀年作濁陽曹寅谷云此惠王好戰之始所以報濁澤也

魏大夫王錯出奔韓。紀年

癸丑顯王元年，韓改號年五。齊敗魏觀。六國表魏世家。○

據田齊世家當鄭城邢邱。紀年。○按史記鄭滅於烈王

於安王二十一年，烈王二年徙都，改號是年。趙侵齊，至

城邢邱，然顯王以前仍稱韓，至是乃改稱鄭。

甲寅二年，年六。鄭趙分周為東西。趙世家。○吳氏師道曰



周鮑彪易之大謬。雨金櫟陽。秦本紀。○六國表在元年。

乙卯三年年七。魏使公子景賈伐鄭。紀年。與鄭會于宅陽。六國表。○按魏世家惠

表韓魏世家。○宅一作宅。秦敗鄭魏于洛陽。六國表。○按魏世家惠蓋卽趙與齊戰阿下。趙世家。指此。

丙辰四年年八。魏發逢忌之藪以賜民。紀年。○曹寅谷云惠王所云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此類是也。伐宋取儀臺。六國表。趙攻衛取甄。趙世家。

丁巳五年日邯鄲。年九。雨碧于郢。紀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

門。賜以黼黻之服。按趙世家成侯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疑因此而敗。

秦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

子賀以黼黻。

戊午六年年十。雨黍于齊。紀年。○按此與五年雨碧于郢

入其餘一切災異之事皆在所畧。

己未七年年十一。魏敗鄭及邯鄲之師于澮取皮牢。按六

韓懿侯九年趙成侯十三年皆曰魏敗我于澮係顯王七年事。趙魏世家亦然。惟表及魏世家於魏惠王十年曰取趙皮牢則在顯王八年而紀年魏取趙列人及肥又在六年彼此互異。茲酌其中書於是年。○曹氏之升曰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蘇秦言魏君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以西謀秦。楚世家宣王六年所云三晉益大魏惠王尤彊蓋皆指此。懸按惠王云晉國天下莫彊指其先世言也。然在惠王初年。秦敗魏師于少梁虜其將尙稱全盛曹君所云是也。

公孫痤。閭百詩以痤爲太子申。曹寅谷云此卽衛鞅所事者故明年痤卒而鞅奔秦。六國表僅稱太子

趙世家作太子痤皆非申也。魏與邯鄲榆次陽邑會鄭
愚按此乃既虜而復返者。
于巫沙年紀

趙世家成侯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

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按昭侯當
作懿侯

庚申八年秦孝公渠梁燕文年十二彗見西方六國衛公

孫鞅入秦梁入河水于圃田

秦本紀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國六下有與齊威楚

哀趙成侯並十五字悼當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

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

中南有巴黔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狄，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甯，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

源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魏策〕魏公叔痤患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西入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竹書紀年〕顯王八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辛九年、年十三。周致胙于秦。六國表。周秦本紀。秦師伐鄭、次于

懷、城殷。紀年。邯鄲助魏攻齊。趙世家。

王十年、年十四。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三

晉盡取晉君屯留地、遷之端氏。趙世家。楚師出河水、以水

魏長垣之外。紀年。○金仁山以此爲南辱之一、似未合。

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

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

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

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

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繆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



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此變法之始，三代典制於是蕩然無存。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爲政而不行，先王之道者，蓋謂此也。

癸亥十一年、鄭昭侯年十五、學于魯。聖門志孟子十五歲就學于魯。按此說亦無考。

姑仍魏伐鄭、執其君、既而歸之。秦敗鄭西山。六國表、韓世家。

邯鄲與魏遇葛孽。趙世家。

竹書紀年顯王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

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及鄭釐

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

甲子十二年、年十六。齊封騶忌爲成侯。六國表、田齊世家。○上年以鼓琴見

威王、今封。魏與邯鄲會鄒。六國表、宋魏伐鄭。

韓世家昭侯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朱。六國表同。

乙丑十三年、越王無年十七。魯、衛、宋、鄭朝魏。紀年、在邯鄲

與齊宋會平陸。齊趙世家。與燕會阿。六國表。○阿。紀年作安邑。

魏世家惠王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是時魏猶強盛。

丙十四年。年十八。齊魏會田于郊。任氏孟子考畧在魏二十一年。疑誤。

與秦會杜平。秦本紀。侵宋黃池。六國表。魏世家。

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

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尙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

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

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

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丁十五年，魯康公屯元年。○按魯自悼公以年十九。秦

敗魏師于元里，取少梁。魏伐邯鄲。

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此喪

秦七百。圍趙邯鄲。此孟子盡心下篇所謂梁惠王以

里之始。見後。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也。說

戊十六年，年二十。鄭君朝魏，伐東周，取陵觀、廩丘。六國表韓

世家。紀年。魏拔邯鄲，齊救邯鄲，伐魏，敗魏于桂陵。

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

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

「不如勿救。」段干朋國策作綸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

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

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以

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使田忌南攻

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此孟子

心下篇所謂大敗正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

以令天下。按紀年齊稱王在顯王三十四年，或威王時已先稱王，未可知也。

孫吳列傳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陰使召臏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臏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

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

楚策邯鄲之難，楚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

濊之間。

包少丞通考年譜以此爲南辱于楚之證。果爾當先及南辱，次及東敗西喪矣。

己十七年，年二十一。

秦伐魏。

諸侯圍魏襄陵。

上年齊南攻襄

陵，疑卽指此。紀年云：米景鼓衛公。

魏築長城。

紀年在十年，據秦本

紀則孝公元年。

齊使楚景舍求成于魏。

紀年在十六年。任鈞臺云：恐魏

下秦也，故移於是年。曹氏年譜亦云。

秦本紀孝公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六國表同。

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庚午十八年，年二十二。秦伐魏固陽，攻趙蘭。趙世家。魏歸邯

鄆，盟漳水上。

六國表。趙魏世家。

鄭以申不害爲相。

齊築防，一作

房，以爲長城。

紀年。○按蘇秦列傳，齊有長城，足以爲塞。蓋卽指此。

六國表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

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

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

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世家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辛十九年年二十三。秦徙都咸陽初廢井田。魏與秦

會彤。

六國表魏世家。

商君列傳作爲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秦本紀作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尺丈。

壬二十年年。趙肅侯語元年。年二十四。秦初爲縣有秩史。

六國表。邯鄲奪晉君端氏地徙處屯留。趙世家。按六國表於安王二十六



年卽書韓趙魏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紀年則云烈王六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桓公于屯留蓋靖公卽位史記在安王二十五年竹書則在顯王三年也然趙世家云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與紀年所云鄭取屯留尙子合在顯王十年本年又奪晉君端氏地徙處屯留然後晉絕與六國表迥異姑備錄之以俟考

癸酉二十一年年二十五。秦更賦稅法。六國表。魏與邯鄲

遇陰晉。趙世家。鄭君朝秦。六國表。

甲戌二十二年年二十六。魏侵楚。楚伐徐州。紀年。

竹書紀年顯王二十二年壬寅。韓氏怡曰壬寅日也上無時月簡有脫落。

孫何侵楚入三戶郛。

乙亥二十三年年二十七。邯鄲君朝周。趙世家。魏鄭伐楚。

衛貶號曰侯。衛本侯也。此云貶號。意必有服屬三晉。按鑑此條下有子思與衛侯論荀變及問答語。疑誤。子思生于魯哀公二年。至是已一百四十餘年。即使年六十。二之說爲不的。亦斷無是年尙存之理。並不錄。

竹書紀年顯王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

上蔡。孫何取滎陽。任鈞臺云。惠王不得志于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丙子二十四年。魯景公。年二十八。魏敗鄭馬陵。紀年。

丁丑二十五年。年二十九。諸侯會于京師。六國表。田忌襲

齊。不勝。邯鄲攻齊。拔高唐。趙世家。

田齊世家威王三十五年。田忌率其徒襲攻臨淄。求

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是時齊都臨淄。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曹寅谷

云田忌與騶忌不善騶封下邳是齊之邊邑豈卽田所攻歟

戊寅二十六年年三十。周致伯于秦。邯鄲攻魏首垣。趙世家。

六國表秦孝公十九年城武城從東方牡邱來歸天

子致伯。

己卯二十七年齊宣王辟疆元年。○按通鑑以宣王元年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茲從史記改正。年

三十一。諸侯賀秦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朝王。

紀年在二十三年。通鑑在二十六年。

秦本紀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庚辰二十八年、年三十二。魏復伐邯鄲、齊救邯鄲、伐魏、敗

魏于馬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紀年在二十六年。二魏城濟陽。

任鈞臺云、備齊患也。愚按、水經注引紀年云、惠成王十

三年、城濟陽、在顯王十一年。今在是年、則爲惠成王三十

十年。疑十三乃三十之訛。

說見韓氏怡紀年辨正。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

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

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

莒、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

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



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啖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國策：魏太子自將，篇與此畧同。

田齊世家：宣王二年，曹寅谷年譜：以此事在威王時，非是。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南梁。紀年：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遁。曹云：梁赫，卽南梁。惟在二十六年，則互異耳。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驕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

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國策南梁之難篇與此畧同，惟田忌作張巧，孫子作田臣思，彼此互異。

孫吳列傳後十三年，魏與趙攻韓。句與齊魏世家稍異。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通鑑改作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

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監子之名。

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

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以上三條孟子梁惠王上篇所謂

篇所謂將復之，恐不能勝，又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也。

辛巳

二十九年

魏改號曰梁

年三十三

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

公子卬而敗之。秦封鞅為商君。

紀年在二十八年

魏徙都大梁

紀年在惠王六年。索隱引紀年在惠王九年。○按通鑑是年魏獻河西地於秦，蓋本商君列傳。然秦本紀、魏世家俱無其事，稽古錄亦然。茲制之。

為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紀齊

與邯鄲伐梁。

趙世家在三十一年

邳遷于薛。

紀年○按顯王十二年齊封驪忌於下邳

彼時邳已滅矣。此云邳遷于薛，似至是始滅者。豈忌所封者為下邳，而此乃上邳耶？姑錄之以俟考。

商君列傳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

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國內空，日以削。恐，下
割河西地以和。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
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
十五邑，號曰商君。

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索隱曰：紀年

勝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
北部。王攻衛鞅，我師敗逋。是也。惟在惠王二十九年，
則有不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
同耳。

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
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爲太子。

王三十年，楚威王熊年三十四。秦與梁戰岸門。六國表
○秦本



紀在三十一、年岸作雁。索隱引紀年在三十三年。虜其將魏錯。按魏錯卽王錯。韓不知何年復返魏。

癸未三十一年、年三十五。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商君列傳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弗受、遂內秦。秦攻殺之、惠王車裂以徇、滅其家。

秦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

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已死、惠王代後、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甲申三十二年秦惠文王元年年三十六。楚、鄭、邯鄲、蜀皆朝于

秦。六國表。秦本紀。

乙酉三十三年年三十七。按通鑑是年書孟軻至魏，蓋本魏世家。然惠王十一見孟子，便稱之曰：「叟，必在遲暮之年。」是時孟子止三十七歲，安得當此？且與本書西喪南辱諸事皆不合，恐必有誤。至謂是年適



魏直至愼愼王二年始去魏適齊。天子賀秦。周秦本紀。
凡在魏十八年。更未可信。茲削之。○曹寅谷
云。元年四國來朝。次年天子致賀。與邯鄲圍襄陵。紀齊

與梁會平阿南。六國表齊宋太邱社亡。六國表

丙三十四年。梁惠王後年三十八。齊梁會于甄。六國表

家。又會諸侯于徐州以相王。六國表在三十五年。按紀

故會諸侯于徐州。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是
惠王此時並未卒也。乃史記云。惠王三十六年薨。以會
于徐州為襄王元年事。因以襄王之事為哀王。殊失其
實。通鑑不從。史記又襲其誤。以相王改元繫之。三十五
年。實差一歲。大事越伐楚。

丁三十五年。年三十九。周致胙于秦。六國表。周楚滅越。

紀年。在三十六年。

越世家越王無疆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大敗之殺
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
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海上服朝于楚按吳越春秋
子尊尊子親親失琅邪
乃爲楚所滅與此不同

孟子編年卷一

浙江書局刊
馮一梅校
張大昌校



備藏

孟子編年 卷一

校記

①楚宜：當作「楚宣」，見《史記》卷五《秦本紀》。

孟子編年卷二

溧陽狄子奇

戊子三十六年邯鄲復國年四十。趙築長城。趙世家秦以公

孫衍爲大良造。六國表楚圍齊于徐州。六國表齊燕趙

鄭梁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六國表

表燕世家蘇秦說燕在三十五年。

通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

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于千里之外趙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憂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



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強于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規、國策作隔則禍必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按諸侯之地、五倍於秦、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而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故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

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諸侯。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韓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

交臂而事秦，何異於牛後乎。

二句照國策補。

夫以大王之賢，

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

其言。又說魏惠

史記作襄。

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

小，而人民甚衆，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廝徒十萬，

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

臣願大王熟計之。魏王聽之。又說齊宣王曰：齊四塞

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臨淄

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

二句照國策補。

卽有軍役，不待發

於遠縣，而臨淄之衆已二十一萬矣。夫韓魏之所以

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存

亡之機決矣。幸而勝，則兵半折，四境不守，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矣。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過陽晉，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惘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而欲西面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

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比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

己丑三十七年。韓宣惠王。燕易王。衛平侯元年。始客鄒。譚氏貞默曰：孟子四

十以前講學設教六十以後歸老著書其傳食諸侯當在四十以外。周氏廣業曰：孟子之遊自鄒穆公始。愚按二者之言皆無確據。然以本經推之當不甚相遠。今故繫之是年而以次排纂焉。梁以陰晉和

于秦。秦公孫衍以齊梁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齊伐燕取十城。旣而歸之。

孟子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



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土、死其長矣。此章是孟子居鄒時語。孟子以鄒人客鄒、其與穆公往來自非一次。今皆無可考。謹錄是章以誌行蹤所自始。其任人有問屋廬子章不知何年、不敢妄錄。

秦本紀惠文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甯秦。又見六國表。

蘇秦列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

趙而從約皆解。

趙世家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又見田齊世家。

燕世家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

說齊使復歸燕十城。按黃氏日鈔以此卽孟子梁惠

從之非是是時孟子尙未至齊且所取僅十城不得

云倍地易王新立又安用置君言蘇秦說齊歸燕十

城則與孟子無涉審矣。庚寅三十八年年四十二居于平陸。經云孟子居鄒又云居

居鄒之後故秦大敗梁師虜其將龍賈取雕陰。六國表

繫之是年。傳在三十六年魏秦定義渠。世家在三十九年。

孟子孟子之平陸按平陸爲古厥國卽魯之中都在今汶上縣與鄒相近孟子適與平陸大夫孔距心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有舊故往居焉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孟子蓋先至平陸而後見王於崇此章所云他日見於王是也

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

竹書紀年顯王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

六國表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辛卯

三十九年年四十三由鄒之任。

經云他日由鄒之任由平陸之齊其年數本難

懸揣今姑分作四年編之。秦伐梁梁獻河西地于秦。六國表河西上鑑從之。按顯王十五年秦已取魏少梁無庸再獻。且秦本紀魏世家俱不言是年魏獻少梁稽古錄亦然。茲削之。

又圍梁焦曲沃。六國表。

秦本紀惠文王八年魏納河西地。

按魏世家在襄王五年即惠王後元

六年也。此喪地七百里之大者。

王四十一年。年四十四。由平陸之齊。史云孟子兩至齊。經云

之齊。則孟子至齊確有兩次。蓋平陸本與鄒接壤。又爲齊屬邑。既由鄒之平陸。則由平陸之齊。固萍蹤之無定耳。秦伐梁。取汾陰。皮氏。拔焦與梁。會應。紀年在三梁取

楚陘山。楚使景鯉于秦。謀報梁也。

孟子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

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

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此章本非一時之事。姑列於此。

秦本紀。惠文王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

圍焦。降之。六國表同。

楚世家。威王十一年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

楚。取我陘山。此南辱之根。

癸巳。四十一年。楚懷王熊槐。年四十五。爲賓師于齊。孟子在

不同。其始爲賓師。但受公養之禮。不受祿。其後爲卿。受

栗十萬。凡言無官守。無言職者。皆在爲賓師時。言當路

於齊。加齊卿相者。皆在爲卿時。當分別觀之。○齊桓。晉

文之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孟子將朝王。等章或云

皆孟子爲賓師時語。然無左證。且年四十

餘。遽以達尊自居。恐無是理。故不敢錄。秦客卿張儀



伐梁、取蒲陽、旣而歸之、梁盡入上郡以謝秦。以儀爲相。
犀首歸梁。秦敗趙疵于河西。

通鑑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
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悅
之、以爲客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復
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
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
謝焉。儀歸而相秦。

秦本紀惠文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魏世
家、在襄王七年、卽惠王後元八年也。曹氏之升曰、魏
河西地自華州北至同州、並無七百里、惟盡入上郡。

則自丹、鄆、延、緩等州北至固陽，向所爲築長城以界秦者，都委棄之，而秦乃可以東鄉矣。

趙世家：肅侯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蘭離石。

甲午 四十二年，年四十六，在齊。秦縣義渠、歸梁、焦、曲沃。紀年

在四十九年。九鼎沒于泗。紀年。○按此事恐不實。說一年。見後。或以爲寓言，非是。

秦本紀：惠文王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爲臣，更名少梁曰夏陽。

乙未 四十三年，年四十七，去齊之宋。說見後。○皇極經世謂孟子是年爲卿于齊，明

年去齊，未知所本。秦初臘。六國表。秦本紀。

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丙申四十四年

趙武靈王

年四十八由宋反鄒

說見

秦初稱

王。按六國表於秦下書魏君爲王、秦齊置稷下館招賢。本紀書魏君爲王、韓亦爲王，俱誤。齊置稷下館招賢者。任氏考略在梁鄭太子朝趙。趙世家梁敗趙護。六國表慎覲王二年梁鄭太子朝趙。趙世家梁敗趙護。六國表谷云：肅侯卒，則梁會葬武靈王立，則梁來朝，乃不旋踵而有是役。魏答之反覆至斯極已。愚按此事不見趙魏。

世家恐有誤。敗韓舉于桑邱。六國表韓世家。○趙世家在四十二年。

孟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



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張儀列傳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

田齊世家宣王十八年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涓子、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是時齊宣號稱好士孟子似宜少留乃先格不相入惟孟子去而後若輩來若輩來而孟子更不容不去矣此其所以相背而馳也。

丁酉四十五年衛嗣君元年秦惠文王後元元年年四十九自鄒之滕。孟子

本無確年惟齊人築薛一條差爲可據按索隱引紀年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在周顯王四十六年是時孟子已在滕禮既葬稱子踰年稱君是年孟子與文公言己稱之曰君而問爲國章則稱之曰子是其至滕必在四十六年以前可知由此推之則其由鄒之宋由宋反鄒之年亦大約可見矣。
秦張儀伐梁取陝。六國表○秦本蘇秦自燕奔齊家在紀在四十四年。

四十六年蘇秦
列傳徐廣注同。

孟子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爲竊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舊作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或與館人問答如此。

又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爲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



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

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又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

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六句皆古語集注作四句蓋誤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

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
皜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馭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
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
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八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
是膺、荆舒是懲。二句俱指周公說舊屬僖公。周公方
非是說見翟晴江四書考異。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
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
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
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

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履小履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通鑑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恐得罪，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王許之，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王以爲客卿。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此齊燕相仇之本。

戊戌四十六年。史記以是年爲齊閔王元年，茲從大事記。年五十。在滕。齊築薛。

按紀年以築薛在威王時，史記則云在閔王時。國策注又云在宣王時。三說相持，訖無定論。而要其在梁惠王後元十三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戊戌，則一也。曹寅谷孟子年譜亦引紀年，乃繫之四十八年，反以任氏孟子考略書城薛于是年爲誤。其意蓋以史記閔王三年始封田嬰于薛，當在四十八年耳。然史記並無城薛三年。



白當以紀年為據。既據紀年，則梁惠王後元十三年自
 當在四十六年，不得在四十八年，審矣。有謂在四十七
 年者，此大事記梁惠王丁亥改元之說，不足據也。○孟
 子之歷聘諸侯，其先後皆當以此為斷。有謂孟子先至
 梁，後至滕者，楚敗梁于襄陵，取八邑。此南辱於楚也。魏
 當以此折之。年正在是年。紀年在惠王後元十二年，差早一歲。然其
 為南辱之實無疑也。朱子既不信紀年，而孟子集注仍
 引此為證，則惠王改元之說固未可廢矣。秦張儀與齊、楚大臣會于齧桑。六
 表秦還秦免相。鄭燕稱王。六國表燕世家。○韓世家
 本紀在八年。○通鑑稽古錄於是年書魏亦為王。夫魏
 本紀在八年。○通鑑稽古錄於是年書魏亦為王。夫魏
 之稱王久矣，豈至是而後僭乎？惟以韓、易、魏庶得其真
 耳。

齊策：齊將封田嬰于薛。鮑彪注：作閔王三十二年，從史記
 十年，蓋以紀年為據也。吳師道注：則云在宣王二
 而以宣王易威王也。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王有

輟志。公孫開曰：封之成與否，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開說楚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于齊。嬰子曰：願委之於子。公孫開爲謂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其所以弱也。願勿止。楚王曰：善。因不止。

又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亡，更言之。對



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
 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矣，以薛爲
 夫。疑當齊雖隆薛之城，至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
 乃輟城薛。以上二篇雖不足信，然正是。是
 孟子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
 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
 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
 爲也。

又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玩將字，則此章問答自
 薛封于四月，城于十月。在薛未城之前。據紀年
 則此語當在夏秋時。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

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又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

請擇於斯二者。

按：問為國章稱文公為子，蓋定公甫

踰年以後語矣。是時滕國小弱，不能為，故孟子不

久即去。任鈞臺謂記言孟子去滕，凡二十一年而滕

亡，當在赧王十四年庚申，是亦以孟子至滕，去滕俱在顯王末年也。

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

陵，得八邑。

朱子孟子集註作七邑。四庫全書提要

思按：今索隱云古本作八邑，今亦作八城，未聞其審。

齊策：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

下與本事無涉，不錄。

已亥四十七年，年五十一，去滕，反鄒。

張儀相梁。

六國表：秦本紀：魏世

家。○通鑑在秦取梁曲沃平周。六國表○紀年。梁、鄭太

四十六年。秦本紀。秦本趙、鄭會于區鼠。六國表、韓

子朝秦。紀。秦本趙、鄭會于區鼠。六國表、韓

張儀列傳儀與齊、楚之相會齧桑。在四十還而免相、

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

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公孫衍傳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

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令

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

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

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



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

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此據後事言之，因與

張儀事相首尾，景春所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也。故備錄之。

庚子 四十八年、年五十二。居鄒。

辛丑 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年五十三。適梁。任氏考略在顯衛

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魏世家：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

涓于髡、孟軻皆至梁。按史記以此繫于三十五年乙酉，茲移於是年。○劉彥和新論

有秦攻梁，孟子勸王去梁，語不知何本。又風俗通云：孟子去齊，梁惠王聘之爲上卿，皆非實錄。

孟子：孟子見梁惠王。卽篇首書法，便知孟子至梁在惠王遷都稱王之後。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廕，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又〕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牝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又〕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

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



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又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又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以上五章，雖未必是一時語，然孟子在梁，不過年餘，當依本經彙列于此。至周霄問章，雖亦是在梁時語，然難別其爲惠王時與襄王時。其不仁哉章，則事後追論之言。景春白圭、淳于髡諸章，更無明證，故不錄。

孟子編年卷二

浙江書局刊
馮一梅校
張大昌

校記

①上鄉：當作「上卿」。



孟子編年卷三

溧陽狄子奇

王寅

二年、年五十四。梁君瑩卒。孟子去梁、適齊。

按、孟子去齊章云、千里而

見王。若自鄒來、僅五百餘里。故知孟子去魏後、卽適齊也。

秦擊鄭、取鄢。

六國表、楚城

廣陵。

六國表。

魏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

郭、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

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

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

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



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惟惠公乎。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厯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日、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畱、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爲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

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又孟子自范之齊

曹寅谷云、范即齊聊攝地、與趙魏交界。是時孟子自魏之齊、故經此。

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

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

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

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按孟子兩至齊年歲

既久、問答亦多、實難別其前後、茲取其信而有徵者、謹登一二、以誌蹤蹟、餘不敢錄。

癸卯

三年、梁襄王年五十五、為卿于齊。

按孟子為齊卿、雖無確年可據、然其自梁

至齊、以至去齊之宋、前後凡六年、中間自齊葬魯、終三年喪、其餘在齊亦僅三四年耳、則以為卿繫之、是年當

不甚相遠也。楚、趙、梁、鄭、燕、齊伐秦、攻函谷關。秦開關延敵、六

國皆敗走。六國表有楚無齊、秦本紀有齊無楚、楚世家兼有之。按賈誼過秦論、當時攻秦者尚有宋、衛、中山、凡九國、則齊、宋稱王。六國齊大夫殺蘇秦。通鑑楚固當各與其事也。年。義渠襲秦。

孟子孟子爲卿於齊。

此處特書爲卿、明前此未爲卿也。至是則受祿矣。季氏本曰、孟子

子爲卿於齊、

出弔於滕。

季氏本曰、此蓋文公之喪、故受粟十萬。孟子自請行、以盡存沒始終

之禮。觀王驩稱使、而孟子不稱使、可見。

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

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

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

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

謂王驩。

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楚世家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



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惟齊後至，故當時或稱五國。

宋世家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

趙世家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通鑑以此條繫之顯王四十六年，似失其實。蘇秦列傳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

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公孫衍傳〕犀首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按國策李伯作李帛。索隱云李伯人。

名或
邑號。

甲辰四年年五十六。自齊葬于魯。年表年譜並同。宋與齊敗梁觀津。

六國表田齊世家。敗趙觀澤。趙世家。梁請成于秦。張儀復歸相秦。

犀首相梁。

通鑑張儀說魏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四境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



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復歸相秦。

乙巳五年，魯平公旅元年。○年五十七。居魯。年表、年譜並同。犀首行

三國相事。張儀列傳。秦伐蜀，取之。秦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六國表。○趙世家作西都。秦本紀同。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秦本紀在惠文王後元十一年，當赧王元年，蓋誤。

通鑑：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據此，則前九鼎沒泗。按圖



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

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世家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相蘇代、使于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



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人爲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啟自取之。今王欲屬國于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丙午六年、年五十八。自魯反齊。按：孟子自齊葬魯、自魯反齊、諸儒說各不同。閻百詩云：是必三年喪畢而後適齊。其論甚正。年表、年譜並同。茲從之。梁城陽向。秦取鄭石章。

秦本紀。敗趙將軍英。六國表○英。秦本紀作泥。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元張頌重修孟母墓碑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



竹書紀年慎靚王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

丁赧王元年年五十九齊伐燕取之醯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人畔孟子去齊之宋。曹寅谷年譜以孟子去齊之宋在赧王三年蓋泥於齊破燕後

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始爲燕畔耳。其實燕畔卽秦拔梁在勝燕後也茲據大事記及朱子綱目訂正

焦曲沃。按顯王三十九年秦圍梁焦曲沃四十二年歸

矣。此又云拔梁焦曲沃豈疆場之邑一彼一此固無常耶姑存以俟考○秦本紀及魏世家俱在是年樗里子

列傳則在慎靚王走其將犀首又敗鄭師于岸門。六國表秦

本紀韓魏世家○據國策則秦伐韓在齊鄭君朝梁紀伐燕之前以孟子因伐燕去齊故先書之鄭君朝梁年

齊策韓齊爲與國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

國也。秦伐之，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乃許韓使者而還之。韓因以得交於齊，遂與秦戰。楚、趙果救韓，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

燕策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

史記作孟子謂閔王非是

因而仆

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



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
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
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怨、百姓離意。此下有孟子勸齊
伐燕語、今削之。

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
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燕世家
畧同、惟

齊作閔王、與孟子
不合、故舍彼錄此。

趙策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
齊、齊必仇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于齊。趙有河北
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
強齊、以燕以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

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

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按此即孟子所云

趙世家武靈王十一年有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也。

王使樂池送之一事。任氏考異以爲救燕之證。其事

不果行。且止。一趙不可云諸侯。又破燕在慎觀王五

年立職在六年。年數俱不合。故以此篇爲實。○諸侯

救燕即燕人叛也。觀孟子去齊於齊人伐燕之下。朱子綱

可見見大事記書孟子去齊於齊人伐燕之下。朱子綱

目從之。本是實錄。而於孟子燕人叛集注則云齊破

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爲王。似二年始叛者。未

免兩歧。史但云破燕後二年始立君耳。非二年始叛

也。若二年始叛。則孟子已去。宣王已死。又何惠之有。

說者不察。乃欲移易宣王之年。以

就孟子之注。紛紛聚訟。似未足信。

魏策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

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



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邱，收侵地，虛頓邱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吳氏師道曰：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行一以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革下，伐齊之事遂敗。此篇多不甚可解，大約是楚、魏欲伐齊，存燕、張儀阻之。其後齊已退師，故諸侯亦不果伐齊。

孟子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士同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以。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又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又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霓朝見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又燕人叛。諸侯救燕則燕與諸侯爲一而叛齊矣。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見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又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齊卿之祿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古本作也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取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又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

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指孔子自己說，卽在燔肉不至上。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

又孟子去齊宿於晝。

舊作晝。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

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又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

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又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



來七百有餘歲矣。

按是年距武王元年己卯凡八百有九年此云七百有餘歲者蓋自

成康以後言也文武成康皆賢聖之君即所謂王者也此云王者不作自當從成康以後說起朱子集注

謂文武之間本未明析閻百詩以此章爲孟子初適

齊時語云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以合七百之數更爲

拘泥江慎修云三統術誤衍七十以其數則過矣以

二年則其數本在八百以內矣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

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又孟子去齊居休。

路史國名記休在潁川曹氏之升

證愚按適宋是也惟云潁川屬宋則甚謬曹於年譜

又云故休城在滕縣北十五里是時孟子自齊反魯

殊嫌矛盾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

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此特據初至齊

未受職。時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此節

並末言不受祿，則為卿以後固受祿矣，但非本志耳。

○以上四章自係一時之言。閔百詩、曹寅谷俱以後

二章為孟子初至齊時語，似未可信。
戊申二年，梁復國，號曰魏。○年六十，楚屈匄伐秦，孟子遇宋

輕于石邱。年表是年，孟子歸魯。年譜是年，孟子在齊，俱誤。魏與齊會臨晉。六國表，秦

本紀、魏世家。秦伐趙。六國表，秦本紀，趙世家。

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

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

甚悅者無先大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王閉關絕齊，

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如是則北弱齊、西德于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王曰：「何故？」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墮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尙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

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卽以命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尙可全。今王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遂絕和于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曹氏之升曰：此卽宋輕所謂秦、楚構兵。正孟子去齊適宋時事也。愚按：此說見任氏孟子考畧。

抵餘說取之與年譜互異，當以此爲是。

孟子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



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

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又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有酒食。古注本黍稻者奪之，不



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湯始征自葛。句載語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爲。舊本俱作惟、疏云惟念臣服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

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又〕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

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此章下有公孫

丑問不見諸侯章季氏本以爲此孟子在宋時語未見的確茲不錄

又戴盈之卽戴勝字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

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

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

來年。季氏本以此章爲孟子初適宋時語疑未必然今附於此又孟子謂宋句踐章孫疏以句踐爲

宋人然不知其爲何年語茲不錄

孟子編年卷三

浙江書局刊
沈景修校
張大昌校



校記

①諸候：當作「諸侯」，見《史記》卷三八《宋世家》。

②以：當作「之」。

孟子編年卷四

溧陽狄子奇

己酉三年年六十一。自宋如薛。任氏考畧。曹氏年譜俱謂是年孟子始去齊。恐誤。○大事

記田嬰卒於閔王元年。子文立。按孟子去齊在宣王末年。而其自宋如薛已在閔王二年。則此時薛君自當屬

文。通鑑於顯王四十八年。即書齊號薛公。田文爲孟嘗君。以史記封嬰之年爲文立之年。似乎太早。附識於此。

魯史樂正克爲政。四書考。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秦君見

魏君于蒲坂關。紀年。魏與秦擊燕。六國表。秦大敗楚師于

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鄭魏

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燕人立太子平。

孟子陳臻問曰。前日于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



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疑卽指薛。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風俗通：孟子絕糧于鄒，薛因殆甚，疑卽指此。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此章自係孟子第二次去齊後語。蓋齊王以萬鍾留孟子，孟子不許，故又以百金餽而孟子仍不受也。年譜作初去齊時語，似未合。

又魯欲使樂政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東攻齊、到滿助魏。

攻燕。

楚世家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于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于鄧楚聞乃引兵歸。張儀列傳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

燕世家子之亡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

庚戌

四年，韓襄王倉、燕昭王平元年。年六十二，自薛之魯，不遇，旋反鄒。是

轍迹終焉。季氏本圖譜謂孟子去魯後始適宋，非是。秦使張儀說楚、鄭、齊、趙、燕連

橫以事秦，封儀爲武信君。惠文君卒，諸侯復合從。秦

伐楚，取召陵。秦本紀：○曹寅谷以此爲秦楚構兵，證孟子是年始之宋。魏翟章伐衛，

魏世家：○按六國表於顯王四十四年書梁敗韓舉于桑邱。韓世



家云、魏敗我將韓舉。是舉韓人也。茲云趙將、豈姓名偶同耶。抑始韓而終趙者耶。○紀年於威烈王十六年、卽書齊田盼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師敗、獲韓舉。至是已百年、不應尚存。趙世家又云、肅侯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邱。前後舛誤、須俟詳考。

〔孟子〕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



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
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
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
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此下岳本有爲字也。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通鑑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
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
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
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
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

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于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又自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又舉甲而出武關，則北地絕。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



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許之。儀遂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秦兵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此無異垂千鈞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于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

河閒。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者十五年，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併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避遠，然心含忿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臣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



國。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今趙已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

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

惠王薨。按魯世家、惠王卒於平公十二年、蓋誤。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

子時、不悅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辛五年、秦武王。亥年。秦武王元年。年六十三。曹氏年譜、是年張儀復出相魏。

紀年在秦魏會于臨晉。六國表、魏世家。○秦本紀作魏惠王、非是。

秦策、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

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

人者、皆張子之仇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

秦矣。

張儀列傳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

讓又至。張儀懼誅乃求入魏相魏一歲卒於魏地。紀年

張儀死于報

王三年五月

壬子六年六十四

年表是年孟子始適滕誤甚

秦初置丞相。張儀死

于魏犀首入相秦佩五國相印。

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

相。張儀死于魏。

公孫衍傳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

相印爲約長。

儀衍二人相傾相軋始終本末於此可見。景春云云固當時所豔稱也。然自孟

子視之則妾婦而已矣。

癸丑七年年六十五。

秦魏會于應。

六國表魏世家。

秦甘茂伐鄭宜

陽。按六國表韓世家於顯王三十四年卽書秦拔宜陽則宜陽已歸秦矣。然三十六年蘇秦說韓猶云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則當時實未拔也。故削之而附誌於此。

秦策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王迎甘茂於息壤問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數千里攻之難矣臣羈旅之臣也樛里疾公孫衍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

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與之盟。果攻宜陽。五月，不能拔。樗里疾、公孫衍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

茂攻之遂拔宜陽。拔在下年。

甲寅八年。年六十六。秦拔宜陽。以魏冉爲將軍。趙始胡

服。紀年在秦伐魏皮氏。紀年○六國表在九年。

六國表秦武王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魏太子來朝。秦本紀同。

穰侯列傳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

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

爲芈八子。昭王卽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其異父長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昭

王同母弟曰高陵君。名。涇陽君。名。慄。而魏冉最賢。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卽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

趙世家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胡服。羣臣皆不欲，使王緹告公子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仁義之所施，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赴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圖之也。」王因自請之，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

乙卯九年、秦昭襄王

年六十七。

年表是年作孟子七篇不知何本。

趙畧中山

及胡地。

楚、齊、鄭合從。

秦復與鄭武遂。

六國表韓世家。

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甯葭、西畧胡

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

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世家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

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王何不與寡人

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

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

秦、必矣。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丙辰十年年六十八。趙伐中山。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陁，合軍曲陽，攻取丹邱、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鄣、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
通鑑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穰侯列傳謂惠文后先武王死，疑誤。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悉滅之。冉遂爲政，威震秦國。

丁巳十一年年六十九。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六國

表、秦本紀、
楚世家。

戊午十二年年七十 齊、鄭、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于秦、秦

救之。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六國表。○魏世家作陽晉紀年作封谷。復

取鄭武遂。六國表、韓世家。

楚世家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使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己未十三年年七十一。秦、魏、鄭會于臨晉。楚太子橫殺

秦大夫、亡歸。

〔六國表〕秦昭王五年、魏王來朝。魏哀當作襄王十七年、

與秦會臨晉，復我蒲坂。韓襄王十年，太子嬰與秦王

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韓魏世家圖

楚世家：懷王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

太子殺之而亡歸。

庚申十四年，年七十二。秦鄭、魏、齊伐楚，殺其將唐昧，取重

邱。六國表：楚世家。○秦本紀：在十六年。趙伐中山，中山君奔齊。按：趙世家

十三、二十六年俱攻中山，是年獨否。六國表：是年趙伐中山，不言中山君出奔。惟秦本紀有趙破中山，其君亡

竟死齊十字，然繫之昭襄王八年，則亦不能盡合也。

辛酉十五年，年七十三。秦芊戎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

襄城。楚使太子橫質于齊以請平。六國表：楚世家。○秦本紀：攻楚在十六年。

殺景缺在薛侯會魏君于釜邱。紀十七年。

王十六年年七十四。齊魏會于鄭。六國表。○鄭魏公子又見紀年。

為諸侯。秦本紀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于

少子何自號主父。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

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秦本紀取八城在十七年留楚王在十八年惟六國

表與楚世家合茲從之。秦以齊田文為丞相。秦本紀在十七年。

通鑑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納吳廣女孟姚

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

焉使肥義為相國傳王而自號主父將士大夫西北

畧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為使者入



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秦人大驚。

楚世家：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敢以聞下執事。楚王患之，欲往，昭睢

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驩。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大臣患之。乃詐赴于齊。齊歸楚太子立之。是爲頃襄王。

孟嘗君列傳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于齊。在報王十五年。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入秦。秦昭王卽以爲相。

癸十七年。楚頃襄王橫趙年七十五。齊田文自秦逃歸。



秦本紀在十八年。秦伐楚，取十六城。齊、鄭、魏伐秦，敗其軍于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秦本紀在十九年。趙封公子勝爲平原君。

孟嘗君列傳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有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獻之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夜爲狗入秦宮，藏中，取狐白裘以獻。幸姬爲言。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馳去，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使人馳傳逐之。關法：雞鳴而出客。

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爲雞鳴者，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

楚世家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

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

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徐氏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右，爲十五城也。

通鑑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欲

割河東而講，乃使公子池以三城講于三國。初，孟嘗

君欲借兵食于西周，蘇代

國策作韓慶

爲西周謂孟嘗君

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強韓、魏，今復攻秦以

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

敝邑深合于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爲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又平原君好士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異同之辨平原君客之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

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訕。

甲子十八年。年七十六。楚君槐自秦走趙。趙不納。秦追及

之以歸。

秦本紀在十九年。

楚世家頃襄王二年。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閒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乙丑十九年、魯文公年七十七。楚君槐卒於秦。楚三閭大

夫屈平投江而死。按屈原之卒無年可考然其繫心懷

全其志。通鑑在十趙滅中山。六國表田齊世家俱在二十年。秦與魏河

六年似乎太早。外及封陵爲和。魏世家。又與鄭河外及武遂。韓世家。

楚世家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魯世家文公七年

誤。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

不直秦。秦楚絕。

通鑑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

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眷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

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

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按：屈原爲戰國第一流人物，當懷王信張儀、會武關時，原嘗力諫，具見屈原列傳。張儀列傳錄此一條，以存梗概。

趙世家：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使田不禮相章。

丙寅二十年，鄭釐王咎，魏年七十八。趙故太子章作亂，公

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于沙邱。秦以魏冉爲丞相。趙世家：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今



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長子章僂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于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章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卽與王戰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主父閉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斂食之三月餘餓死。

秦本紀昭襄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予楚

粟五萬石。

穰侯列傳樓緩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爲丞相秦從之。

丁卯二十一年年七十九。齊田文出奔尋召歸。秦敗魏

師于解。六國表。

孟嘗君列傳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閔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閔王。六國表報王二十一年齊田甲劫王相薛文走。閔王竟疑孟嘗君孟嘗



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爲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閔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于薛。閔王許之。

戊辰二十二年，年八十。鄭、魏伐秦，秦左更白起敗之，拔五城。

〔秦本紀〕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

〔韓世家〕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魏世家昭王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
二十四萬。秦本紀言斬首二十四萬、合韓魏言之也。乃韓魏世家俱云敗我二十四萬、則四十八萬矣。此史遷之疎也。

白起列傳攻韓、魏于伊闕、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
以東、到乾河。

己二十三年、年八十一。楚君迎婦于秦。秦大良造白

起攻魏、取垣。秦本紀。攻鄭、取宛。秦本紀作攻楚、六國表紀。韓世家在二十四年。

楚世家秦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
一旦之命、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頃襄王患之、乃謀
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于秦、秦楚復平。

庚午二十四年、年八十二。秦封魏冉爲穰侯。

〔秦本紀〕昭襄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

〔穰侯列傳〕昭王十五年、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按秦本紀是年有冉免、乃二字、與此相戾、疑有誤。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辛未二十五年、年八十三。東周君朝秦。秦魏冉伐魏、魏入河東、鄭入武遂于秦。

〔秦本紀〕昭襄王十七年、城陽君及東周君來朝秦。以垣爲蒲坂、皮氏。王之宜陽。

魏世家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韓世家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壬申二十六年年八十四正月十五日卒。曹氏年譜古碑云

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至之禮遂以成俗是其卒當

在十一月十五非正月十五也愚按周人建子其冬至

正在正月孟子時周正未改當以正月秦大良造白起伐

月十五日為是。○孟氏譜亦主正月。秦自稱西帝。趙世家○通鑑

魏取六十一城。魏世家白起列傳。秦自稱西帝。趙世家○通鑑

周君朝秦本年秦稱西帝冠裳倒置按本塞源姬之易

而為嬴夫人而知之矣。而孟子適卒於是年豈天亦有

意於其開耶。

後錄續文獻通考孟子娶田氏生子皐。按三遷志謂孟子

年譜則云孟仲子名皐孟子之子曹寅谷疑孟子之

也。其說似可信。姑錄於此以俟考。

山東通志亞聖孟子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宋景祐四年孔道輔知衮州^②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因於墓旁建廟。政和四年奉詔重修。賜祭田百畝以給守者。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外。宣和四年縣令朱缶又徙今地。金太和甲戌^③燬於兵。元元貞間縣尹司居敬重修。元末復燬於兵。明初知縣桂孟與宗子思諒復鼎建焉。宏治十年詔巡撫熊狝大加修建。萬厯九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孟子編年卷四

浙江書局刊
沈景修校
張大昌

孔孟編年後敘

余於壬午、癸未閒撰孔子、孟子編年各一冊、就正於廖勿堂都轉、被都轉攜回川中。蜀道崎嶇、末由請益、學乃不足、疎漏良多、數載以來、時深抱疚。恐川中本他日流傳、或致遺誤、因卽原稿重加裁訂、付之剞劂、以判從違。非敢自信也、亦聊爲補救云爾。道光庚寅閏四月旣望、狄子奇自識。



校記

①「盟」下，《戰國策·秦策》二有「於息壤」三字。

②衰州：當作「兗州」，見清乾隆《山東通志》卷一之六。

③太和甲戌：按，紀年當有誤。金章宗泰和年號凡八年，而無「甲戌」。

太史公年譜

張鵬一 編撰
郭 齊 校點
楊世文 一審
李文澤 二審

民國二十二年刻本

《太史公年譜》一卷，附《祠墓文錄》一卷，張鵬一編撰。民國二十二年富平張氏在山草堂刻本。

司馬遷（前一四五—前八九），字子長，漢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幼飽讀詩書，先後從孔安國受《古文尚書》，從董仲舒受《公羊春秋》，遍游名山大川，搜集遺聞軼事，了解風土民情。仕漢武帝為郎中，繼父談為太史令。遭李陵之禍牽連下獄，受宮刑。晚年完成史學巨著《史記》，首創紀傳一體。其學以《春秋》為宗，兼尚黃老，對儒學既褒亦貶。故班固稱其「是非頗繆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

張鵬一，陝西富平人，嘗輯《關隴叢書》，校補《隋書·經籍志》。

該譜前列序言，吳廷錫論太史公卒年書，後附《太史公祠墓文錄》。序稱此稿初刊于民國十二年，則似本應為《關隴叢書》之一種，今卷首即明標為《關隴叢書》，然今叢書不載《年譜》。序又稱民國二十二年，因見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多有異同，遂再加修訂付梓。年譜正文以紀年時事、太史公事蹟分欄紀事，次序井然。該譜博引羣書，網羅甚富，考證亦詳。如《史記》記事斷限、司馬公卒年之類，不乏新見。惜校刻未甚精，誤字不論，脫簡、重行皆未能免也。

序言

史記一書、創定體例、貫穿古今、文直事核、信爲一代絕作矣。顧其書爲一家之言、非奉詔編輯者、比流傳未幾、卽有遺闕。史公自敘集解、索隱並云、史記十篇闕、有錄要、余別有、史記正誤、可參考。補入既多、羣雜遂眾。漢史記考證、語最可信、張說尤簡。張湯傳注、如淳曰、成帝時、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書班彪傳注、楊雄、劉歆、褚少孫、史孝山等皆續史記、通史、正史、篇續史、記者、有向歆、馮商、衛宏、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殷、肅、金丹、馮衍、華融、蕭奮、劉恂等、迄于哀平、猶一名、史記、非少、非考定、史公卒年、不能明、史記之限斷、孫一人明矣。

而史公卒年、班書不詳、他無明證、排比事實、辨定異同、此年譜之所由作也。

史記限斷、據自序云、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考雍時獲



麟在元狩初、而自敘又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迄、是史記限斷實止太初。然將相年表、班固注、史記集解、裴駟序以及唐代索隱、正義皆謂史公記事訖于天漢。又考高祖功臣年表、首列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九字、其文決非後人所加。劉屈氂傳兼記巫蠱、是自序所云太初之迄、或指武帝本紀言。惜武紀已佚、無從取證。而年表、列傳所載當本之及身見聞、其事多記止武帝末年、此考之各表及列傳事實而知者也。

史記限斷既明、史公卒年斷然可知。今譜定史公生年、以自序太初元年、張守節注是歲遷年四十二歲、司馬貞引博物志、以遷年三十八當元封三年、上推景帝中



五年爲史公生年。其卒年以史記記事推之在武帝崩後與昭帝年相終始。證之漢書張安世傳史公不卒於武帝世。說詳下。史公五十九歲。楊惲傳言宣帝時惲祖述史公書遂宣布焉。是史公實卒於昭帝時。而或謂史記於武帝多稱今上史公之卒當在武帝時。考王鳴盛商榷云景帝本紀末有太子卽位爲孝武皇帝之語。賈生馮唐衛青張叔列傳亦屢言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史記成書非止一時故時有歧異。史公之卒在昭帝初。故今上武帝之稱不及畫一。追改今推其說更增廣之。若三國志王肅傳謂史公因李陵事下蠶室死固違事實。如淳疑史公之卒在宣帝時亦失懸遠。韓城縣傳志載華山道人謂子長甲寅年生壽七十三卒於丙寅年。

則生年於張守節所記丙申年有十餘年之差。卒年尙可商榷，別詳下文。

史公家世史官，其學以春秋爲宗，實儒學也。當時治尙黃老，故自序言父談受星曆於唐都，學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六家要旨，因推崇道家。其後游江淮，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闢九疑，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會稽，足跡幾徧區夏矣。而弔古問俗，考訂異同，又講業齊魯，鄉射鄒嶧，車服禮器，低回景仰，六藝折衷，學益至道。始終紹述春秋，成一家之言，皆其學術之大端。質諸四十以前行蹤，而益明也。劉古愚先師師名光黃，陝西咸陽人。光緒乙亥舉人，著有煙霞草堂文集、煙霞遺書，清史有傳。評史公自序曰：史遷以史記續春秋，謂

孔子爲素王、以春秋承二帝三王之統、萬世之治法、與孟子、董子之說無一不合。則孟子傳孔門史之心、董子傳孔門史之義、史遷傳孔門史之法、儒家之學固自近史、謂史記爲聖門之史可也。

史公之學、於家學經籍掌故外、得之游歷爲多。耕牧河山、遷徙茂陵、宦學京師、二十歲以前如此矣。二十歲以後、浮沅湘、游淮泗、徧及梁楚、會稽間矣。三十歲以後、西征巴蜀、邛笮、滇黔、風土悉知矣。其後官太史令、出入侍從、見之於封禪、河渠、平準諸書、報任安書、知中年以後、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與之俱。崇高既登、南浮江漢、尋陽、東下天柱、彭蠡、屢巡海岱、琅邪之罍、祠神觀禮、海山



縹緲、雲水蒼茫、碣石觀銘、恆山望秩、北臨邊塞、九原朔方、長城直道、單于臺上、受降城旁、極望沙漠、留連瓊帳、不僅五嶽四瀆供其游覽矣。然則譜史公事、必詳序武帝巡視所至、而後史公平生事實可以互證矣。

史公之職、佚文古事、郡國計書皆所綜錄、故黃帝以來迄於秦世、成書尙易。惟武帝時經營四夷、若部落建置、酋長世次、物產風俗、恐當時祕府尙無紀載。無論西域南服未入中國、卽蒙恬兵力祇及新秦、龍庭旃帳無從犁埽、更何論其山川道路、東西方域耶。史公旣與張騫、唐蒙同時、當時出塞北征諸將、蘇建、李廣諸人過從友善、匈奴大宛各傳事實、必得之蘇、李諸人之談論、不盡



資諸石室金匱之藏。故譜史公事、必兼紀征伐四夷各紀傳、而後脈絡可尋也。餘詳年譜元封三年。

武帝宏攬人才、郡國賢良、齊魯經師以及使絕域、明世務者、多方羅致矣。至辭賦文士、如司馬相如、枚皋輩、招致尤夥。史公家傳世業、當時亦以文辭見重。見漢書東方朔傳。

而考諸史公自序暨漢書律曆志、史公當時惟太初改曆、更正服色、是其供職一大事、此外從幸巡祀、處處皆然。乃封禪之文、出自相如、平樂之賦、奏自枚生、而史公不聞焉。漢志有馬遷賦八篇、今多不傳。意武帝生平每以俳優視文士、若經術大儒、貌示優容而已。史公職在史官、實傳經學、修訂史記、爲畢生職志、不樂儕伍文辭、故武帝重其才、

而貌合情疏、偶觸其怒、遂受腐刑。觀其報任安書、自言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戲弄、倡優所畜、平日待遇可以想見。明乎此、當時武帝之待史公、與史公之所自處、可以燭照而知其真。此譜史公事所當知者、又其一也。

武帝之世、將用衛霍、而李廣父子遇合獨難。廣及子敢、既以非罪死、至孫李陵、以不樂屬貳師、身陷虜庭。史公第以救陵之故、遂下蠶室。李陵知交、無一言者。此史公第一恨事。譜史公事、於李氏父子祖孫事、不可不詳者、又其一也。

史公自序學術、上宗孔子、推重春秋。其爲百三十篇之

作一則曰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至太初元年再則曰自孔子卒後至今五百歲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小子何敢讓焉又引董生之言以爲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是其受父談之命官太史令述故事整齊世傳宗旨一本春秋矣及遭李陵之禍身毀不用隱忍苟活以成一家之言故也至創制體例爲本紀書表世家列傳非苟焉已也以孔子列世家弟子孟荀列列傳傳其業者復列儒林此百三十篇之主要典章制度由此其出也項羽非帝王列入本紀陳涉起事不滿一歲而列世家此春秋改制新王之義言能伐暴救



民者、其人雖不足取、而其事已開帝王之局。此其義有待後人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故。無如此義不明、長夜漫漫、以至於今。愚觀始皇統一六國、再傳而亡。陳涉、劉、項揭竿一呼、天下響應。秦以不祀。顧其人其事不發生於孔子未生以前、必待孔子生後、六經成書、弟子分布、諸生誦法、歷數百年、而後匹夫敢於發難、將相出於平民。自此以後、中國歷朝治亂不同、而易姓改革、不能出此範圍。史公具此特識、撰成史記、上以結三代以來之大局、下以啟漢魏以後之天下。此義別有專書說明。此譜史公事實爲其中一要義、不可不先爲說明也。

西漢今古文之爭爲經學中一大事、自魏晉以來、經說

淆亂後人得以辨別者賴史記一書五宗世家儒林列傳少存其真然儒林列傳有孔氏古文數語幾魚目之混矣康南海先生偽經考於史記中疑義曾一一疏抉今略徵引以爲言今古文之參證。

子長家世龍門累葬華池子長旣沒歸骨先塋水經注始記其實惜當時石室碑碣佚失已久今松柏祠宇皆宋金以來令長士民之經營春秋享祠歷久如新嘗觀漢代名臣將相蕭、曹、衛、霍之墓一坏荒涼惟子長與董廣川之墓享祀不廢可知儒臣功業佑啟人文固出於人心之不容已今附祠墓圖暨其紀事文字以啟後人之景仰此稿曾刊於癸亥六月旋得王君國維所著太

史公繫年考略與拙著間有異同。越十年癸酉再爲改訂。章君一山名棧寧海人翰林。吳君敬之名廷錫正寧舉人官陝西。校正爲多。次年十月付刊。鵬一識。

吳敬之來書論史公卒年

尊著太史公年譜一再披尋，詳確精審，宜卽速付梓人，俾世共見，不勝翹盼之至。近日蒐討漢志、文選及玉海等編，覺與大稿所云史公之卒在漢昭帝末年者確有可資參攷之處。卽史公於得罪後，是否遂離史職，抑仍兼任，是一問題。攷之漢書律曆志，史公本建議主改夏正者，武帝深以爲然。故志中一則曰：詔遷議造漢曆，再則曰：詔遷用鄧平所造，是用太初曆。武帝原責諸史公一人。自是曆二十七年，曆法無人敢議搖動，其爲有人主張無疑。以治曆精密之鄧平，僅令爲太史丞，而迄未任太史令，其間非屬龍門兼任而更屬何人？此時鄧平資望最深，



如非老於曆事之史公兼此官則平必得太史令矣。蓋亦無疑。直至元鳳三年志始載有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陰陽不調宜更曆。屢詔候驗。壽王課疏然猶迭次止劾卒以誹謗下吏。疑壽王當時頗有奧援。適史公以老解職遂授此官。據漢儀注云遷死宣帝以其官爲令則觀於志云太初曆候盡元鳳六年而元鳳初遷尙存也。是非堅定意史公此時雖去職其流輩中必有代爲持之者。卽在廷大臣亦皆有所咨詢而不肯爲動。故太初曆法終史公時卒無異議。然則史公之卒決在昭末可知。此其可證者一也。志屢詳元鳳三年元又攷玉海於鳳六年句中有眼兩漢職官下必曆舉任職之人而太史令一官西漢只列司馬談司馬遷張壽王尹咸虞恭等五人。虞議四分



曆已當建武初，則是官在武皇以後，實只此四人爲之。
武帝前疑張蒼曾兼任此職。孟堅不舉其他，伯厚亦不能放出其他，
蓋亦實無別有其人矣。且玉海引漢儀注，謂遷死後，宣
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是史公必卒在昭帝之
末，必久於太史公之官，必其間再無任太史令之人，始
得云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云云也。設使其間尙有
他人爲之，則漢儀注之書法不能作此語矣。夫儀注舍
昭帝不言而言宣帝，舍他人不言而言遷卒後，可知龍
門決然沒於昭末，而其官實任至元鳳之二三年。此其
可證者二也。又攷文選史公致任少卿書，前有太史公
牛馬走司馬遷云云，漢書畧之。王益吾閣學補注特又

將文選此數字錄入注中。蓋葵園固亦早有見於此矣。古者有官職人致書上官及友多曰具官某人。使史公久罷此任何得於法網嚴密時公然書其官公然稱流俗所稱之公殆不其然。李越縯謂當時太史公爲通稱帝假之也。北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本傳載報任少卿書時遷爲中書令顧稱太史者疑正爲太史令而中書令特其兼官故但稱本所居官耳其說極明確可信。又按曆志太史令後爲八百石非六百石。見劾壽王奏中。致任書謂嘗厠下大夫之末並云爲埽除之吏不承認現充史官蓋屬謙遜以阻人請託之辭。否則書首何堂堂以太史公三字列簡端歟。又漢時七畧外有太史之藏使史



公未及昭末而早罷此官，則所謂網羅天下舊聞，暨一切簡策，龍門能久假而不歸諸公家耶？審是，則吳說實爲讀書得間。此其可證者三也。要之，太史令一官本龍門世職，孝武雖加之以罪，慮暫罷而仍復之。至其爲中書令，特因入蠶室，遂俾兼之，藉資其文藝之長。武帝用人初無成格，有不恆之喜怒，亦有不測之恩威。車千秋一言台意，卽擢丞相，封富民侯。張騫起徒中，以言西域事稱旨，卽封博望侯。史公旣尊寵任職，安知非武帝加以太史公之稱，俾兼營而專顧。由是言之，漢儀注之言亦胡可厚非。成帝時，詔馮商續太史公書。又東平王請諸詔書及藩臣指名以請其爲公家所定之稱，謂可以想見。而史公之久領史官，沒

於昭末其事確皆可據似可爲尊著所云龍門卒在昭
帝之末者增一注釋。區區臆說不識可供採取否。仍希
卓裁指正爲幸。

太史公年譜

關隴叢書

富平張鵬一編

史記自序曰、遷之先、夏商以前爲重黎氏。周時程伯休甫其後。周宣王時爲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又由晉入少梁。後有名錯者、秦惠王時伐蜀、因而守之。錯孫靳、事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葬華池。在夏陽西北四里。韓城縣志、在今縣西南十七里。靳孫昌、昌爲秦王鐵官。昌生無澤。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韓城縣志、高門原在縣西南二十里、卽芝川西北梁山之麓、有層阜秀出雲表。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卽遷父也。



紀年時事

丙申景帝中五年

本書紀年甲子
用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徐廣注
以便檢查。

太史公事蹟

太史公生一歲。

西元前一四五年

按太史公自序注集解正義均以武帝太初元年爲史公年四十二歲。近人王國維氏著史公繫年考亦主此說。今由太初元年上推是年爲史公生年。又有以元光六年爲史公生年者。張維驤氏也。以建元六年爲史公生年者。日本文學博士桑原隲藏也。張氏據索隱所引博物志。遷年二十八。以三年六



月旬推定爲太初三年。西元前一零二年

自太初三年上溯二十七年、元光

六年、認爲遷生之年。桑原氏以建

元六年。西元前一零五年爲遷生年者、亦

據博物志之說、認元封三年。西元前一零八年

爲遷二十八歲。自元封三年

上溯二十七年、至建元六年、爲遷

生年。張氏之誤在不辨博物志二

十之二乃三字之誤。據王國維又

誤以元封三年爲太初三年、故與

史公生年有十七年之差。桑原之

誤與張氏同、上推有十年之差、故以建元六年爲史公生年。今略爲辨之。王先謙氏漢書補注謂遷生於景帝後元年、今不再辨。華山道人謂遷生於甲寅年、辨已見序言。父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爲太史公。嘗論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要指、歸重道家。以爲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
 何由哉。此談之學歸重道家與史
 公學重六經異趣也。自序太史公
 封之問、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
 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
 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
 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
 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
 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是以其學難盡。從然其序、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
 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學
 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
 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
 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實、家使人
 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

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主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逸而臣勞。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太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云云。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

之陽。以上見太史公自序。唐都方人見儒林列傳。漢書儒林傳何字叔元。黃生好黃老之術，見儒林列傳。傳徐廣注：龍門在夏陽縣。正義：遷卽漢夏陽縣人。至唐改曰韓城縣。

二歲。

三歲。

丁酉中六年

戊戌後元年

己後二年

四歲。

庚子後三年

五歲。

辛丑武帝建元元年

六歲。父談仕於建元時，掌天官，不治

董仲舒應賢良

民已詳上。

徵對策第一，為

仲舒對策，漢書武紀在元光元年。

江都相。儒林列傳

齊召南氏考證以對策事在建元

五年。今從史記。仲舒傳公羊春秋

太史公聞春秋之說於董生，即仲

舒見史公自序。馮唐應賢良徵

以年老，官其子遂為郎。遂與史公

善，嘗與言趙王遷事。馮唐列傳武帝立，求賢良。



壬寅二年、初置茂陵七歲。

馮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趙世家、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

邑。漢書武紀

癸卯三年春、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

萬、田二頃。武紀張

騫以郎應募、使

月氏。大宛列傳

按、張騫於元朔三年出使還、凡出

使十三年、上推使月氏在此年。

九歲。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春置五經十歲。

博士。武紀

按自序有十歲誦古文五字。古文二字見於史記者八。五帝本紀三諸侯年表封禪書吳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列傳並此。核其文義多與本書文義前後不合。僞經考卷二曾論之。自序十歲誦古文古文二字似指文字之古者。別於隸書而言。案隱以古文爲尙書。蓋用漢書儒林傳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之語。然儒林列

傳言兒寬通尙書、受業孔安國、不言已受業事。孔子世家序安國爲今上博士、蚤卒、亦不言受業事。且史記載堯典、禹貢等篇、說皆今文、別詳拙著。與古文不同。僞經考藝史記經徵。文志辨僞詳言之、今從其說。

按、史公二十歲以前爲求學時期、其可考者、自序言易、春秋傳自楊何、董生。至詩、書、禮之學、於五帝、殷各本紀、魯、齊、晉、衛各世家、司馬相如、匈奴列傳、每根據詩書以立言。

自序又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鄉射鄒嶧、是又躬習禮射矣。然則十歲以後、二十歲以前爲史公研經時期也。

丙午六年

十一歲說詳上十歲。

丁未元光元年冬十十二歲。楊何是年以治易徵。史公言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父談受易於楊何、未詳何時、今附此、餘詳上十歲。

五月、詔賢良對

策。

武紀

是年、楊何

以治易徵。

儒林外傳



戊申二年冬十月、初十三歲、說詳上十歲。

行幸雍祠五時。

王氏繫年考引漢舊儀云、遷年十

後常三年一郊。

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

封禪書、大行王恢

記。考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則

建議擊匈奴。夏

衛宏說非也。或本作二十、誤倒爲

六月、御史大夫

十二、又誤二爲三歟。

韓安國、衛尉李

廣、太僕公孫賀、

大行王恢、太中

大夫李息、將三

十三萬眾屯馬



備藏

太史公年譜

邑谷中誘致匈

奴單于入塞覺

之走去六月軍

罷王恢坐首謀

不進下獄死

武紀

己酉三年春河水徙

從頓邱東南流

入渤海夏五月

河決於瓠子汎

郡十六

封禪書
武紀

庚戌四年

十五歲說詳上十歲。

十四歲說詳上十歲。

辛亥五年夏發巴蜀十六歲說詳上十歲。

治南夷道。

武紀秋

八月詔徵文學。

郡國儒士對策

百餘人上擢公

孫弘爲第一拜

博士。

通鑑

壬子六年春匈奴入

十七歲說詳上十歲。

上谷殺略吏民。

司馬相如列傳難蜀父老文作於

遣將軍衛青出

漢興七十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

上谷公孫敖出

也。時西夷邛笮邊關益斥西至沫

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

若水南至特剌爲微通靈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此西南夷置夷亭事也、爲史公南略邛笮以前事。

虜七百級、廣敖

失師而還。六月、

行幸雍。秋、匈奴

盜邊。武紀西南始

置夷亭。通鑑

癸丑元朔元年、河間

十八歲、說詳上十歲。

獻王、魯共王皆

卒。五宗世家

按獻其二王是年卒、史記五宗世家不言得古文經事、說詳僞經考。



甲寅二年春、匈奴入十九歲、說詳上十歲。

上谷、漁陽將軍

是年徙豪民於茂陵、軹人郭解在

衛青、李息出雲

徙中、以殺人事、公孫弘議解以睚

中、西至高闕走

眦殺人、當大逆無道、族郭解、史公

白羊、樓煩王收

與解識、著游俠列傳曰、吾視郭解

河南地、置朔方

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五原郡

匈奴列傳、武紀

天下無賢愚、不肖、知與不知、皆慕

夏、徙郡國豪傑

其聲言、言俠者皆引以為名。

及訾三百萬以

按通鑑考異、以徙解族解繫此年。

上于茂陵

武紀

乙卯三年秋、罷西南

二十歲、南游、浮於沅湘

史公適長沙自序



夷城朔方城。武紀

公孫弘爲御史

大夫。通鑑張騫使

西域還拜大中

大夫騫所至大

宛康居大月氏

大夏傳聞其旁

大國五六。大宛列傳

觀屈原所自沈淵。屈原傳九疑上

會稽探禹穴。序自游江淮觀淮陰侯

母冢。淮陰侯列傳吾入淮陰淮陰

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北涉

汶泗請業齊魯之都。序自觀孔子廟

堂車服禮器。孔子世家余讀孔子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

鄉射鄒嶧。序自薛俗

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孟嘗

傳。列適豐沛問遺老觀故蕭曹樊噲

滕公之冢及其素。樊噲傳過梁楚於

梁問夷門、知卽梁之東門。信陵又列傳

閭大梁墟中人云、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破、王請降、遂

滅魏。

魏世家

於楚觀春、申君故城宮

室、歎其盛。

春申列傳以歸。

按、適長沙、過淮陰、適豐沛、散見各

世家、列傳、似皆二十歲出游時事、

今附此。又按、以上各地之游、不定

盡在是年、疑爲二十三年仕爲中

郎以前數年事。

丙辰四年冬、行幸甘

二十一歲、說詳上二十歲。

泉。

丁巳五年春大將軍二十二歲說詳上二十歲。

衛青將六將軍

蘇建嘗與史公語曾責大將軍勉

兵十餘萬人出

以古名將選擇賢者之事。衛將軍列傳

朔方高闕獲首

按衛青以是年爲大將軍蘇建與

虜萬五千級夏

史公語大將軍事不能確定何年

六月丞相公孫

今以建擊匈奴事附此。

弘請爲博士置

弟子員。

武紀

戊午六年春二月大

二十三歲仕爲郎中。

自序

將軍衛青將六

按自序二十南游江淮以歸句下

將軍兵十餘萬
騎出定襄、斬首
三千餘級還。夏
四月、衛青復將
六將軍絕幕、大
克獲。將軍趙信
敗降匈奴。右將
軍蘇建亡軍、獨
身脫還、贖爲庶
人。六月、置武功
賞官以寵戰士。

言仕爲郎中、不詳事在何年。考史
公報任安書在五十三歲、書中云
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以之上推
二十三歲仕爲郎中、凡二十五年、
與史公語合。又漢書東方朔傳云、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
事、自公孫弘以至司馬遷、皆奉使
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云云。
是史公之仕與公孫弘相如等相
後先。公孫弘卒在元狩二年、相如
卒在元狩五年、皆史公南游江淮

武校尉張騫從

歸以後奉使巴蜀以前事郎中之

征匈奴導軍知

仕必在此時今附此

善水草處軍馬

以無饑渴因前

使絕國功封博

望侯霍去病從

征封冠軍侯

衛將軍列傳

將軍列傳

己未元狩元年冬十

月行幸雍祠五

時獲白麟

武紀張

二十四歲從武帝幸雍祠此後巡祭

天地山川皆從行

封禪書太史公

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



騫發間使王然

于等出求身毒

國始通滇。

通鑑

庚申二年冬十月行

二十五歲從幸雍祠。

幸雍祠五時三

月丞相公孫弘

薨年八十。

漢言本傳

衛尉張騫擊匈

奴後期當斬贖

爲庶人。

武秋匈奴

奴昆邪王來降

以其地爲武威。

酒泉郡。武紀

辛酉三年

二十六歲。

壬戌四年春大將軍

二十七歲。

衛青將四將軍

是歲衛青霍去病大出擊匈奴。李

出定襄將軍去

廣以大將軍青不令當單于。廣請

病出代。青至幕

又不聽。廣怒引兵合右將軍食其

北圍單于斬首

出東道。因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

萬九千級。至闐

責廣對簿。廣曰。廣與匈奴大小七

顏山乃還。去病

十餘戰。年六十餘。不能復對刀筆

與左賢王戰。封

之吏。引刀自剄。一軍皆哭。百姓聞



狼居胥山乃還。

李廣後期自殺。

武中郎將張騫

使烏孫。漢書本傳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泣。史公言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其忠實信誠及於士大夫也云云。爲廣惋惜也至矣。李將軍列傳

又是年去病出師以李廣次子敢

爲大校當裨將。敢以功封關內侯。

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

同上

癸亥五年夏上病鼎

二十八歲從幸甘泉觀壽宮神君。

封禪

湖甚病愈幸甘

書是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



泉、置酒壽宮。封禪

書司馬相如卒。

相如列傳
徐廣註

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幃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太史公曰：「余入壽宮，侍祠神語，接瀧川氏云：『下壽宮二字衍。』」太一當作大夫，蓋巫神之最貴者。說詐本書。

李廣少子敢擊傷大將軍青，敢從

幸雍，至甘泉宮獵，霍去病射殺敢。

李將軍列傳：「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青。」大將軍匿諱，無何敢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

甲子六年秋九月大

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司馬驃騎將軍

是歲霍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霍去病薨。武紀

漢書光傳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將光西至長安時光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按光與李陵善詳後六十歲昭帝

元年以與史公因陵得罪事有關

故特詳之。

乙丑元鼎元年

三十歲。

丙寅二年張騫還拜

三十一歲。

大行。漢書騫傳百官表同。

丁卯三年張騫卒。大宛三十二歲。

列傳騫列於九卿。歲餘卒。又五宗世家漢興諸侯年表常山憲王舜立三十二年。以元鼎三年卒。太子勃代立。以子稅言勃不道事。天子使大行騫驗問。是騫卒當在是年之末。

是歲騫卒。後著大宛傳言大宛之迹見自張騫。騫鑿空西北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扞采于寘及諸旁國始通於漢。考騫於建元三年使西域。中間展轉匈奴中。其後歸國從征匈奴。使烏孫再通西域。至元鼎三年騫卒。首尾二十五年。而所遣副使於騫卒後所使始與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各國之人俱來。今之新疆伊犁

以南逾蔥嶺兼阿母河南北塔石干布哈爾基發波斯印度之地皆其故迹。史公大宛傳首明其原委實當西元前一二六年至一一三年而史記可貴矣。

戊辰四年冬十月行三十三歲冬從幸雍東至汾陰說詳

幸雍祠五時自

夏陽東幸汾陰。

武紀十一月甲子

立后土祠于汾

陰。肱上。武紀是歲

汾陰事。封禪書天子郊雍詔曰今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宜於澤中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尚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如寬舒等議。

始巡郡縣。平準書

己丑五年冬十月幸三十四歲從幸雍、逾隴、登空同。五帝本紀

雍祠五時遂逾太史公曰余嘗西至空同十一月從幸甘泉郊

隴登空同西臨祀父談與議立泰時壇封禪書上

祖厲河武紀北出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

蕭關獵新秦中朔旦冬至味爽天子始郊拜太一

勒邊兵而歸。平準書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書十一月辛巳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

朔旦冬至立泰

時於甘泉親郊

見。平準書

庚午六年冬十月、行三十五歲、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

東、將幸緱氏、至

邛笮昆明。

自序按史記笮作字通用。

左邑桐鄉、聞南

按本紀注、孟康曰、雋本邛都。臣瓚

越破、馳義侯遺

曰、茂陵書沈黎、治笮都。今考四川

兵未及下、上令

舊邛州治爲古邛都、舊雅州府清

征西南夷、平之、

溪縣爲古笮都、舊寧遠府鹽源縣

以爲武都、牂柯、

爲古昆明。漢定西南夷、多用文儒、

越雋、沈黎、文山

如唐蒙、司馬相如、司馬遷、公孫弘、

五郡、定越地、以

王然子、柏始昌、呂越人等往來其

爲南海、蒼梧、鬱

間、頗似今日之考察團、而以開通

林、台浦、交趾、九

道路爲事。

詳司馬相如傳

至用兵、則馳義



遣公孫

卜式爲

漢書
百官

表

旄牛皆得之目驗也。

誅且蘭邛君并殺苻侯冉駹震恐

請臣置吏。史公奉使邛笮，必在此年。

西瞻巴蜀岷山，觀秦蜀守李冰鑿離碓，以避沫水之害，穿之江于成都之中，百姓贊其利。河渠書碓，晉灼曰：古堆字。溝洫志作隼。

一統志：離堆在灌縣西一里，或曰灌口山。水經注江水篇：李冰作大堰于此，俗謂之都安大堰。元史：蜀堰志：都江堰卽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



其西南江、江南北皆東行。北江舊無水，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爲石門。又東爲利民臺。其水自離碓分流入于南江。南江東入于成都，俗稱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鬪雞臺，臺有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水及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又書深淘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水所爲也。又東爲離碓，又東過二橋，又東至三石洞。

辛未元封元年冬十

月行自雲陽北

歷上郡西河五

原出長城北登

單于臺至朔方

臨北河遣使者

告單于來戰不

能即臣於漢還

醜爲二渠一東流過郫入于成都
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明
清兩代治益備蜀至今食其利

三十六歲奉使巴蜀返時武帝北巡

史公復命朔方河渠書余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正義

引括地志云夏州秦上郡漢分置朔方郡隋置夏州按其地在今河

套內自直道歸行觀秦長城直道蒙恬

列傳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行觀蒙恬爲秦所築長城亭障塹

山陘谷因出關登熊耳山水經注

通直道盧氏縣熊耳山雙峰齊秀望若熊

耳齊桓公召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至崇高登許由

馬遷皆嘗登之



祠黃帝于橋山、

迺歸甘泉。武春紀

正月、行幸緱氏、

至中嶽。翌日登、

崇高、加增太室

祠。行東上泰山、

令人上石立之、

泰山顛上。封禪書

遂東巡海上。夏

四月癸卯、上還

至奉高。乙卯、封

冢。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土蓋有詩由冢云水經注崇

高縣南對箕山、山有許由冢、旋見

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云云。父於河洛之間。父談以不得從事

封禪、發憤且卒、執遷手、泣告以繼

先世與天官事、論載漢興以來明

主賢臣忠、君死義之士、史公流涕

受命。自序是歲天子建漢家之封

事、發憤且卒。遷奉使巴蜀、返見父

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

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余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

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

余不得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

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孔

泰山下東方。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反至甘泉。凡行萬八千里。以今年爲元封元年。禪封書、武紀左內史兒寬爲御史大夫。

子脩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漢興四海一統明主賢臣忠義死君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遷俯首流涕曰請悉論次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太史公卒。

按自序父談發憤且卒諸語在武帝東巡後當時返命必北赴行在因出邊觀長城再從幸東嶽而父談適在河洛老病因歸見之泰山之封不及從行。以下文元封三年六月乙卯繼父談爲太史令當爲談卒葬後二十五月服闋始就父

漢書百官表

職。上推談卒之月，當在是年四月。然史無明文，以禮制推之，或然也。又按史公自仕爲郎中以後，凡武帝巡幸所至之地，皆史公所至之地。武帝巡幸，大抵效法始皇帝。今考始皇本紀二十七年，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武帝則于元鼎五年逾隴，登空同。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六年，幸回中。太初四年，幸回中。天漢二年，幸回中。太始二年，幸回中。西至安定北地，征



和元年。至安定北地。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武帝于元封元年立石泰山顛。封泰山禪梁父。二年。又封泰山。五年。至奉高。脩封祠。太初元年。幸泰山。禪高里。三年。脩封泰山。天漢三年。封泰山。太始四年。封泰山。始皇二十八年。又窮成山。登之。武帝則于元封五年。至琅邪。太始三年。幸東海。琅邪。禮日成山。登之。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武帝



壬二年冬十月行
幸雍祠五時春

則元封元年至碣石。始皇三十五年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武帝則于元封元年自遼西北邊至九原。是始皇遊行之地，武帝無一不至。史公侍從武帝，故亦歷覽山川焉。始皇東巡刻石，有泰山刻石之罍刻石、琅邪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其文載始皇本紀。史公親至其地，採錄所得，故詳而無遺也。

三十七歲從幸東巡祠至瓠子，隨從臣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歌。河渠書太

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封禪書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武紀

史公曰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歌又曰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河沈白馬王璧于河合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癸酉三年夏朝鮮斬

其王右渠降以

其地爲樂浪臨

屯玄菟眞番郡

武紀

三十八歲。是年六月乙卯繼父談爲

太史令。

自序索隱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

口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云云繫年攷二十八當作三十

十八金陵刊史記札記說同三年卽元封三年也。紬史記

石室金匱之書。

自序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

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按自序云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

太史令。三歲二字鄭重言之。是談

卒三年喪畢史公始就史職。然河

渠書贊言從負薪塞決河其事爲

三十七歲似又未嘗終喪服。意者

史公舊官郎中、爲侍從近臣、不得以喪去官耶。惟談卒後三歲、未有代其職者、必待三年喪畢、遷始繼爲太史令、則守三年喪顯然、不得以翟方進遵以日易月之例例之矣。

甲戌四年冬、行幸雍、三十九歲、從雍祠、出蕭關、北至涿鹿。

五帝本紀、太史公曰、余嘗西至空同、北過涿鹿。

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白代而還。幸河東、無獨鹿。今據服虔說、繫史公涿鹿、



春三月祠后土。

武紀秋匈奴寇邊。

拔胡將軍郭昌

屯朔方。

同上

乙亥五年冬上巡南

郡至江陵而東

登禮灋之天柱

山號曰南岳浮

江自尋陽出縱

陽過彭蠡禮其

名山川北至琅

之遊於此年。又據武帝本紀武帝

行經涿鹿在此年。又元封元年帝

自遼西北邊九原當經涿鹿以本

紀明言此年歷獨鹿故從之。

四十歲從巡祠至南郡江陵登天柱

山浮江自尋陽登廬山觀禹疏九

江至姑蘇望五湖至會稽太滄。

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

于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水

經注江水分三十九廬山彭蠡之

山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司馬遷

咸升其巔望九

江而眺鍾彭焉北至琅邪並海上

還至奉高為從封禪之一。

邪竝海上。四月

中。至奉高脩封

焉。封禪書還幸甘

泉郊泰畤。武紀大

將軍衛青卒。衛將軍列傳

徐廣注

子丙六年冬。行幸回

中。春三月。行幸

東祠后土。武紀益

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同上

按自序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闕

九疑。當係一事。此年武帝望祀於

九疑。則未嘗親至其地也。河渠書

言至會稽。姑蘇。卽此年侍從時事。

漢書本紀不言會稽姑蘇事。當包

括於薄樅陽以下句中也。

四十一歲。從巡祠。

李陵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

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

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

張掖間。以備胡。漢書陵傳



按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陵爲騎都尉當在分郡後。又通鑑云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後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陵教射事當在此年。

丁丑太初元年冬十四

十二月

自序太初元年正義從幸

月行幸泰山。十

東巡祠還與公孫卿壺遂等上言

一月甲子朔旦

改正朔事詔與尊大射姓等議造

冬至祀上帝於

漢祿。又選治祿鄧平等及與民間

明堂。

武紀十二

治祿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

月、禪高里、祀后
土、東臨勃海、望
祀蓬萊。春還、受
計於甘泉。夏五
月、正歷、以正月
爲歲首、色尚黃、
數用五、定官名、
協音律。遣因杆
將軍公孫敖築
塞外受降城。秋
八月、行幸安定、

郡落下閭與焉。平成本初、麻乃以
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以平爲太
史丞。漢書律、麻志、武帝元封元年、
史丞。漢書律、麻志、武帝元封元年、
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
紀廢壞、宜改正朔。於是乃詔御史
日中、署其以七年爲元年。遂詔卿
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
造漢麻中署、姓等奏、不能爲算、願
募治麻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
造漢太初麻、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長
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長
與民間治麻者、凡二十餘人、方士
唐都、巴郡、落、下閭、與焉。都、分、天、部、
而閭、運、算、轉、麻、其、法、以、律、起、麻、中
暑。通、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
律、麻、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
校、麻、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
太初、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
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



遣貳師將軍李

廣利發天下謫

民西征大宛。

平麻以平。時改定服色數度，亦史

公與御史大夫兒寬定制。寬受詔

竝與史公定太初麻。漢書郊祀志

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未彰。至于

孝文始有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

孫臣賈誼更以為土德。卒不能明。

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制而

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

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

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

而刻之。兒寬傳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麻紀壞。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麻。

按史公職典星麻，太初麻法發自

史公而成于鄧平，故事定後以平

為太史丞。史記麻書惟言唐都、洛

下閔議厯不言已事者以已官太史公而成于鄧平故事定後以平爲太史丞。史記厯書惟言唐都落^⑤下閔議厯不言已事者以已官太史令人所共知也。繫年考謂太初厯改用夏正爲史公一大事業信矣。

是年以改厯事定與上大夫壺遂言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集解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

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中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曰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實。其實皆以爲善、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事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

按、以上所言、乃史公自言百三十篇之作、上宗孔子、取法六經、而實以春秋爲依歸。春秋之學、學於董生、董生之學、今有繁露。今以繁露證史公之說。俞序篇曰、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此史公言達王事數語之證一也。玉杯篇曰：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此史公言易、禮、書、詩、樂、春秋之證二也。滅國篇言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盟會要俞序篇言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

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揜殺於位、一朝至爾。此史公言弑君亡國、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之證三也。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以爲春秋萬八千字、南海先生春秋筆削發凡曰、春秋經文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六字、公穀二傳所傳大義只二百餘條。學春秋者、當知

董子繁露何休注多爲孔子口說
七十子後學展轉傳之也。史公學
宗春秋用公羊說見之於孔子世
家。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
氏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仲
尼視之曰麟也取之。顏淵死孔子
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
矣。見之於宋世家。太史公曰襄公
既敗于泓而君
子或以爲多傷中國闕禮見之於
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見之於
袁盜鼂錯列傳。太史公曰語曰變
古亂常不死則亡。
按此語見公羊宣十五年見之於
傳又見繁露必仁且智篇。見之於
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
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
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
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定哀微

辭之義、史公於武帝時事、如封禪、平準諸書、每見其例、於當時諸人列傳亦然。惜武帝本紀不傳、莫窺其真。然以封禪諸書例之、亦可想像矣。旣用春秋之例、以成史記、而答壺遂則遜辭曰、非所謂作、又以比之於春秋爲謬、其微辭之旨益顯矣。

壺遂爲韓安國所舉、與史公定律厯、後官至詹事卒。史公稱其人深中隱厚、與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



韓安國列傳安國于梁舉壺遂臧
國郅他皆天下名士又曰余與帝
遂定律厯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
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
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
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
修斯鞠躬
君子也。

按史公百三十篇記草創于三十
八歲爲元封三年至天漢三年以
言李陵事下蠶室乃終百三十篇
事以傳後來其所據以成書者漢
書司馬遷傳贊曰遷據左氏國語
采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言秦漢
詳矣又云采經摭傳蓋五帝本紀

夏殷周本紀、吳、魯、齊、宋、鄭、陳、楚、燕諸世家所本也。此外管晏列傳則參管氏牧民諸篇、晏子春秋一書。老、莊、申、韓列傳則參老子、莊子諸書。司馬穰苴列傳則參司馬法、穰苴兵法。孟、荀列傳則參孟子、荀子、鄒衍諸書。孫吳列傳則參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仲尼弟子列傳則專用論語。商君列傳則參之開塞、耕戰諸篇。屈原列傳則本之離騷、賈子新書。不韋列傳則參之呂氏



春秋。田儋列傳則參之長短說八
十一首。陸賈列傳則參之陸生新
語。扁鵲倉公列傳則參之黃帝內
篇。扁鵲脈書倉公醫案。相如列傳
則本之所著諸賦。天官禮樂律厯
諸書。則其家世職業。封禪河渠平
準諸書。西南夷列傳乃其侍從巡
幸。奉使游厯。多得之親身見聞。至
得之友朋傳說者。項羽重瞳聞之
於周生。項羽本紀太史公曰吾聞
又聞項羽之周生日。蓋重瞳子
亦重瞳子。趙世家王遷事聞之於

馬王孫上說見刺客列傳荆卿事聞之

於公孫季功董生太史公曰世言

升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

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

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樊鄴絳灌

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樊鄴絳灌

列傳事聞之于樊他廣太史公曰

問其遺老觀故蕭蕭樊噲滕公之

豕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

狗賣綰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

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

爲言高祖功臣之興若此陸賈列

傳內之平原君朱建事得之於平

原君子陸賈傳太史公曰平原子

淮陰侯列傳參之於所聞淮陰人



言詳上二信陵君列傳言秦破梁

事得於大梁墟中人上同若蘇建田

仁任安與史公善其人或爲衛青

屬將或爲其舍人見田叔傳張騫

李廣諸人生世接近史公廣孫李

陵又史公所識故其序匈奴大宛

各傳於山川形勢風土物產道里

遠近如數家珍與後世史官但據

故籍排比成書者有霄壤之異矣

是年董仲舒卒近人蘇輿董子年表以董子卒在太

初元年葬長安下馬陵云董子著書皆未改正朔以前事則其卒在

太初前可知故斷自是年止。瀧川史公年譜同此說。史公學公羊春秋於仲舒故詳之。

搜粟都尉上官桀從伐大宛攻郁

成城殺其王。

大宛列傳桀隨貳師將軍伐大宛攻郁成

城其王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縛守騎士趙

弟拔劍斬其首。

按上官桀隴西人與李陵善距陵降時相去五年故詳之。

戊寅二年春正月戊四十三歲從東祠后土。

申丞相石慶薨。

閏月丁丑以公

李陵將五校兵隨貳師後出敦煌。

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陵傳



孫賀爲丞相封

葛繹侯。三月行

幸河東祠后土。

武紀趙破奴將二

萬騎出朔方西

北二千里還匈

奴兵圍之捕得

破奴軍遂沒于

匈奴。同上冬十二

月兒寬卒。

己卯三年春正月行四十四歲從東巡封禪爲從封禪之

東巡海上。夏四

二。

月還。修封泰山。

禪石閭。

封禪書
武紀同

匈奴大入定襄。

雲中。遣光祿徐

自爲出五原塞。

築城郭列亭。西

北至廬胸。

匈奴
列傳

貳師兵圍大宛

城。大宛斬王毋

寡降。

大宛
列傳

庚辰四年春，貳師還。四十五歲冬，從幸。

大宛冬，行幸回中。武紀

是歲，李廣利伐大宛成功歸。考大宛之跡見于張騫，本通大月氏，以困匈奴，以不得要領，後乃通烏孫，通大夏，通身毒。至出北道，酒泉而西域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于寘，扞采諸國始來獻。騫卒後，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而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蘇薤始來。此皆騫之功也。至廣利伐宛，以善馬，故首尾四年，用兵二十餘萬。



人馬三萬六千餘匹。其後軍罷得入玉門者兵萬餘人馬千餘匹。所得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三千餘匹而已。而封侯賞官者千數百人。此豈騫應募出使之意哉。故列傳不曰西域而曰大宛。以見大宛用兵最力。亦定哀間微辭之義也。又史公漢興諸侯年表。建元侯者年表。王子侯表。天官書均于太初四年止。

辛巳天漢元年春正四十六歲從行幸。

月行幸甘泉郊

泰時三月行幸

河東祠后土武紀

浞野侯趙破奴

自匈奴亡歸匈奴

列秋發謫戍屯

五原武紀

壬二年春行幸東四十七歲從行幸。

海還幸回中夏

五月貳師將軍

三萬騎出酒泉

是歲貳師出酒泉擊左賢王于天山召見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對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漢書



與左賢王戰于
天山，斬首虜萬
餘級。又遣因杆
將軍出西河，騎
都尉李陵將步
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與單于戰，
斬首虜萬餘級。
陵兵敗後降匈奴。

陵傳，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
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客也。力能扼虎，射命命中。願得自當一
隊，到蘭干山前，以分單于兵。毋令
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
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
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旋以路
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旋以路
博德之奏，博德傳因詔彊弩都尉路
博德故伏波將軍，亦差為陵後距。
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
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
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
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
德。上書，適詔博德：吾欲與李陵驍
云：欲以少擊眾。今虜入西河，詔陵
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詔陵
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
南龍勒水上。陵于是將步卒五千



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陵搏戰，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殺數千人。單于大驚，以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士卒中矢傷。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行，四五日，抵大澤。南行至山下，復殺數千人。單于走，復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傳詔陵至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書對。陵于是將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于是將

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斫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



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騎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會陵軍候管敢降匈奴。不利。欲去。會陵軍虛實。單于使騎並攻漢。具言陵軍虛實。單于使騎並攻漢軍。漢軍矢盡。人陁谷不得行。夜半。陵與韓延年俱上馬。虜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遂降。敗處去塞百

餘里。陵傳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
旦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
入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
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類
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
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
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
漢軍疾呼曰李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
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
鞮汗山百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
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
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陁谷單于
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
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營止左
右毋隨我。大夫一取單于耳良久
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
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
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
還。天子客遇之。況于將軍乎。陵曰
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于是盡斬。



梅陵無救曰、陵當發山塞、迺詔彊
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
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
脫者。漢書
陵傳

按、史公被刑時事、據後日報故人
任安書言、拳拳之忠、不能自列、卒
從吏議。又曰、家貧、賄賂不足自贖。
又曰、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
言。當時在吏議之列者、公孫賀爲
丞相、杜周爲御史大夫、吳尊爲廷
尉。而賀以女寵進、周以酷吏著尊

事不見他書，亦庸人耳。家貧不足

自贖，故不能輸減死六萬錢。

漢書惠帝

紀：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而此免死。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

後一年，令眾人入錢五十萬，減死

罪一等。

見漢書蕭望之傳

則贖腐刑必更

減少，而貧不能自贖。交游中壺遂

最可信，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

爲漢相，會遂卒。

韓長孺列傳

蓋在史公

被刑前數年，故深惜之。其他交游

不悉其詳。至武帝晚年，左右親近

有按道侯韓說。

佞倖列傳

繡衣使者江



充劉屈氂列傳

而能進言者莫如霍光。

考光與上官桀素善李陵昭帝立

曾遣李陵故人任立政入匈奴召

陵還國。

說詳後六十歲

據此則陵降得罪

時光與桀當爲之一言乃光不言

而史公言之俠義已高人一等武

帝不察下史公于理光又不爲之

申請信乎不學無術闇于大理陵

既孥戮史公亦銜冤千古可知武

帝中年以後用法嚴酷怨毒漸積

卒釀巫蠱之禍使皇后太子公主

皇孫悉死非命。如武帝者，可以鑒矣。

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膺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



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平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又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

家扶義倣儼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自序按自序所云乃史公被刑後卒述作史記之言百三十篇實不訖于太初也。

甲申四年春遣貳師四十九歲爲中書令尊寵任職遷傳。

將軍李廣利將

六萬騎步兵十

萬出朔方路博

德將萬餘人與

鐵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孥獲其饒。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有中書謁者繫年攷云中書令卽中書謁者令之署也。漢舊儀中書令領贊尚書出入本官奏事秩千石。大唐六典引。



貳師會游擊將
 軍說將步騎三
 萬人出五原因
 杆將軍敖將萬
 騎步兵三萬人
 出鴈門單于以
 十萬騎待于余
 吾水南與貳師
 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匈奴列傳

太史令一職仍故。說詳前。吳而改敬之書。
 稱太史令爲太史公當在此時。
 按遷傳遷旣被刑後爲中書令其
 事不能明定爲何年。班氏序此事
 在五十三歲報任安書前距被刑
 時有六年之隔似爲中書令不能
 在五十三歲。據鹽鐵論所指當卽
 遷被刑未幾卽尊寵任職。王氏繫
 年考同今從之。
 又按漢書職官志太常屬官有太
 史令秩六百石。章一山曰史之職

始於倉頡。周代史尤多。老子爲柱下史。人所共知。史記自序亦稱司馬氏世典周史。又自序太史。太史公迭見太史令。只一見。以後皆稱公。至漢制之令。皆爲屬官。非長官。史之下有令。猶外官守之下有令也。愚按自序太史卽太史令。行文語有詳略也。太史公說詳下五十三歲。

乙酉 太始元年春。徙五十歲。說詳上。

郡國吏民豪傑

李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于茂陵雲陵。

武紀

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還言陵教匈奴爲兵以備漢軍、因無所得。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後陵知家禍出于李緒、乃刺殺緒。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陵傳

丙二年春正月、行五十一歲、從行幸、餘詳上。

幸回中。

武紀穿白

渠、引涇水、首起

谷口、尾入櫟陽、

注渭中、袤二百

里、溉田四千五



百餘頃。溝洫志

丁亥三年春正月，行五十二歲，從行幸，餘詳上。

幸甘泉。二月，行

幸東海琅邪，禮

日成山，登之罘，

浮大海，山稱萬

歲。武紀御史大

夫杜周卒。同上

戊子四年春三月，行五十三歲。是歲封禪，爲從封之三冬。

幸泰山。壬午，祀從西祠，餘詳上。益州刺史任安

高祖于明堂，以前致書，責以進賢之義。史公至此



配上帝、因受計。

癸未、祀孝景帝

于明堂。申申、修

封。丙申、禪石闕。

夏四月、幸不其、

祀神人于郊門

宮。五月、還。冬、十

二月、行幸雍祠

五時、西至安定

北地。武紀

報以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

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

以順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

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

俗人之言、

僕言遷傳作不相師用。

僕非敢如

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

遺風矣。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

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與

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

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至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託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醜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維、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又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



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
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爲歸除之
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
列事、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
耶。嗟呼、嗟呼、如僕尙何言哉、尙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
不羈之行、長無鄉區之譽、主上幸
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
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
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

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事已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



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訴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佥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

三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



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
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
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
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
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
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
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
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

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李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



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

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
紲之辱哉。且夫藏獲婢妾由能引
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
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
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
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
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
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孫子牘腳。兵法脩列。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攷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



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文選四十一

按太史公三字，諸家解釋有自序集解引如淳、臣瓚說，有索隱說，有

正義引虞喜志林、漢舊儀說、又白
序後文索隱引桓譚說、漢書遷傳
顏注引晉灼說、又有劉邠、宋祁諸
說。而其的解、要以報任安書首自
稱太史公司馬遷牛馬走九字、可
以解釋諸家。吳敬之曰、如淳言、漢
儀云、太史公一職、置自武帝。史通
篇說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史
公、副上丞相、其說是也。其證有二、
文選載史公報任安書首云、太史
公牛馬走、太史公爲實官、故以之



冠于書首。猶今人公牘箋啟首言具官某某。苟太史公非當時實官、史公決不能以時人所推之名施之于友朋之前。此太史公一官爲兼中書令時、武帝尊寵、特改令爲公之證一也。太史公爲一時實官、故史記成書後、每篇贊語冠以太史公曰云云。以官太史公、故以實官自稱也。又可知史記成書在天漢三年被刑以後、以官太史公知之也。書成于太史公、故當時名爲

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有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字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據此、太史公三字爲公家承認、出於一時官職、非私人所稱。此太史公爲武帝時尊寵史公、改令爲公之證二也。太史公一職爲武帝尊史公



特置此官、故漢儀注云。見漢書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可知太史公爲史公晚年之特官。史公旣沒、其官旋廢也。此事惜漢書職官志、百官公卿表不詳、因之桓譚以史記太史公字爲東方朔所著、韋昭以爲楊惲所加、異說遂紛。今列二證、證明太史公爲史公被刑後兼中書令時、武帝尊寵爲公。漢儀注得其事實、而諸說可息矣。任安、滎陽人、與田仁初俱爲衛將軍青舍

人。武帝詔見二人，使安護北軍使。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田叔列傳褚先生補傳

安後于征和二年，以受戾太子節。

懷二心，仁坐爲司直，縱太子，皆要。

斬。仁亦與史公善。田叔列傳仁拜

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

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太史公曰仁與余善余故並論

之。安仁事又詳漢書劉屈氂傳。

按趙氏翼廿二史劄記以報任安

書在征和二年，繫年考以報任書

作於是冬十一月。以征和二年無

東行事，以行幸雍在次年正月，均



與報書不合。田叔列傳後載褚先生所述武帝語曰：任安有當死之罪甚眾，吾嘗活之。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公報安書自在太始末審矣。今從之，改正前稿。

又史公有悲士不遇賦，瀧川氏列在得罪後，今附此。

巳征和元年春正五十四歲，從行幸。

月，還，行幸建章

宮。武紀

庚寅二年春正月，永五十五歲，從行幸。

相公孫賀下獄死。夏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皇后謀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八月辛亥，太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終于太初以後，至南翁侯公孫賀子敬聲征和二年有罪，國除止。

子自殺于湖。

武紀

辛卯三年春正月行

五十六歲從行幸。

幸雍至安定北

匈奴列傳紀事終于是年。貳師降

地。匈奴入五原

匈奴今本傳末有脫簡錯簡。

酒泉殺兩都尉。

三月遣貳師將

軍廣利出五原

御史大夫商上

成出西河重合

侯馬通出酒泉

廣利敗降匈奴。



武紀

壬辰四年春正月行

五十七歲。是歲封禪，爲從封之四。

幸東萊，臨大海。

三月上耕于鉅

定。還，幸泰山，脩

封。庚寅，祀于明

堂。癸巳，禮石闕。

夏六月還，幸甘

泉。

武紀

癸巳後元元年春正

五十八歲，從行幸。

月，行幸甘泉郊

高祖功臣侯年表紀事，曲周侯酈

泰時遂幸安定。

終根坐祝詛誅國除在是年五月。

史記年表終于是年。

甲午後二年春正月五十九歲。

朝諸侯王于甘

自序云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

泉宮。二月行幸

夷狄內修法度建封禪改正朔易

盤屋五柞宮。乙

服色作今上本紀。今上二字當是

丑立皇子弗陵

武帝未崩以前擬稿以孝景本紀

爲皇太子。丙寅

有太子卽位是爲孝武帝之語也。

以霍光爲大司

說詳序例而惠景間侯者表紀適侯則

馬大將軍車騎

于後元年四月甲辰坐使齊少君

將軍金日磾左

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又容成



將軍上官桀受

遺詔輔少主。丙寅

以下據通鑑補。丁卯史記

年表作己巳。帝崩于

五柞宮，入殯于

未央宮前殿。三

月甲申，葬茂陵。

武紀

侯光于後元二年三月壬辰坐祠祝詛國除。證以本紀終孝武時事，不得謂爲後人所加。如顧氏炎武之說，觀建元以來侯者表後載褚先生語，太史公記事盡于孝武之事，可無疑于諸表矣。

又按史公不卒於武帝世者，據漢書張湯傳，湯本居杜陵，湯子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還杜陵。注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是安世曾徙茂陵，昭帝立復徙



平陵。宣帝立，又徙杜陵。及卒，故仍葬杜陵。此殆漢世徙陵邑之例。金日磾傳：四子常、敞、岑、明。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以之例，史公曾徙茂陵。司馬談無侍從事，又未尊寵，任職故不能爲例。不卒於武帝時，故卒後仍歸葬夏陽原籍，與安世、日磾同。此史公不卒於武帝世之證據。又以無封侯要職，故不徙平陵也。

乙未昭帝始元元年

秋九月丙子車

騎將軍金日磾

薨。昭紀

是年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爲大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距李陵降時已十二年矣。漢興以來將相年表

六十歲任太史公如故下同。

按史公任中書令在武帝世帝崩後其中書令無可考當謝任任太史公舊職說詳下。

昭帝立霍光上官桀輔政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招陵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于春秋霍子孟上



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中畧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陵又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陵傳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六十一歲。

陸侯、右將軍桀

爲安陽侯。

昭紀

丁酉三年

六十二歲。時史公女壻楊敞爲大將軍、司馬、霍光厚愛之。漢書百官表、又楊敞傳

按、霍光傳、敞後爲大將軍、長史、搜粟都尉、不能定爲何年。而百官公卿表載敞于孝昭始元六年、由軍司馬遷大司農、歷時四年、是爲軍司馬在此年。

戊戌四年春二月甲六十三歲。

寅立皇后上官

氏。

己五年

六十四歲。

庚子六年春三月詔

六十五歲。

有司問郡國所

楊敞爲大司農。見上

舉賢良文學民

蘇武以天漢元年使匈奴被留。至

所疾苦。議罷鹽

是國內亂與漢和親乃歸武等。李

鐵椎酤移中監

陵置酒賀武與語泣下數行因與

蘇武前使匈奴。

武決。通鑑武帝天漢元年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匈奴留之徙

留單于庭十九

北海上無人處牧羝武在漢與李

年迺還以爲典

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說武降

武以死自誓。後陵復至北海上語



屬國。秋七月，罷
榷酤官。

辛丑元鳳元年秋九
月，鄂邑長公主、
燕王旦與左將
軍上官桀、桀子
驃騎將軍安、御

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
夕臨，數月。及壺衍，裴單于立，國內
乖離，謀與漢和親，乃歸武及前使
馬宏等。于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
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
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
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貫陵罪，全其
老母，使得舊大辱之積志，庶幾乎
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復何顧乎？」
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歎
行，因與武決。

六十六歲

按桀被誅時，距李陵降已十八年
矣。

史大夫桑弘羊

皆謀反伏誅。

壬寅二年六

六十七歲。

癸卯三年張壽王爲

六十八歲。漢志言張壽王爲太史令、

太史令。漢書律

請更太初。麻。漢書律麻志元鳳三

黃帝調律。漢元年來用之。今陰

陽不調宜更麻之過也。詔下主麻

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

人請與治。麻大司農中丞麻光等

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入

節。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入

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

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麻疏

密凡十一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

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

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

調麻。壽王非漢麻逆天道非所宜



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
太初。厯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
禹治太初。厯亦第一。壽王及待詔
李信治黃帝調厯。課皆疏濶。又妄
言太初厯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
七百五十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
世。劾壽王吏八百石。亂制度。不道。
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下。終不服。
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
益甚。竟以下吏。故厯本之驗在於
天。自漢厯初起。盡元鳳六。史公當
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史公當
于此年去太史職。而太史公官名
仍在。及卒後。宣帝始廢太史公官
名。說詳下

按吳敬之云。太史公疑是年解職。
引律歷志載司馬談爲太史令。談

卒、子遷繼之、其後卽張壽王。據文選載史公致任少卿書、爲中書令仍兼太史公職、中間不載、令有他人、蓋壽王卽繼史公之任者矣。今錄之以存一說。

甲辰四年春三月甲六十九歲。

戊、丞相田千秋、

薨、王訢爲丞相。

二月乙丑、楊敞

爲御史大夫。

表

百官



乙丑五年冬十二月七十歲。

庚戌丞相訢薨。

丙午六年春正月右七十一歲。

將軍張安世封

壻楊敞爲丞相。

富平侯十一月

己丑楊敞爲丞

相百官封安平

侯。敞傳

丁未元平元年夏四

七十二歲史公卒。西元前七四年

月癸未帝崩于

史公卒年前旣據張安世傳卒葬

未央宮。六月壬

杜陵知史公不卒于武帝世。知其



申、葬平陵。昭八紀

月己巳丞相敞

薨。同上

卒于昭帝末年者、據漢儀注、王海卷一

百二十武帝以遷為太史公。遷死

後、宣帝以其官為令。是史公卒于

昭帝末、宣帝始廢太史公官名也。

是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

霍光、張安世謀廢王更立、使田延

年報丞相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敞

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立宣帝。八

月己巳敞薨、子忠嗣。忠弟惲、惲母

司馬遷女也。敞傳、昭帝崩、昌邑王

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

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

敝。敝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
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敝夫人
遽從東箱。謂敝曰。此國大事。今大
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
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
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敝夫
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
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
卽位。月餘。敝薨。諡曰敬侯。以敝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
忠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宣帝
惲。惲祖述史公書。遂宣布焉。王莽
時。惲祖述史公書。遂宣布焉。王莽
時。封史公後爲史通子。遷傳楊
按惲傳。惲有後母無子。則敝前妻
爲遷女。其參議廢昌邑王之夫人
爲敝後妻。非遷女。以宣帝卽位月



餘做薨必無有後妻之事。

又按史公卒年史無明文。考史記有今上本紀卽武帝也。裴駰司馬貞謂史記終于天漢四年。今檢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皆至後元二年止。褚先生亦謂史公記事盡于武帝之事。今據以斷。史記成書旣在武帝崩後。則其編定卒業必在昭帝時。而史公卒年定矣。王若虛辨惑引遷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友人吳敬之引玉海兩漢職官云、西漢太史令只司馬遷、張壽王等五人。壽王爲太史令在昭帝時、始繼遷之職。又引漢儀注、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斷定史公卒于昭帝末年、與若虛論同。今據之以定史公卒年。華山道士謂史公卒年七十三、有一年之差。若云卒于丙寅、則非也。史公卒後、葬漢夏陽縣城西北。今墓在陝西韓城縣南芝川鎮、墓前有坡、名司馬坡、而建祠。



焉。詳後史公祠墓錄。

史記百三十篇外、漢書藝文志有

司馬遷賦八篇、

悲士不遇賦見藝文類聚。

隋志

有素王妙論二卷、

王固山房輯本。

入五行

類、有集一卷。

與擊峻書見高士傳。

新舊唐志

作二卷、皆不傳。魏書殷紹傳、紹上

四序、堪輿表言、堪輿八會、經世已

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

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

流行於世云云。是史公別有堪輿

書、唐以後不傳。而隋志、麻數天文

類有太史記注六卷、五行類有太史公萬歲厯一卷、疑卽其書。然王函山房輯萬歲厯二條、皆非史公時事。意其書佚亡旣久、零篇斷章、無從識別也。

太史公年譜終

崑山趙詒琛校

校記

- ①聞其言與人音等：《史記》卷一二《封禪書》作「聞其音與人言等」。
- ②高：當作「低」，見《大清一統志》卷九二《成都府》離堆下注文。
- ③尊大射姓：《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作「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當從。
- ④刻：當作「克」，見《漢書》卷二五下《郊祀志》。
- ⑤「史公而成」至「以已官太」三行，衍文，當刪。
- ⑥「戰」下當脫「且」字，見《漢書》卷五四《李陵傳》。
- ⑦以下原譜脫漏一段文字，見右引。
- ⑧事：當作「是」，見《報任安書》。
- ⑨以：當作「已」，見《漢書》卷六二《司馬遷傳》。
- ⑩遷注傳：當作「遷傳注」。
- ⑪六：當爲誤刻下欄首字。
- ⑫「律」下當脫「曆」字，見《漢書》卷二一上。

太史公年譜補佚

是歲李陵生。按史公以後得罪由於李陵。故陵出處事宜詳。日本瀧川氏史記會注考證附史公年譜載陵是年生。考李廣列傳廣三子當戶、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當戶擊嫣走。當戶早死。遺腹子陵。佞倖列傳。嫣後以無禮江都王。皇太后賜嫣死。漢興侯王年表。江都王非入朝在建元四年。當戶死又在其後。陵以遺腹子生。當在是年矣。補元

光元年
下層



備藏

太史公年譜 補佚

太史公祠墓文錄并圖



備 載

太史公年譜 祠墓文錄

西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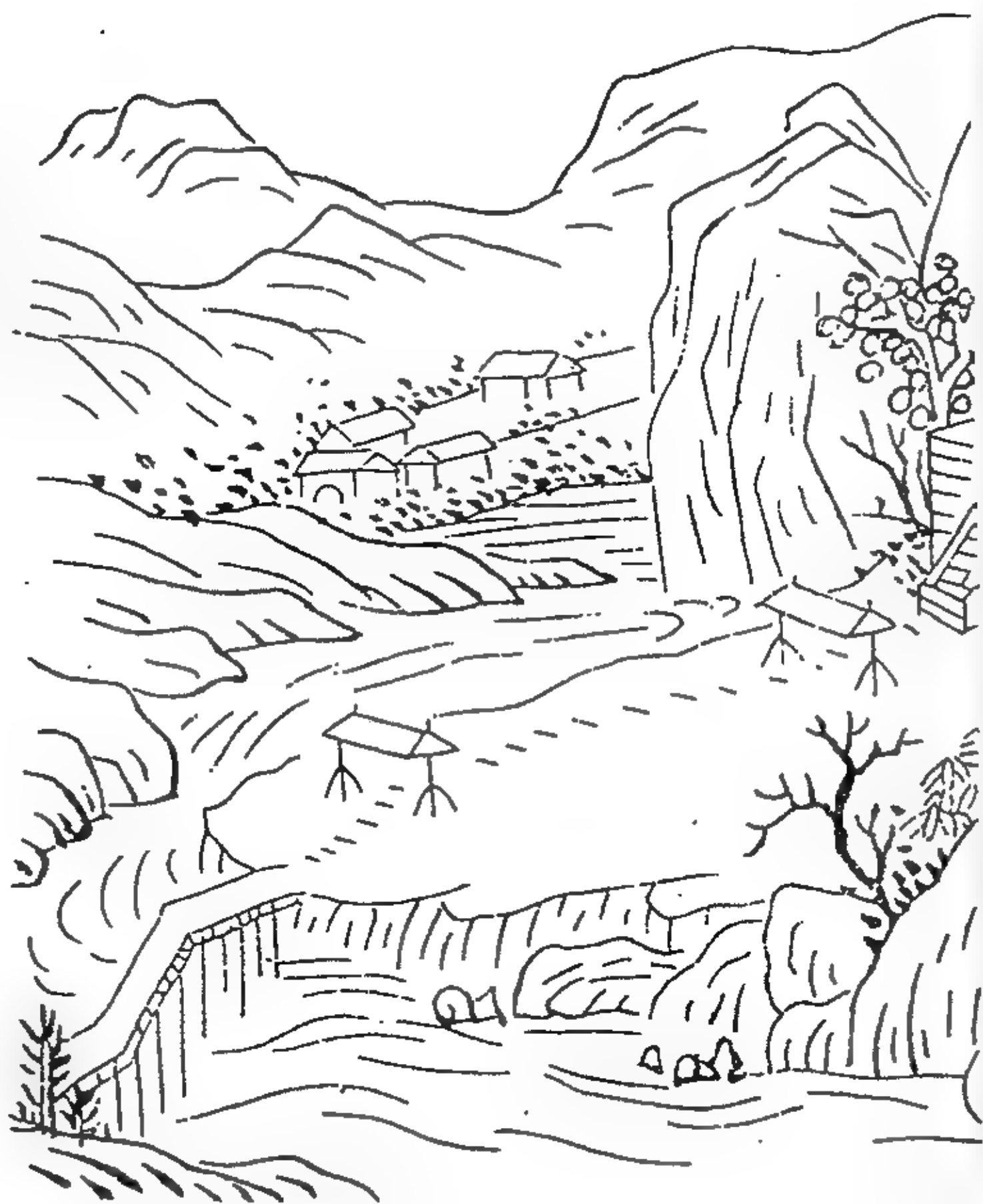
太史公墓圖

南距郃陽縣界二十里



東臨黃河

彭城李問渠
乾城志
重刊



北距乾城縣南二十四里

太史公墓圖題辭

昔歲年廿四。跣出汴陰道。大河橫截
前。鳴棹識秦徼。人煙湊芝以。溪流
環沃輿。坡名躋司馬。太史聲名譟。
仰止動吾心。層巖嚴祠柏。峭百仞。廬讀公
書。悲憤寄元傲。歟。四十年。跣九鷺。日
曜墓園。今茲展石室。何年造。寄語邦
人士。吏才後宜劬。

富平及學張鵬一拜摺。



備藏

太史公年譜

祠墓文錄

太史公祠墓文錄

水經注河水四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

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陶水又南逕

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有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

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

華池在茲夏陽。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又歷高陽宮北又

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號邑也。又歷高陽宮北又

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

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叙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

韓城縣志漢太史令司馬遷墓在芝川南嶺上西枕梁

山東臨大河氣勢雄闊。古柏數十百皆蒼老如鐵懸於兩崖作蛟龍狀。子長一冢巍然其巔。祠壁石墨林立代



有名作。冢以石砌，二柏出其上，盤崛尤奇。北望少梁，曉煙殘照，如圖畫然。李太史子德句云：「尙餘古柏風霜苦，空對長河日夜深。」其大概也。邑令翟世祺築高臺，砌以磚石，層級而上，勢入雲表，題曰「河山之陽」，更爲大觀。冢漸圯，縣令康行儻重修之，手勒小碣以記之。其守墓給田，自邵陽丞葉司空夢熊始。

宋修太史公祠記

靖康改元四月，尹陽撰文，焦丙正書，在芝山南嶺。

太史公爲紀錄之宗表，而矜文辭者皆不能出其囿。吾得觀其書矣。至于廟像冢藏之古，吾弗得而見之。宣和七年秋，予始官韓城，尋遺訪古，乃在少梁之南，芝川之西，得太史公之遺像焉。予咨嗟而致式之，因低徊周覽，

則棟宇甚傾頽、階阼甚卑壞、廼隧甚荒蕪、惟是享嘗、缺然不至。予乃愀然發喟、囑諸耆老而告之曰、司馬公文爲百世之英、而所居不能蔽風雨、學爲繼述之淵、而所藏不能去荆榛。今洪河汨流、漾乎前也。中條崛起、峙乎東也。河嶽深崇、氣象雄渾、公文實似之。而冢廟卑庳如此、其不稱公之辭與學也甚矣。獨不爲邦人之恥歟。予乃率芝川之民、擇其淑達而好事者、凡一楹、一桷、至于瓦、璧、門、疏之用、悉以資之。卽公之墓、爲五架、西楹之室、又爲複屋以崇之。旣宏旣完矣、於是直榮光之澳、覲禹鑿之山、面汾陰之雕、縱望遐觀、豈不快哉。嗚呼。惟公之文大肆于炎漢之間、馳騁於千世之前、其力最屢、實幹



造化。欲談而悉之、吾所不敢動吾喙。觀下葬於茲、豈非
洪河巨嶽、實稱公之文也哉。乃作述事享神之歌、俾邦
人習之。歲時以樂公之神。其詞曰：公詞有如黃河流、黃
河吐溜崑崙邱。上貫星纏經斗牛、下流地軸橫九州。崩
崖搏石、轉湍流、騰煙趾、霧飛蛟虬。邇來宏放三千秋、班
沿范襲非公儔。公鑿混沌開雙眸、力敵造化窮冥搜。公
祠慘淡連古邱、蔓摧瓦落風蕭颼。我獨來兮爲公愁、新
公祠兮去榛杞。穀甚豐兮酒甚旨、民髣髴兮公燕喜。韓
之原兮山之趾、雲亭亭兮河瀰瀰。公之來兮歲豐美、雲
爲車兮飈爲轡。公之來兮福滂被、雲滅沒兮風不留。公
曷往兮俾我憂。

金重修漢太史公墓碣記

大定己亥清明後二日進士趙振記字畫清勁里人姚定

修嵌於

壁上

嘗考漢史司馬太史公生於龍門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以觀孔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焉於是遷仕爲郎中父沒三年而爲太史令乃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上協六經馳騁古今不虛美隱惡可謂命世之良才及其卒也葬於梁山之崗至今韓人享祀不絕惜乎時代歷久舊冢傾頽今春姚定乃率里人命工修復其意欲以光華文史之風激勵衰鄙之俗屬余爲

記。但以文荒才謬爲愧，堅不獲辭，直書月日耳。

元重修漢太史祠記

元延祐甲寅縣鄉貢進士段彝

治城之南里僅一舍，有鎮號芝川。鎮之陽道之右有塋，曰漢太史司馬遷也。內樹貞珉，歷更劫火，年紀綿遠，辭翰剝落，弗可考也。後存巨冢，互嵌山石，刻諸新詩雄文，乃宋金鉅人魁士之作也。按史記自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去周適晉。後隨會奔秦，司馬氏入少梁。先生之祖喜授漢五大夫，生談嘗爲太史。以是推之，西河猶先生鄉也。葬於此者，似有由焉。宣差羅里從仕愛賢好古，延祐甲寅來監是邑，構其祠，俾韓民以奉祀事。落日，求予以記之。予應之曰：先生之出處載在史傳，昭然



可見。若蔓其辭，則爲贅矣。因斂衽而歌之曰：梁山西倚
疊翠光，河水南下霜練長。漢家作德，感彼蒼鍾于俊彥。
弼武皇。先生挺出坐玉堂，以直秉筆稱賢良。河山英秀
天復償，一邱黃壤埋芝陽。歲華綿遠，幾星霜。因訛準謬
成荒唐。我公奉命來帝鄉，下車都此心弗遑。構祠潔爾
修蒸嘗，薦新黍稷惟馨香。它山伐石勒銘章，告予厥後
俾勿忘。

明重修司馬公祠記

明嘉靖丁酉縣舉人郭宗傳

司馬公祠者，漢太史司馬公之祠也。在韓城縣芝川鎮
南陸北際，半巖之間，爲公墓所在。因號司馬坡而建祠
焉。蓋古跡也。歲時則鎮之父老率子弟而祠饗焉。蓋舊

俗也。祠在墓前東嚮，以墓東嚮故也。左廚屋，右碑亭，周以垣墉。東嚮一門，直道東下一坊，南嚮，榜云太史公祠。南卽通衢，曲而東北下一坊，北嚮，榜云漢太史祠。北繞秀水，清漣有聲。南距通衢，懸崖多柏。西北梁山，層巒列座。東面黃河，巨浸迴瀾。而公之墓祠中焉。蓋勝槩也。墓端一柏，直上參天。晴則翠色凌嵐，陰則同雲涵綠。風則波濤洶湧，雨則鬢鬢瑩溶。雪則白賁堆瓊，而碧顏尤澈。以至夜之蒼龍，月之輝映，霜露之濡厲，斗牛之相連，雷霆之相震盪，鼓舞隨時所遇，變態出神，不可枚舉。若有以昭公之文章者焉，蓋奇觀也。歲旣久，震風凌雨，飄瓦摧桓，傾楹剝棟，荆榛草莽之間，蓋荒廢者半，僅存者半。



其最下北嚮之坊危而當道行者患之。神不自安人不
自盡。雖勝概奇觀如前所云者不變。而昔人因基建祠
之意歲時祀賽之誠減于舊也。多矣。嘉靖丙申冬蒲坂
麓谷妣先生來知韓經公祠而謁焉。深有所感。遂屬鎮
父老而告之曰。古者法施于民則祀之神之聽之則和
平。漢太史司馬公之記史也。萬世治天下者資之法施
于民莫大焉。故建祠所以寧神。寧神所以阜民政之大
端也。失茲二者。吾守土之責也。祠之蔽吾其葺之。不以
責爾。而歲時祀饗之舊俗爾肅爾忱無貽吾守土者之
責可也。遂命工處費徐而理焉。蓋丁酉之春也。鎮民感
其仁各子來趨事以贊之。樂厥施。致厥力。恐厥後以圖

速厥成。以故材聚而完，力合而易，事舉而集。垣墉肅肅，祠宇堂堂，庭塗殖殖，坊榜將將，巍然傑制，赫乎改觀，足以寧神，足以阜民，足以述古，其功峻矣。訖是竣功，而民不知役，古之佚道使民者矣。雖然，今猶古也，後猶今也。古之創見而今敝之，固有待于今之起廢焉。今之起廢而後復敝焉，不有復待于後之起廢如今者也。是亦麓谷先生之意耶。述此意而記之石，將以俟諸後耶。

清重修太史公廟記

康熙十一年
知縣翟世琪

韓城縣之南濱河爲芝川鎮，鎮城之南爲司馬坡，東臨黃河，西枕高岡，爲有漢太史公司馬遷墓。墓前有廟，廟極靈，福善禍淫，一一如春秋之筆。民間禱祀，今已千七



百餘年。然墓前明堂及左右龍虎久不可考。左方斷岸逾千尺，下有芝水崩嚙不止，工費浩大，未可輕議。右與今路南南原本通爲一大高原，不知近墓大路開自何時，今已深數十丈。康熙七年，余履任，欲補起廟前明堂，首貢楊輝裕糾集鄉老楊四可等二十人共謀之。本原土甚少，不敢動。南原距本原深遠各數丈，擔負艱難。乃於東西路上作南北飛橋，募車於橋上往來載運南原之土，甫數日，遂補堂基長九丈六尺，濶五丈六尺。鄉老等謂誦習太史公書者不止吾官，奈何獨費官力。因請疏募，將堂基及右岸並用灰磚三層嚴加封裹。其基下左側溝濶，自東繞而前，仍填溝數丈爲神路。神路南建



坊通大路。蓋好德如此。然前簿特有限之力。又名實多迂。享殿門坊越六年而工不竣。四可等恥之。獨遠近募不倦。猶不足。乃重詣本鎮紳耆。請卒成盛事。工成。付余剩銀二兩。付工書立碑。且求將前後勤勞一一叙明。不致廢墜。余亦以太史公廟與瀆祀不同。凡募助者姓名。皆不可不記也。然左畔太高。難封裹。千年之後。慮岸谷之不時。終爲一缺。又自康熙八年。眾爲太史公廟會。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適有華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詳。謂司馬子長四柱爲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壽七十三。卒於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長臨。字與仲。次觀。字何求。史通。臨之孫也。葬爲安漢公。封史通。史通避莽亂。偕逢

萌居嵩陽、尋遷南陽。司馬徽正臨嫡派。今子孫或在洛陽、同姓或在襄陽、馬姓。觀之八世孫爲懿。傳帝十五葉、辟劉宋之禍、去司反高門。又有女爲楊敞夫人。敞後堅傳帝二世、前五代終始皆子長之裔也。而觀裔司馬君實與臨裔司馬徽皆別有其不朽、以德不以位。又云宋仁宗時、贈太史公諡曰文。今兵火遺失。據此天之報子長與後代之尊崇子長、可謂極盛。然皆不見經傳、歷查無據。故余叙太史公世家、不敢入諡。扁初已粧成、未遂懸也。會期暫用二月初九日、不能得的確生辰、爲二缺。子孫支派考據未詳、故康熙八年、余爲請奉祀生員、未蒙批允、爲三缺。遺失諡法、無以光廟額、爲四缺。又太史



公像墨刻無鬚而今廟像有大鬚計子長未宮之前才二十七歲雖有鬚不侈或有錯誤然天下塑像僅見於此未敢議更亦當考據妥確另建一像今未見爲五缺又聖廟皆有配子長之配得二十一史方成鉅觀眾限於力爲六缺故於記有二義一記成以報鄉老楊四可等二十人蠲貲者若而人一記缺以俟後人。

重修漢太史墓碣記

縣令康行備

康熙己卯秋余有事芝原因謁太史公祠得觀其墓墓顛老栢蟠結奇古萬狀下以輒壁擊之而厯年久遠不無傾圯剝落之處夫余于公文不啻張籍飲灰而捧名經于千佛也況忝守茲土乎遂命葺之。

韓城縣志舊聞二則

明隆慶辛未三月，張宮保濠濱偕友祭埽太史公墓。天朗氣清，忽古城之北河壩間有鳥數十，其羽若雪，其翅若鴻，溯飛而來，徑祠前，徐盤三五次，若朝若臨，端翔墓側久之，始亘空而去。一時驚異，咸謂神之格思，或導天鵝而來也。有碑記其事。

明一統志：同州有漢太史令司馬遷祠一，在治東街，名漢官祠。唐時建修。西安名宦祠祀司馬遷，見陝西通志。按同州城內漢官祠，民國初年拆毀，遺址在東街。西安名宦祠，太史公祀事如舊。

稽遂良太史公妾隨清娛墓志銘



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獨夢獨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余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攜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縞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閔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悟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

周光隣太史公祠墓詩

大雅西京舊，文章史記存。斯人下蠶室，百代仰龍門。樹

老星河氣、雲荒耕牧村。高墳對秋水、落日滿韓原。

趙于京太史公墓詩

漢代文章貴、龍門氣象雄。天才君獨潔、史學世能工。邱隴黃河護、英靈華嶽空。救陵千載事、慷慨有餘風。

康行儔重脩子長祠詩

河出龍門闊、山從西嶺分。邱原留勝地、今古祀人文。簷瓦孳黃雀、窗垣宿白雲。綢繆舊祠宇、伏臘喜聲聞。

伍福過太史公墓詩

天馬行空間世才、壯遊蹤跡久塵埃。雲霞五色疑生氣、松柏千秋鎖墓臺。故里龍門猶在望、餘年蠶室重堪哀。我來謁拜還成淚、薄採溪毛奠一杯。

左懋第謁別司馬子長墓詩

芝水南邱梢影寒，對君不作古人觀。五年讀史悲前夢，
隨筆擬編治一官。仙妾久沈生玉案，墨垣如浣護香欄。
海涯此後添相憶，藜色和煙月裏看。韓城縣志左公將去韓徘徊太史公墓上愴然曰山川俱有離別之色固有海涯二句。

李因篤寄題子長墓詩

六經刪後已森森，幾委榛煙不可尋。海嶽飄零用絕筆，
乾坤一半到斯岑。尙餘古柏風霜苦，空對長河日夜深。
故國撫塵遲縮酒，天涯迴首漫霑襟。

王又旦太史公祠隔河望孤山詩

絕巘連雲出，秋風隔水多。韓原中缺處，山翠壓黃河。

康乃心題太史公司馬子長墓

首十二

夏陽三晉地、東去向黃河。大壑開平野、高原莽薜蘿。

邱司馬墓、終古少梁阿。幾度寒榛裏、客來感慨多。

遂古渺茫茫、憑誰問史皇。烏官迷混沌、星紀冥洪荒。世

自轅軒斷、文從石室藏。龍門餘舊澤、絕筆續春王。

六經千載去、秦火賸遺編。獨抱名山志、遙思大道傳。興

王瞭指掌、厯數啓星躔。柱下鴻文重、何須倚相賢。

太史重黎後、唐虞自世家。韓原存故里、河澣接天涯。血

淚周南碧、壯游禹穴賒。不知耕牧地、何處隱平沙。

道喪王風絕、斯文墜西周。紀言從誓誥、起例變春秋。草

創乾坤後、縱橫海岳求。蘭臺高典冊、雅健遜前修。



士奇多遭禍、名勝豈堪居。計賂家貧斷、論交在難疎。憤
深游俠傳、淚盡少卿書。一自河梁去、飄零老石渠。
郡城三尺土、何處葬名姬。一片千年恨、貞魂永在茲。長
留隋氏苑、卻憶著書時。乞得河南筆、驚鴻炤洛湄。
柏氣老荒原、淇河沒曉昏。斯人長寂寞、獄色至今存。麥
飯清明節、平川社鼓村。故鄉風物在、煙雨近高門。
四壁留殘碣、林光落照紅。仙遊悲海上、劍氣認司空。今
古蒼茫裏、河山黯澹中。王孫芳草恨、還許故人同。
司李高嚴吏、卓然董賈才。此邦爲令尹、斷岸起層臺。柳
色煙汀見、鴻飛絕塞來。夕陽雲水外、絮酒得徘徊。
古廟枕黃雲、韓山黛色分。秋風思武帝、寶鼎望河汾。牢

落生前事、悲涼死後文。千年光不散、星月在孤墳。
賤子巖穴士、躬耕自有莘。何能存古道、不敢愛今人。舊
國青雲老、百年白髮新。九原如可作、大雅一相陳。

葉藩謁太史公墓

上坡拜公墳、下坡讀公史。黃河萬里寫入懷、驚風驟至
魚龍起。李陵乃國士、殺身胡獨難。吁嗟良友心、不蒙主
恩寬。發憤著書皆爲此、傳之名山猶不死。淮陰用兵公
行文、後來班班非其擬。我聞蘇山尙有子卿墓、柏枝南
向霜雪驚。當年歸朝許全節、五字河梁亦有情。古來君
臣朋友際、使我尙論多酸辛。月明如水動虛幌、出門一
笑大川橫。

吳鎮太史公侍妾隨清娛歌

司馬太史雄千古。續貂猶待先生補。

褚少孫也

咄咄侍妾亦

不羈。幽魂又達河南褚。清娛隨氏平原人。十七事夫遊處處。香銷馬足玉埋塵。留滯同州化爲土。長樂亭西春復秋。淒淒夜月連風雨。薄命曾蒙上帝知。殘形敢怨才郎腐。褚公信非妄語人。感夢作銘大憐汝。將毋筆墨有光華。化作小星嚙三五。憶昔史公下蠶室。往往時出幽憤語。伯夷餓死顏淵窮。是耶非耶天無主。豈知冥默更憐才。尙有娉婷血食所。祇恨刻畫伊家人。大似班門弄斤斧。梁山奕奕河水深。慧業文人粲可數。安得招魂起夫君。徧爲千秋傳列女。

張澍詠史

司馬遷 見
養素堂詩集

太史文章振古奇，游蹤千里不知疲。
江山入腹精靈歎，朋友關心主上疑。
蠶室獄冤書乃謗，龍門父老妾相隨。
當年摯峻真知己，班固何容作貶詞。

喬光烈太史公二絕句

見最樂
堂集

河流東去不知年，太史聲名白日懸。
何必遠求史通子，遺書早有外孫傳。

煙荒故里墓淪虛，古廟衣冠肅拜趨。
誰遣褚公留翰墨，別添香案侍清娛。

李嘉績太史公墓

見江上
草堂集

地從耕牧出名區，留得斜陽莽畫圖。
星斗光垂西漢筆，

祠堂煙鎖北山蕪。眼中青史才誰及。門外黃流道不孤。
聞說邦人最惆悵。不知何處葬清娛。

又韓城雜詠八首之一

馬遷去千載。祠墓在韓原。大水流成曲。遙山鑿作門。文
章諸史冠。香火一身尊。俛見芝川夕。青青庶草蕃。

附錄文終



備藏

太史公年譜

祠墓文錄

校記

①搏石：當作「搏石」。

②失：當作「夫」。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典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04
形态项= 850
页数=850
原书定价= 35000. 00 (全卷)
读者号=000007507288
SS号=12365569
ISBN= 978- 7- 5614- 3656- 1 / B222. 9
分类号=0204030207&v#&L. 889658E- 3075E2D8+☒A87E2BF+86. 706989E- 30051D64Z. 638914E- 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 尹波, 舒大刚主编. 典藏 史部 儒林年谱 2. 成都市: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04.
简介=